



大会

Distr.
GENERALA/50/463
22 September 199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五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85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1. 秘书长谨向大会各会员国送上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第二十七次报告。该报告是根据大会1994年12月9日第49/36号决议第5、6和7段提交给他的。本报告应连同特别委员会第A/50/170和A/50/282号文件内所载定期报告一并审议,定期报告已分别于1995年3月24日和5月23日转送给大会各会员国。

2. 本报告载有本文件所述期间收到的文章和报告的摘要。在编写这份报告时考虑到了下述各个报纸。凡提及被占领土内发行的阿拉伯文报纸刊登的报导,均表示它们载有下列以色列报纸所未刊载的有关资料,本报告所使用的名词的根据是新闻报导摘录中原版出现的名词。

以色列报刊

《国土报》

(希伯来文日报)

《耶路撒冷邮报》

(英文日报)

被占领土内发行的

《先锋报》

(阿拉伯文日报)

阿拉伯报刊

《耶路撒冷时报》

(英文日报)

95-28667 (c) 251095 011195 101195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送文函		4
一、 导言	1 - 4	9
二、 工作安排	5 - 16	10
三、 任务	17 - 22	12
四、 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据	23 - 702	14
A. 一般性局势	33 - 237	17
1. 一般性发展和政策声明	33 - 137	17
2. 由于占领所发生的事件	138 - 237	42
(a) 被部队或以色列平民杀害的巴勒斯坦 人名单		46
(b) 因占领而被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的 名单		53
(c) 其他事件	147 - 237	57
B. 司法行政, 包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238 - 294	78
1. 巴勒斯坦人口	238 - 268	78
2. 以色列人	269 - 294	86
C. 对平民的待遇	295 - 548	90
1. 一般事态发展	295 - 425	90
(a) 骚扰和身体虐待	295 - 315	90
(b) 集体惩罚	316 - 370	96
(1) 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或房间的清单 ..	316 - 331	96
(2) 实行宵禁、封锁或关闭地区	332 - 370	100

目 录(续)

	段 次	页 次
(3) 其他形式的集体处罚	371	108
(c) 驱逐出境	372 - 377	108
(d) 经济和社会情况	378 - 422	109
(e) 其它事态发展	423 - 426	121
2. 影响某些基本自由的措施	427 - 488	122
(a) 行动自由	427 - 459	122
(b) 教育自由	460 - 467	130
(c) 宗教自由	468 - 483	132
(d) 言论自由	484 - 488	137
3. 有关移民的活动影响平民的资信	489 - 549	138
D. 被拘留者的待遇	550 - 598	151
(a) 关于释放被拘留者的措施	550 - 561	151
(b) 关于被拘留者的其他资料	562 - 598	155
E. 吞并和定居	599 - 671	165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资料	672 - 703	185
五、结论	704 - 769	197
六、通过报告	770	217
附件. 图示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领土内已建成、计划 兴建或正在兴建的以色列定居点		219

送文函

1995年8月18日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阁下：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行为的特别委员会谨随函附上遵照大会1968年12月19日第2443(XXIII)号决议和1994年12月19日第49/36 A号决议拟定的第二十七次报告。大会第2443(XXIII)号决议设立了本特别委员会，第49/36 A号决议是大会最近一项延长其任务期限的决议。

本报告所述期间起自特别委员会通过其第二十六次报告之日、即1994年8月26日起至1995年8月18日止。本报告是以从各方面得到的书面资料、特别是以色列新闻界的报告以及在被占领领土内出版的阿拉伯报刊上登载的文章为根据的。其中还包括特别委员会从亲身经历过被占领领土内人权情况的人士的作证所得到的口头资料。关于自1994年8月27日至12月31日这一时期内的书面资料载于特别委员会1995年3月24日给你的定期报告(A/50/170)中；关于1995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的书面资料则载于特别委员会于1995年5月23日向你提出的定期报告(A/50/282)中。这些定期报告按照大会第49/36 A号决议第6段提出，大会在这项决议中请特别委员会就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当前情况向秘书长提出定期报告。

为了收集口头证词，特别委员会再次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组织听证会。特别委员会继续监测以色列政府成员发表的反映该国政府在被占领领土内政策的发言以及对为执行该政策所采取措施的报道。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在本报告期间内写给你的涉及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并已作为大会文件分发的信，以及从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那里得到的关于被占领领土情况的各方面的资料。

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时获益于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合作

以及巴勒斯坦代表的合作。但以色列政府却继续拒绝予以合作。

在拟定本报告时,特别委员会试图向你描绘在被占领领土内侵害平民人权的现实情况。特别委员会希望用此信提请你注意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特别委员会第二十七次报告所述的时间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于1994年5月4日在开罗签定了《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以及随后设立巴勒斯坦国家机构以后的时间。在此之前,曾于1993年9月11日在华盛顿签定了《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该项协议为被占领领土内的人民带来高度期望,希望人权情况将有所改善。他们期望这些协议将会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认为该区域将出现和平、正义、了解及尊重人权。特别委员会本着这个精神来履行其所负的任务职责。

但是,特别委员会第二十七次报告所载的资料表明领土内的一般人权情况仍然非常严重,值得严肃关切。

导致人权情况无法得到改善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在以色列境内发生了数起严重安全事件以后一再封锁被占领领土。这些事件是由于双方的反对和平协议的团体所为。封锁行动使被占领领土,特别是加沙地带的经济和社会情况严重恶化。

封锁还使获准前往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人数大量减少,这些人的工作已经被大量的外国工人所取代。封锁加沙地带对农业的生产以及农产品的出口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这种封锁就是经济封锁。

加沙地带和西岸的行动自由由于前往以色列和东耶路撒冷的人数减少而受到限制。实施交通运输管制使得人民必须在边界上更换车辆。限制行动自由对保健领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甚至向病情严重的病人发放的许可证数目也很少。教育也受到影响,许多来自加沙的学生损失了他们的学年。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最近限制来自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学生前往东耶路撒冷教育机构学习的问题。

封锁被占领领土对于穆斯林和基督徒的信仰宗教自由产生了不利影响。在一些

以色列公定假日还拒绝人们前往以色列和东耶路撒冷。估计在斋戒月期间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祈祷的人数比以前少了100 000人。

被占领领土内的一个持续紧张来源是以色列定居点的存在。已经存在的定居点还在不断扩大。以色列政府已经停止对扩大居民点提供官方财政资助,但却无法阻止私人资助这类活动。他们继续没收阿拉伯人拥有的大量土地来扩大居民点,建造连接各居民点,采石厂和自然资源储藏点的安全道路。他们继续在绿线两侧进行建造。根据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目击者说,除非将居民点搬走,被占领领土内不会有安全。

造成被占领领土内巨大紧张情势的一个因素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定居者更为暴烈的行为和具有侵略性。定居者在希布伦造成的局势特别紧张。定居者一再攻击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和老人,破坏他们的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完全不受惩罚。定居者之所以能够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士兵不采取行动或给予直接保护。

关于在耶路撒冷没收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和扩大居民点的情况特别严重。建造包括“大耶路撒冷”的项目如果完成了将会与杰里科连成一片,使得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村庄变成孤岛。以色列当局执行的政策目的在减少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数,改变该城的人口组成。国际社会提出的批评促使以色列当局放弃他们没收133英亩阿拉伯人土地的企图。特别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在耶路撒冷进行的考古挖掘危及到阿克萨清真寺,该寺是穆斯林第二座最神圣的圣殿。从政策中显示,对有权进入该寺的人数加以严格限制已经严重侵犯了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

被占领领土内的暴力事件和死亡人数总的来说已经减少,但是以色列国防军采取的暴力行为使情况恶化。特别委员会还获悉以色列士兵试图在近距离朝人的头部一再开枪以确保其死亡。此外,据说便衣警察的活动仍然未受限制。还据报便衣警察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的地区对通缉犯展开行动。

在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境内的监狱拘禁的巴勒斯坦犯人的处境仍未得到改善。特别委员会尤其关切以色列公安局成员已经收到“例外处置”的命令,他们可以在

审问中对因安全理由被逮捕的人士采取严酷的酷刑,有时会造成死亡。

自从签订了奥斯陆和开罗协定以来,拘禁情况实际上已经恶化。犯人们对其拘禁条件提出的主要申述是关于他们得到的食物的质差和数少,监狱太过拥挤,长时间暴露在严寒的气候条件下,一再清点人数,包括在夜间,环境不清洁,医疗不足以及单独监禁等。在被占领领土的人民之间造成很大紧张情势并有害于和平进程的一个情况是,根据《以色列-巴解组织关于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的规定,未按期实施释放巴勒斯坦犯人的问题。大约还有5 400名巴勒斯坦犯人留在以色列拘禁中心。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继续注意到以色列当局在司法行政方面仍然有所不足。对巴勒斯坦人的判刑的严重程度与以色列人和定居者相比成强烈的对比。据报对定居者在他们犯下罪行两年或三年以后才开始进行审判。

特别委员会在对其所受的限制内努力在其各份定期报告(A/50/170和A/50/282)和本第二十七次报告中清楚描述被占领领土内的人权情况。自从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在华盛顿和开罗签订了历史性协议以来被占领领土内的居民对和平进程所抱的希望和期望,在特别委员会所访问的人之中,现已被失望感所取代。尽管上面提到了一些正面发展,被占领的地位仍然未改变,而且以色列应该根据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及其它有关国际文书,遵守其义务。和平进程所取得了进展同时还必须本着真正和平的精神,充分遵守所有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

特别委员会在本报告结尾再次提出了一些建议。除了属于一般性的以外,特别委员会还呼吁以色列按照和平进程所倡导的精神,严肃考虑采取若干具体措施(见结论和建议)。

总之,特别委员会认为,虽然签订了《原则声明》和《开罗协议》除非被占领领土所有居民在享有人权方面取得确实进展,否则对和平进程的支持将会减弱,并为绝望所取代。所涉各方都必须努力在被占领领土内培养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尊重人权的文化,让该区域人民得益于近来取得的各项重大进展能够在尊严、和平、安全和相

互尊重的情况下生活。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需充分尊重联合国所有有关的决议以及所有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
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
特别委员会主席
埃尔曼·莱昂纳德·德席尔瓦(签名)

一、导 言

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是根据1968年12月19日大会第2443(XXIII)号决议设立的。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由三个会员国组成;请大会主席指派特别委员会成员国;请以色列政府接待特别委员会,给予合作,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请特别委员会尽快并随时根据需要向秘书长提出报告;以及请秘书长为特别委员会执行任务。

2. 委员会的组成如下: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兼主席埃尔曼·莱昂纳德·德希尔瓦先生;塞内加尔驻瑞士大使兼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易卜拉·德冈·卡先生;马来西亚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阿卜杜勒·马吉德·穆罕默德先生。

3. 自从1970年10月以来,特别委员会已经提交了26次报告。¹特别政治委员会讨论了这些报告,然后由其向大会提交报告。²经特别政治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了下列决议:1970年12月15日第2727(XXV)号、1971年12月20日第2851(XXVI)号、1972年12月15日第3005(XXVII)号、1973年12月7日第3092 A和B(XXVIII)号、1974年11月29日第3240 A至B(XXIX)号、1975年12月15日第3525 A至B(XXX)号、1976年12月16日第31/106 A至D号、1977年12月13日第32/91 A-C号、1978年12月18日第33/113 A至C号、1979年12月12日第34/90 A至C号、1980年12月11日第35/122 A至F号、1981年12月16日第36/147 A至G号、1982年12月10日第37/88 A至G号、1983年12月15日第38/79 A至H号、1984年12月14日第39/95 A至H号、1985年12月16日第40/161 A至G号、1986年12月3日第41/63 A至G号、1987年12月8日第42/160 A至G号、1988年12月6日第43/58 A至G号、1989年12月8日第44/48 A至G号、1990年12月11日第45/74 A至G号、1991年12月9日第46/47 A至G号、1992年12月14日第47/70 A至G号、1993年12月10日第48/41 A至D号以及1994年12月9日第49/36 A至D号决议。

4. 本报告是根据下列大会决议编写的:第2443(XXIII)号、2546(XXIV)号、

2727 (XXV) 号、2851 (XXVI) 号、3005 (XXVII) 号、3092 B (XXVIII) 号、3240 A 和 C (XXIX) 号、3525 A 和 C (XXX) 号、31/106 C 和 D 号、32/91 B 和 C 号、33/113 C 号、34/90 A 至 C 号、35/122 C 号、36/147 C 号、37/88 C 号、38/79 D 号、39/95 D 号、40/161 D 号、41/63 D 号、42/160 D 号、43/58 A 号、44/48 A 号、45/74 A 号、46/47 A 号、47/70 A 号、48/41 A 号和 49/36 A 号决议。

二、工作安排

5. 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其提交秘书长的第一次报告中所载的议事规则展开工作。³

6. 大会在其第 49/36 A 号决议中：

“5. 请特别委员会，在以色列完全结束占领以前，继续调查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所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及其他阿拉伯领土内实行的政策向行径，视情况需要，依照其条例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协商，以确保被占领领土内人民的福利和人权，并尽早即在以后需要时，随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6. 还请特别委员会定期就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现况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7.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继续调查自 1967 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领土及其他阿拉伯领土内被拘禁的人所受的待遇”。

7. 从 1995 年 2 月 9 日起由埃尔曼·利昂纳德·德希尔瓦先生取代斯坦利·卡尔佩奇先生，担任特别委员会主席。

8. 特别委员会于 1995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期间特别的委员会活动情况载于第 A/50/170 号文件中 (第 3 至 6 段)。

9. 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以及巴勒斯坦观察员随后对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合作要求作出了响应 (参看 A/50/170 (第 4 段))，再次确定他们已作好准备，继续同特别委员会合作。同以往一样，以色列政府没有响应特别委员会的合作要

求。

10. 委员会在下列地点举行了第二系列会议：日内瓦(1995年5月12日)、开罗(1995年5月13日至16日)、安曼(1995年5月17日至21日)和大马士革(1995年5月22日至23日)。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审查了关于1995年1月和3月期间被占领领土内的事态发展资料。委员会收到了一些由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提出的与其任务有关的信函。特别委员会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听取了刚从加沙地带、西岸和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回来或在当地居住的人士的证词以及有关这些领土的情况。

11. 在开罗，特别委员会受到外交部以色列事务部主任的 Mohamed Jamaledine Al-Bayoubi 先生的接待。委员会还会见了人权部领导人 Naila Gabr 夫人，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事务部的代表。此外，委员会还访问了巴勒斯坦红心月医院，在那里它听取了来自各领土的数名病人和居民的证词。委员会在开罗还有机会听取了来自西岸和加沙的证人的证词。

12. 在安曼，特别委员会受到外交部巴勒斯坦事务司总干事 Ibrhim Tarshihi 先生的接待，获悉被占领领土内的最新事态发展。委员会在安曼停留期间还会见了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秘书长 Faruk Abu Al Rub 先生和其他巴勒斯坦代表。委员会在约旦时还参观了侯赛因国王桥，在那里他们听取了刚从西岸过来的巴勒斯坦人的证词。委员会在桥上还能够观察到许多朝圣者被迫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获许回返西岸。

13. 在大马士革，特别委员会受到外交部长 Nasser Kaddour 先生的接待。委员会还会见了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部主任 Taher A-Husami 先生，并收到一份关于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人权情况的报告。委员会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停留期间访问了与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交界的库奈特拉省，在那里听取了数名见证人的证词。委员会会见了库奈特拉省的省长和其他高阶层官员，并收到一份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戈兰地区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公民的作法的报告。

14. 特别委员会审查并结束了定期报告(A/50/282)，更新了特别委员会的上一

次定期报告(A/50/170)所载的资料。委员会决定任何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资料和证据将会同其结论一并反映在本报告中。

15. 1995年5月23日,特别委员会主席向秘书长转递了他的定期报告(A/50/282),该报告所述期间从1995年1月1日至3月31日。该报告是根据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书面资料并经特别委员会选出的有关摘录和摘要而编写的,这些内容已编入报告中。

16. 特别委员会于1995年8月14日至18日再次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审查了从1995年4月至8月在被占领领土内的事态发展资料。委员会收到若干份由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寄来的与其任务有关的信函,以及在委员会前几次系列会议期间收集到的证词记录。委员会于1995年8月18日审查并完成了本报告。

三、任 务

17. 大会在题为“被占领领土内人权之尊重及实施”的第2443(XXIII)号决议内决定成立一个由三个会员国组成的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

18. 大会在第44/48 A号决议中决定把特别委员会的名称改为“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

19. 根据第2443(XXIII)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所规定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人民人权的行为”。

20. 特别委员会在解释其任务时确定了:

(a) 认定被占领的领土是指在以色列占领下的地区,以及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在执行1974年1月18日的“埃及-以色列脱离接触协定”和1974年5月31日的“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之后,占领区的界线就象那些协定所附的地图中所显示的那样,已有改

动。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埃及领土地区,按照1979年3月26日签署和于1979年4月25日生效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国之间的和平条约又进一步加以修订。仍然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埃及领土于1982年10月25日按照前述协定的规定归还给埃及政府。因此,为了本报告的目的,被认为是被占领的领土是那些仍然在以色列占领下的领土,即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

(b) 第2443(XXIII)号决议所述及的人,也就是特别委员会要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因1967年6月战争而被占领的地区的平民居民和那些在正常情况下居住在被占领下的地区但由于敌对行动而离开这些地区的人。但特别委员会注意到,第2443(XXIII)号决议提到“居民”而没有明确规定说明是被占领领土居民的哪一部分。

(c) 被占领领土的人民的“人权”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在1967年6月14日安全理事会第237(1967)号决议内所提到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以及第二,以国际法在特别情况中——例如军事占领和在战犯被捕的情况中——所提供的保护为基础的权利。根据大会第3005(XXVII)号决议,还要求特别委员会调查有关下述各点的指控:对被占领领土内资源的开发和掠夺;对被占领领土内考古和文化遗产的掠夺;对于在被占领领土内圣地朝拜自由的干涉;

(d) 属于特别委员会调查范围的侵犯人权“政策”和“做法”:就“政策”而言,是指以色列政府作为其宣布或未宣布目的的一部分,有意采取或推行的任何行动方针;至少“做法”是指不管是否是因执行某一政策而采取的行动反映出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领土内平民的行为方式的做法。

本报告中所采用的地理名称和术语反映原始来源的用法,并不意味着特别委员会或联合国秘书处方面的任何看法。

21. 自开始工作以来,特别委员会依赖下列国际文书来解释和执行其任务:

(a) 《联合国宪章》;

(b) 《世界人权宣言》;

(c)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⁴

- (d)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⁶
- (e) 1954年5月14日海牙《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⁶
- (f) 《关于陆战法规及惯例的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⁷
- (g)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⁸

22. 特别委员会还依赖联合国各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与被占领领土内平民状况有关的各项决议以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有关决议。

四、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和证据

23. 特别委员会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依赖下列资料来源:

- (a) 掌握有关被占领领土内人民处境第一手资料的人士的证言;
- (b) 以色列的新闻报道,包括以色列政府负责人士发表的声明;
- (c) 其他新闻媒体,包括在被占领领土内以阿拉伯文发行的报纸、在以色列和其他国际报纸中发表的报道。

24. 象过去几年的做法一样,特别委员会还收到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以及巴勒斯坦观察员提出的书面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未收到约旦政府政府的信函。

25. 埃及政府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埃及人民大会在1995年5月27日通过的关于没收耶路撒冷阿拉伯土地的决议。

26.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由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部编写的报告,其中特别谈到以色列在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行为。除别的以外,该报告指出:

“最近两个自从开始占领以来,以色列占领当局就加紧立法,方便他们吞并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凡不为私人所拥有的土地均被当作占领当局的财

产,在1967年7月发动侵略战争时被以色列占领当局阻止返回乡村的叙利亚公民所拥有的一切土地和房地产都被以色列占领当局根据所谓《业主不在财产法规》加以没收。以色列占领当局以安全需要和公共利益为借口没收了大片叙利亚人拥有的土地。以色列占领当局利用这个方法掠夺了被占领叙利亚戈兰总面积的80%的土地,包括整个停火线上的土地,并建造了36个以上的居民点,此外还有许多军事和半军事居民点,确切数目还不清楚。”

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

“以色列占领当局控制了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最大淡水湖RAM湖,由于他们将湖水引向以色列定居点,以满足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境内的定居者及其农业和工业项目的需要,因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村落严重缺少饮用水和灌溉水。”

此外,该报告还说:

“以色列占领当局正在限制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境内的用水量。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境内的用水量完全控制在以色列占领当局的手中,他们根据一项限额制度进行管理,该制度规定每年向每名叙利亚公民供应的水量不超过120立方米,而定居点则每人每年可以获得600立方米。此外,叙利亚公民交付每立方米1.6美元的费用,而定居者则每立方米只收0.6美元”。

该报告的内容还包括下列资料:以色列人和叙利亚阿拉伯戈兰境内的公民在法律之前不平等,由于税率高以及产品价格低而使经济情况恶化,树木遭连根拔除以及职业机会有限等。此外,该报告还提到医疗费用太高以及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公民被拘禁的情况等。库迈特拉省省长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以色列对待被占领叙利亚戈兰境内的阿拉伯叙利亚公民的行为的报告。除别的以外,该报告指出:

“不人道的以色列行为包括被占领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地区内的阿拉伯公民处于不同的物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除了推行定居政策和逐步掠夺阿拉伯领土之外,它们还摧毁城市中心和历史文物,掠夺和没收土地、自然资源和水源。”

该报告还载列下述资料：被拘禁者处于危险的“健康状况并患有慢性病”，在“村庄内设立军事区”，没收水资源，“对农产品增收重税，有时税率达到产品价格的50%”，以及占领当局“对健康事务和必要的保健医疗逐渐莫不关心”。

27. 特别委员会还收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提供的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可以谈一谈由巴勒斯坦驻约旦代表提出的报告，其中报道了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签订了《奥斯陆协定》以后的以色列行为和违反规定的做法。该报告提到关于国际“通道”以及每天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任意加以限制”的情况。该报告还提到以色列当局对“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所有城市和村庄”推行“铁腕”政策，包括在被占领领土通往以色列的过境点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限制被拘禁者家属探访被拘禁者，搜查公共汽车，造成乘客的困难，以及把长时间关闭西岸和加沙地带做为集体惩罚的措施，相当于使巴勒斯坦公民在心理和经济方面都处于衰竭的境况。此外，该报告还提到耶路撒冷的情况，没收土地的政策和定居点问题。最后，该报告集中讨论了对拘禁者的问题，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之间的安全通道，货物过境以及摧毁和封锁住房。1995年5月，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转递了一份巴勒斯坦国家权利机构新闻部针对巴勒斯坦被拘禁者由于被以色列审问者打伤而死亡所发布的声明。

28. 此外，特别委员会还收到各政府间组织提供的关于被占领领土内情况的书面资料，例如有关的专门机构、联合国机构和各区域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个人和政府。委员会还收到来自被占领领土内外的直接或由秘书长间接转交给委员会的一些信函。委员会已根据需要对这些信函中所载的资料采取后续行动。

29. 特别委员会在1995年5月13日至23日期间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特别委员会在这些会议上听取了26名对在被占领领土上的人权状况有第一手资料的人士的证词。这些证词已载入文件并列入本报告中。

30. 特别委员会特别注意依据出现在以色列报纸上，但以色列政府并未反驳的各种资料。

31. 以下各段是经特别委员会审查过的资料摘要,主要分为以下几项:

- (a) 一般情况;
- (b) 司法、包括公平审判的权利;
- (c) 对平民的待遇;
- (d) 对拘禁者的待遇;
- (e) 吞并和定居点;
-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资料。

32. 这些资料分为口头证据和书面资料。为了符合目前对联合国报告所规定的文件页数限制,特别委员会将尽可能以简节的形式提出这些资料。下列各文件刊载了有关口头证词的全部记录:A/AC.145/RT.667和Add.1、A/AC.145/RT.668-670、A/AC.145/RT.671和Add.1、A/AC.145/RT.672-675、A/AC.145/RT.677。已经将这些口头证据简化为对这种记录的一般性说明。本报告还设法对书面资料作出摘要。有关这种资料的更详细的内容载于特别委员会的文件内,这些文件存在秘书处档案内,以供查阅。

A. 一般性局势

1. 一般性发展和政策声明

口头证据

33. 特别委员会问来自希伯伦的证人他们如何看待巴勒斯坦自治:

“我们当然欢欣鼓舞,因为我们能够有自己的国家,我们能够独立和为自己的国家负责,我们可以自由行动。还有什么能比生活在自己独立的国家更好的呢?当然这还是一个一个雏形的国家,只是刚刚形成。但是它将发展壮大。我认为以色列与巴解组织之间签定和平协定是件好事。

“我们居住在希伯伦。我们并不住在执行巴勒斯坦自治的地区。但是我们

却感受到同样的喜悦和幸福。”(第1号匿名证人,A/AC.145/RP.667)

34. 另一位证人对和平进程提供了下列意见:

“只有当所有的占领都结束以后才会有前途。”(第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35. 特别委员会收到了关于在被占领土上最强烈感受到的违反事件和关于那里的一般性局势的资料如下:

“当然主要是经济封闭,然后是病人得不到必要的医疗。

“我是一位研究人员因此与人接近,我认为,如果经济开放并能根据商定的时间表撤离,以及移民进行较少的骚扰,和平进程应该有更大的动力。大批人转向拥有资本的宗教运动。而当局什么也没有。社会机构什么也没有。每天都有300至400人等在社会事务部(Abu Jihad的遗孀Intissar El-Wazir夫人在该部)大门外面寻求援助。但是他们得不到援助。

“重要的是和平进程应该继续下去,应有可能工作和就业。而且,不应让宗教运动有任何活动的借口。

“人们不可能建一堵电子墙,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不会解决任何问题。Nasser Adulaziz Mutawa试图从Shujaiya溜进来以便找一份工作。他是寻找生活手段,他是在找一份工作。但是他却被杀害了。必须要有和平,而不仅仅是人口之间的分离。只有和平才能解决问题。和平不会产生问题。连警察署的部长都说分离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理解才能解决问题。Yussef Karim反对这一计划,最终,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讨论和平进程。对两个甚至共用排水系统的民族的人民来说没有其他选择。他们除了和平以外别无选择。”(Ibrahim Khamas Shehada,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36. 在B'tselem以色列被占领土人权资料中心的外地研究员Fouad Issa Abu Hamad先生就被占领土暴力的一般性局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下列资料:

“被占领土的暴力程度有所缓和。今天,我们已看不到在反抗斗争开始时

经常看到的现象,例如抗议、很多人参加这样的抗议、被杀的人很多。从这一点来看,被占领土上的安全局势至少在某些方面已有改善,已开始平静。

“但是,暴力的品质有所上升。被杀的人数减少了,但是屠杀从其发生的方式来看则更加严重。与反抗斗争刚开始时相比,现在的一些枪杀形式在反抗斗争刚开始时是不存在的。举例说,我要提一下‘确保死亡’方式,这就是说确保受害者死亡。我还要提到以色列当局对受通缉的人的清算,其方法是不经审判或法律诉讼程序就对其袭击和将其杀害。

“与反抗斗争期间相比,除了被杀的人数以外,其他统计数字也在下降,例如拆除房屋以及行政拘留的案件都有所减少”(Fouad Issa Abu Hamid,第8号证人,A/AC.145/RP.669)

37. 土地和水资源管理局和法律服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奥斯陆协定》签署以来征收土地的情况: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在奥斯陆发表《原则宣言》后,巴勒斯坦人欢欣鼓舞,并对《原则宣言》的通过感到乐观,尤其是土地拥有者,那些土地已经被征收的土地拥有者以及认为受到以色列当局没收其土地的威胁的其他巴勒斯坦人。

“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当局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权,它们普遍扩大征收活动和扩大移民点以及利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建造新的公路并拔掉果树,从而使巴勒斯坦人无法利用作物或树木。

“此外,以色列当局完全不顾与巴勒斯坦方面缔结的所有协定,而这些协定再次明确规定在过渡时期终止一切新的征收。双方缔结的这项协定是为了讨论移民点的问题、耶路撒冷城的问题以及耶路撒冷的地位。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在1994年12月和1995年1月份期间,西岸有25,000杜努姆的土地(6,250英亩)被征用,上万棵树被连根拔掉或砍除,一些房子被摧毁,而且还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造公路。

“在《奥斯陆协定》签署之后,以色列当局为了扩大移民点,开始进行一种新的征收,即结构性安排。目前阶段正在进行这一做法。”(Awad Issa Awad Mansour,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38. Al-Haq人权组织的官员Aminah Aoudeh夫人对被占领土上,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局势谈了以下意见:

“我先说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现在是紧张的热床。目前,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耶路撒冷。如果以色列继续加紧针对耶路撒冷城的行径,这会将我们所有人,该城市、该地区的人民,甚至全世界所有的居民都引向灾难的边缘。这一灾难可摧毁和平进程,甚至导致其他一些国家卷入我们都无能为力的复杂局势。危险是有的,危险就存在那里。”(Aminah Aoudeh,第19号证人,A/AC.145/RT.674)

39. 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所长就各项和平协定签署以后对人权的侵犯所产生的影响发表以下谈话:

“关于以色列在签署有关和平进程的协定后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中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挫败感,他们原来希望协定和和平进程会改善他们在被占领土上的生活条件。我们发现这不仅是对囚犯的侵犯,而且是对社会各级的侵犯,使巴勒斯坦人民感到这一和平行动不会带来安全和稳定,也不会保护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认为,不论是以色列领导层、或是以色列军队还是以色列移民都没有真正致力于处理与巴勒斯坦公民的关系。”(Ahmad Mohammad Sayyad,第20号证人,A/AC.145/RT.674)

40. 驻安曼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律师Imad Ali Al-Sharqawi先生向特别委员会谈了他对和平进程的意见:

“关于和平进程的前景,根据我刚才所述,我个人认为和平进程不会持续下去,最终将失败,除非联合国承担起执行协定的负担和责任,作到以下各点:在所有巴勒斯坦地区,将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换成联合国部队、向该区域的经济发

提供援助、向目前执政的巴勒斯坦领导机构提供必要的资金,以便阻止目前的经济恶化、对以色列使用武力,迫使它实施安全理事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各项决议。这就是解决办法。没有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可以导致该地区的和平。以色列通过其关闭政策,一心使它所控制的地区以及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管辖下的领土上的暴力升级。我认为,如果这一局势继续如此下去,将最终导致和平进程的失败。这不仅将对巴勒斯坦地区和以色列产生破坏性影响,这一影响还会扩大到整个中东。我是说暴力将蔓延到各地,如果继续对被占领土上的宗教圣地实行暴力和侵犯,就会成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穆斯林教徒或基督教徒所无法控制的行动。”(Imad Ali Al-Sharqawi,第16号证人,A/AC.145/RT.672)

41. 来自Ramallah到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位人士就和平进程谈了以下意见:

“人们已不再相信和平进程,认为这一进程将会失败。人们现在就这么认为的。和平进程使人们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关系十分紧张。人人都在等待和平时期,这样他们可以有工作和过正常的生活。但是以色列当局的做法使这一切难以实现。尽管应通过开放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人民的经济和经济活动来加强这一和平进程,但是巴勒斯坦人很难进行任何投资。而以色列破坏和阻挠这些活动,并蓄意将人们赶出巴勒斯坦领土。他们让人们的日子不好过,这样他们就不得不离开。我在约旦这里见到一些人,我敢说他们无法按现在在领土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很多人都试图离开巴勒斯坦,这样他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过正常的生活。”(Riad Radwan Ali Shehada,第18号证人,A/AC.145/RT.673)

42. 来自西岸的一名在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谈到了被占领土问题的根源和和平进程的前景:

“外国主体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存在是问题所在,如果要追溯问题的根源,就会发现巴勒斯坦领土是被没收的土地,是被以色列当局没收的。此外以色列不遗余力地制造不和和不稳定,甚至在已交还给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地区都如此做。以色列是问题的根源。我真诚地说,如果监督和平进程的两个大国能够

遏止以色列在领土实行暴政,该区域所有国家就有可能象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人一样生活在和平之中和过正常的生活。但是,我认为,以色列为了在该区域维持不稳定的状况,将继续不停地试图在巴勒斯坦社会制造不和,这样和平进程就将受到威胁,最终失败。我是根据经验才这么说的。是以色列不想让和平进程有所发展,及正常地继续下去,因为它想继续统治巴勒斯坦领土。目前,和平进程正受到以色列人的威胁。据我对局势的评估,他们并不真正希望和平进程能够取得成功。

“我认为,以色列希望和平进程失败,它不真正想执行和平进程。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反抗斗争期间,以色列人企图狠狠打击巴勒斯坦人,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的赶走巴勒斯坦人,以便使巴勒斯坦领土犹太化。全世界都目睹了反抗斗争,目睹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残暴。以色列不能靠武力清除巴勒斯坦上的巴勒斯坦人。现在我看对巴勒斯坦人是更加仇视了,并对他们进行屠杀。我认为,如果以色列真想执行和平,情况就完全不会这样。我已说过,我认为以色列并不想努力执行和平,它正试图使和平进程失败。这是我在答复你们问题时的唯一解释。”(Riad Radwan Ali Shehada,第18号证人,A/AC.145/RT.673)

43. 纳不卢斯的一名律师对和平进程谈了以下观点:

“我认为以色列人并不认真对待和平进程。他们对原则、对重大事项达成协议,然后将主要事项分成细节,将细节再分成细节。这是一种不认真的态度。换言之,他们是在削弱这一进程。”(Abel Fattah Mohammad Fayyad,第15号证人,A/AC.145/RT.671/Add.1)

44. 来自希伯伦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位老人对和平进程的前景谈了下面的意见:

“不管发生什么,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将永远没有和平。所有的想法都根深蒂固无法改变。

“我对与他们和平不抱希望。我生活在他们之中。我了解他们。我认为永

远不会有和平。和平是遥不可及的事。”(Mortada Moussalam Abu-Aiche, 第13号证人, A/AC.145/RT.671)

45. 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研究员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向特别委员会介绍了目前被占领土上的局势如下:

“对这里的人们来说,和平进程是很抽象的。现实是,其生命的延续及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得出的结论是,面对犹太人的存在,他们的生存意味着什么,这并不是与另一方一起享受平等待遇,而是一方有,另一方没有。这'另一方'就是巴勒斯坦人。对希伯伦的居民来说,每次相遇都会有计划的出现这一问题,不论是在岗哨、在路障、在人员一级、移民点的存在以及他们能够享受的服务-用水、供水、他们的车可以开到门前,而这里的人们不得不走大约几百米的路,有车的亲戚没有许可证不得进入。

“我不敢说将如何爆发和何时爆发。我能够试图表明的就是反抗斗争以后没有出现一个恢复阶段,而是在整个和平进程期间进一步形成另一个有计划和彻底的集中的军事占领时期,以便使巴勒斯坦人屈服,这一军事占领的集体经验使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或反之。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曾当过对象,而是因为在一个生活的特定方面每天面对整个军事占领意味着什么。为此便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在现实中不容许两个民族人民共处。而现在要谈判的正是容许这样的共处。人们已被逼到绝境,他们开始做比较即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这已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Awad Issa Awad Mansour, 第9号证人, A/AC.145/RT.670)

46. 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名证人就巴勒斯坦人的状况和国际社会的态度提供了下面意见:

“我只能说国际社会并非以合理的方式对巴勒斯坦人民履行其义务,因为,国际社会在处理各种问题时有某些程度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与处理其他的案例和其它的问题有着不同的标

准。尽管以色列违反了所有国际文书和公约,但是它还是得到某种形式的国际支持,尤其是欧洲国家和美国,而举例说,对待科威特问题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国际公约及其各项条款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加以实施。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感到对以色列施加过任何形式的压力,以使它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和平进程。”

(Omar Hassan Shehada医生,第3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47. 以下文件列有对目前被占领土上一般性局势的说明:A/AC.145/RT.667(不署名证人)、A/AC.145/RT.667/Add.1(Omar Hassan Shehada医生)、A/AC.145/RT.668(Ibrahim Khamas Shehada先生)、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A/AC.145/RT.670(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A/AC.145/RT.671(Mortada Moussalam Abu-Aiche先生)、A/AC.145/RT.671/Add.1(Abel Fattah Mohammad Fayyad先生)、A/AC.145/RT.672(Imad Ali Al-Sharqawi先生)、A/AC.145/RT.673(Riad Radwan Ali Shehada先生)、A/AC.145/RT.674(Aminah Aoudeh夫人和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

书面资料

48. 4月1日,200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将耶路撒冷与西岸隔开的两个主要路障附近举行了联合示威。他们抗议持续关闭领土和将以色列与领土分开的计划。示威者由巴勒斯坦一方的人权组织和抗击移民点组织成员以及以色列一方的和平集团成员组成,他们高举旗帜,除其他以外写着“分离等于种族隔离”“使耶路撒冷脱出重围”。5名巴勒斯坦人被捕,但很快交保释放。(1995年4月2日《国土报》)

49. 4月3日,伊扎克·拉宾总理指出,他赞成在领土设立工业园,因为他希望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更少。拉宾先生证实,如果以色列逐步增加其外国工人的人数,在一两个月期间,以色列完全可以不需要任何巴勒斯坦人。但是他指出,考虑到巴勒斯坦的经济,目前为止不会采取这一步骤。(4月4日《国土报》)

50. 4月5日,军队资料来源证实,国防军设立了一个特种部队,以便派人防守将自治的加沙地带与以色列隔开的检查站。据报道,这支部队的训练和装备是为了对车辆进行彻底检查并探察伪造文件和炸药。(4月6日《耶路撒冷邮报》)

51. 4月5日,据报道,由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限制,中央指挥部正在起草一份应急计划,以防最终也许不将国防军撤离西岸巴勒斯坦人口中心。据报道,军队已准备好应付万一下一阶段的和平协定得不到执行,在西岸可能出现的暴力升级。在此情况下,将派大批部队进入该地区,在那里执行任务的部队也将增加。(4月5日《国土报》)

52. 4月7日,据报道,中央指挥部资料来源指出,在加沙地带,引爆的炸药数量剧增,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面对“恐怖主义分子”挑起的攻击无能为力。该资料来源还宣称,从埃及偷运到加沙的爆炸材料的使用量也急剧增加,该资料来源还说,“恐怖主义分子”掌握了制造炸弹所需的技术手段。(4月7日《国土报》)

53. 4月8日,总理发言人指出,在与巴勒斯坦人签定协议的临时阶段不会拆除移民点。发表这一声明是为了答复环境部长Yossi Sarid的呼吁,他呼吁撤离在加沙的Netzarim移民点,因为它现在是一根“肉中刺”。(4月9日《耶路撒冷邮报》)

54. 4月11日,据报道,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领导机构更有计划地对加沙地带的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采取行动,并要求它查找和摧毁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运动使用的训练和隐藏地点。以色列一位高级官员说,“抵抗运动成员一定感到他们在受迫害。”以色列还要求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将涉嫌进行攻击和煽动“恐怖主义”的巴勒斯坦人绳之以法,并要求其开始逐步收回加沙居民非法拥有的武器。伊扎克·拉宾总理表明,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将继续进行,但是他指出,执行临时协定的条件是阿拉法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反对“恐怖主义”活动。(4月11日《国土报》)

55. 4月12日,据报道,议会6名工党成员呼吁伊扎克·拉宾总理命令国防军返回加沙,因为他们确信那里的安全局势“无可容忍”。此外,以色列电台报道说,住房

部长Binyamin Ben-Eliezer指出,如果谋杀性进攻继续进行的话,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将中止。(4月12日《耶路撒冷邮报》)

56. 4月12日,负责监督公安队的部长级特别委员会决定将准许公安队审讯人员在审讯涉嫌规划和进行“恐怖主义”攻击的伊斯兰圣战和抵抗运动成员时施加“强大的身心压力”的时间再延长3个月。该委员会决定,只有在公安队审讯人员对迫在眉睫的“恐怖主义”袭击掌握可靠资料的情况下,才能够在审讯中使用“强大的身心压力”。委员会还决定,每一次这类的审讯都需经得公安队队长和公安队审讯组组长的核可。这已是部长级特别委员会第3次决定延长给予公安队审讯人员的权利。原先,在特拉维夫汽车炸弹袭击和在Beit Lid的袭击之后给过这样的授权。一个高级政府资料来源强调,主要因为1995年4月9日在Kfar Darom Netzarim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才促使部长级委员会作出目前的确定。(4月13日《国土报》)

57. 4月13日下午,国防军以“安全理由”对领土实行全面关闭。据报道,关闭将持续到4月23日,在关闭期间,在以色列抓获的任何巴勒斯坦人都将被逮捕和起诉。1995年4月1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5年4月16日《国土报》)

58. 4月15日,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领导人Fathi Shakaki在与巴勒斯坦报纸《Al Aayat》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在充当自杀性炸弹的等候人名单上已列有几千人名。Shakaki先生指出,“候选人”很多,不能将他们列入名单。(4月16日《国土报》)

59. 4月16日,伊扎克·拉宾总理指出,“如果巴勒斯坦人只在加沙设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而不包括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还是可以讨论的。”拉宾先生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还表示,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在确保安全方面作的不够,尽管它有能力这样做。(4月17日《国土报》)

60. 4月16日,《国土报》发表了巴勒斯坦公共舆论中心在加沙地带对548名成人进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以下是其中的一些调查结果。在提问的人中,只有27%的人赞成继续在自治地区内对以色列目标进行攻击,而62%以上的人则反对这样的攻

击。57%的人表明,对以色列的这种继续攻击并不会帮助巴勒斯坦人,而有32%的人认为是有帮助的。79%的人认为以色列应对加沙地带安全局势的恶化负责。68%的人认为,增加攻击是因为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居民施加压力(尤其因关闭引起)造成的。47%的人指出,以色列拖延执行第二阶段和平协定的政策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恐怖”攻击有关,而42%的人指出,他们认为两者之间并无联系。被提问的绝大多数人(76%)宣布他们赞成继续与以色列谈判,而20%的人认为谈判应中止。87%的人宣布他们反对按以色列的建议立即在加沙地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换取停止在西岸推行巴勒斯坦自治。(4月16日《国土报》)。

61. 4月17日,OC中央指挥官Ilan Biran少将透露,最近几个月逮捕了试图利用粗糙制成的炸药进行攻击的几十名抵抗运动活动分子。被逮捕的这些人属于最近几个月国防军和公安队在西岸围捕的其他几百名抵抗运动活动分子。(4月18日《国土报》)

62. 4月20日,伊斯兰教产官员指出,由于继续进行找寻第二神殿遗址的挖掘工作,阿克萨清真寺的东南角实际上已悬在空中,随时可能倒塌。伊斯兰最高理事会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其停止阿克萨清真寺下面的挖掘。(4月28日《耶路撒冷时报》)

63. 4月24日,国防军发言人宣布,公安队和国防军在大希伯伦地区抓获了14名涉嫌对以色列目标进行10次攻击的“恐怖主义分子”。对嫌疑犯进行的初步审讯表明他们正计划进一步的攻击。(4月2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4. 1995年4月24日,据报道,检察长Michael Ben Yair向伊扎克·拉宾总理提交了保密的法律意见,声称,军事当局应对在安全方面对巴勒斯坦人犯罪的移民实施法律。Ben Yair先生坚持认为,被指控犯有这类罪行的移民应根据目前的惯例,在以色列的军事法庭而不是民事法庭受审。他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移民者适用的法律是使犯有与安全有关的罪行的移民在民事法庭受审,这已证实毫无效果,因为审判只会在犯下罪行的两三年后才进行。Ben Yair先生提出其法律意见是因为了解到国防

军并未实施命令限制非法的Kach和“Kahana Hai”运动成员的活动。在答复这些指责时,军队高级消息来源表示,军队并不准备负责执行限制命令,并指出应由警方执行这项任务。但是警方高级官员则表示由于人力严重短缺,警方无力应付这一事项。(1995年4月24日和1995年4月28日《国土报》)

65. 1995年4月25日,据报道,总参谋长Amnon Shahak中将对议会外交事务和房屋委员会说,继续关闭加沙可导致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垮台。Shahak先生还表示,关闭会在几百名财政上受困的加沙人中间制造仇恨,并警告说,这会导致对以色列目标的更多攻击。(4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6. 4月26日,据报道,伊扎克·拉宾总理在内阁每周会议上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已开始讨论把以色列国防军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的三个基地(希布伦以南的第3和第4训练基地以及战地工程学校)迁到绿线内。会后,拉宾先生解释说,不打算拆除或废弃这些基地,只不过是不要它们用作训练营地。拉宾先生说,新兵将在以色列境内受训,这些基地将由目前参与安全行动的部队使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7日)

67. 4月27日,Ilan Biran少将在接受《国土报》采访时说,只有在保证该地区安全和条件得到满足时,他才会建议以色列国防军从西岸各城市撤出。这包括为定居点作的安全安排、建设旁道公路和停止“恐怖主义”活动。(《国土报》、4月28日)

68. 4月28日,巴解组织主席亚西亚·阿拉法特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使以色列改变在耶路撒冷没收阿拉伯土地的计划。4月29日,巴勒斯坦当局要求阿拉伯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在内阁在加沙举行每周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中,巴勒斯坦领导机构还请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联邦、挪威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给予协助。于此同时,伊斯兰抵抗运动分发的一份传单要求巴勒斯坦当局放弃与以色列进行的和平会谈。(《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30日)

69. 5月4日,以色列住房部宣布,Beit Hanina被没收的土地将用于为巴勒斯坦

人建造15 000个住房。但住房部消息人士指出,住房部不会为巴勒斯坦人居民颁发建筑许可证,而要由他们来建造住房。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不会住在这些房子里。(《耶路撒冷邮报》,5月5日)

70. 5月4日,伊斯兰高级理事会决定关闭Al Aqsa 清真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允许旅游者入内。这是在犹太极端主义份子集团“Hai Vekayam”的20名成员进入圣地,企图指挥祈祷事件发生之后采取的步骤。在试图把这伙人赶出圣地时,Al Aqsa的4名警卫和教产的一位官员受伤。(《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71. 5月5日,大约200名示威者,主要是来自希布伦的巴勒斯坦人以及一些以色列右翼分子在希布伦市政厅门前示威,抗议在该市实施的宵禁。(《国土报》,5月7日)

72. 5月8日,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宣布采取一系列行动,目的是使在加沙地带、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更加方便。这些措施包括:释放250名巴勒斯坦犯人;结束在希布伦实施的宵禁;简化进入加沙和杰里科自治地区的货物的手续;允许直升飞机在加沙飞行;把允许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从27 000人增加为31 000人。此外,佩雷斯先生重申,以色列保证在7月1日之前就巴勒斯坦人自治的下一阶段达成协议,同意巴勒斯坦人地方自治管理增加五个方面:劳工、社会保险、天然气和石油以及贸易和工业。(《耶路撒冷邮报》,5月9日)

73. 5月8日,安全部门的一位消息人士说,自特拉维夫汽车爆炸事件以来,3 000多名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激进分子被逮捕,其中至少有600人被行政拘留。(《国土报》,5月8日)

74. 1995年5月8日,巴勒斯坦出席在开罗举行的高级联络委员会会议代表团团长 Nabil Shaath博士在会谈开始前不久在埃及首都说,他认为,以色列已经从《奥斯陆协定》后退。Shaath博士谴责以色列正逐渐重新占领加沙地带:他说,以色列恢复对加沙主要公路的控制,以色列关闭了通往埃及和约旦的道路。他还说,除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如果再加上在耶路撒冷的定居点和没收土地的问题,那里可能会出现

爆炸性的局势。(《国土报》,5月8日)

75. 5月9日,据报道,警察部的一项新计划设想对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车辆贴上特殊标志,以使以色列安全部队更容易发现他们。《耶路撒冷时报》报道说,为了避免被指控有歧视问题,所有非犹太国公民的车辆也要贴上特殊标志。警察部高级消息人士透露,这个计划尚未最后确定,其目的是防止“恐怖主义分子”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这种车辆。根据有关方面消息,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认为这种车辆能掩护他们的行动,因为人们无法分辨这些车辆与以色列车辆的差别。(《耶路撒冷邮报》,5月9日;5月10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76. 5月10日,设在耶路撒冷的备用新闻中心报告,在耶路撒冷的申请加入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居民人数激增。中心透露,以色列内政部每月平均收到60份申请,这比1994年3月增加了50%(《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77. 1995年5月10日,以色列拒绝重新考虑上周宣布的没收东耶路撒冷133公顷土地的问题。(《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78. 5月11日,曾在1951年3月被从他们的家园赶走的Kirad el Bakara和Kirad el Gnana村的村民执行委员会要求伊扎克·拉宾总理允许他们返回家园。这两个村的居民当时大约有1000人左右,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Hahula河和排水系统争执交火后而被疏散,这两个村庄都在这条河附近。大部分被迫流离失所的人迁到Sha'ab的西加利利村,而其他人则迁到在Shefaram附近的Tuba村。据委员会一位成员Haladi Saliman博士说,一些村民还被赶到叙利亚。委员会指出,以色列政府官员曾向村民保证,一旦该地区恢复平静,就允许他们返回家园。他们还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51年5月为此通过的一项决议。(《国土报》,5月11日)

79. 5月11日,据报道,耶路撒冷规划建设委员会准备核准一项为阿拉伯人修建住房的计划。这个建筑计划是为东耶路撒冷阿拉伯A-Sawahara居民区规划的,这是在Arnon Hanatziv、东塔勒皮约特、Jabal Mukhbar犹太居民区与朱迪亚沙漠之间的一块4,000杜努姆(1 000公顷)的土地。(《国土报》,5月11日)

80. 5月16日,据报道,在杰宁地区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宣称,前一天,以色列保安部队在杰宁地区逮捕了9名与伊斯兰抵抗运动有密切联系的巴勒斯坦人。据说这次逮捕是在Beit lid攻击事件发生后,对北撒马利亚(西岸)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激进分子大规模逮捕活动的一部分。(《国土报》,5月16日)

81. 5月21日,巴勒斯坦领导机构耶路撒冷问题顾问Feissal Hussein在接受以色列之声采访时告诫说,如果政府不改变在耶路撒冷没收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的决定,那么,不仅在耶路撒冷,甚至在所有被占领领土和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可能再度爆发起义。在另一次电视采访时,Hussein先生指出,应当知道,巴勒斯坦目前的实际局势与起义爆发前夕的情况极为相似。他警告说,这可能会引发与导致起义爆发相似的一连串活动。这种活动一旦开始,就很难止住。(《国土报》,5月22日)

82. 5月21日,据报道,近几个星期,西岸“恐怖主义分子”活动大幅度下降。据说保安部队围捕了几十名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激进分子,这使自特拉维夫汽车爆炸事件以来,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员被逮捕人数达到4000人。(《国土报》,5月21日)

83. 5月22日,政府改变了没收东耶路撒冷主要由阿拉伯人拥有的535杜努姆(133公顷)土地的决定。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担心被哈达什和阿拉伯民主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推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3日;5月25日《先锋报》、5月26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84. 5月23日,耶路撒冷地区计划委员会核准了在东塔勒皮约特附近的苏巴希尔建造住房项目,给这个村庄另外增加1 500个住房。内政部女发言人说,这个项目的目的是缓解耶路撒冷地区阿拉伯居民面临的住房紧张问题。(《耶路撒冷邮报》,5月24日)

85. 5月28日,政府在纪念耶路撒冷日的特别会议上宣布,政府将努力加强耶路撒冷只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并将打击任何企图破坏该市这种特殊地位的企图。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当局耶路撒冷问题顾问Faisal Hussein指出,东西耶路撒冷大

约70%的土地属于阿拉伯人。他表示,巴勒斯坦人也会对该市西区的财产和土地提出要求。(《国土报》,5月29日)

86. 6月1日,据报道,前几天,公安队和以色列国防军在伯利恒地区以发动攻击和计划采取行动、包括杀死在伯利恒地区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的罪名围捕了30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激进主义分子。据报道,其中有些被逮捕的人是自1989年以来被通缉的人士。(《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日)

87. 6月1日,内格夫地区警察进行了大规模的夜间行动,围捕了在以色列非法居留的232名巴勒斯坦人。这次行动是在5月31日开始的,在内格夫所有城市和定居点都进行了搜查,150名警察、警官、边境警察和志愿文职警卫人员参加了这次行动,警方还用一架直升飞机帮助追捕从领土逃出企图逃往Har Hebron的巴勒斯坦人。警察说,那些第一次被逮捕的没有拘留许可证的人将被送回去,那些二次被捕的人在拘留结束时将被审判。4名被指控为没有在以色列居住许可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住宿的以色列人也被逮捕。(《国土报》,6月2日)

88. 1995年6月3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宣布成立能代表运动共同政策的联合领导机构。在加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两个运动的代表要求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立即停止与以色列的对话,它们认为这种对话已用言行证明其目的是消除巴勒斯坦的民族特征。联合领导机构在新闻稿中进一步抨击以色列在《奥斯陆协定》掩盖下的占领政策(《国土报》,6月5日)

89. 6月5日,加沙红新月会负责人和巴勒斯坦高级知名人士A Shafi博士宣布,目前的状况使得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希望更加渺茫。他指出,巴解组织与以色列达成的临时协定并不意味着占领已经结束。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题为“和平、和平和没有和平:28年的占领”的讨论会上,Shafi博士指出,他认为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正经历着被“划区”的情况,他告诫说,这种情况很快会扩大到西岸。Shafi博士还警告说,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以色列的严酷措施可能再次导致流血。他继续指出,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能接受在以色列主权统治下把加沙地带和西岸分为不同区

的作法。他补充说,对以色列目的的考验是消除定居点,--这个措施仍未实施。他指出,以色列正利用其有利地位,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对巴勒斯坦人强制规定各种不利于和平的条件。(《国土报》,6月6日)

90. 6月5日,据报道,前几天,公安队和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了被怀疑属于伊斯兰抵抗运动军事部分的Izz al-Din al Qassam的45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这些人是在东耶路撒冷、在该市南面和东面的几个村庄被捕的,对这些嫌疑犯进行的初审表明,他们曾计划在耶路撒冷安置一个汽车炸弹,劫持一辆以色列汽车,对以色列士兵和平民发动其他攻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5日)

91. 6月6日,以色列接受了巴勒斯坦提出的完全移交内政事务其他30个领域权力的要求,作为交换,巴勒斯坦人同意放弃把7月1日作为达成关于赋予权利协定的目标日期。(《耶路撒冷邮报》,6月7日)

92. 1995年6月6日,国际声援发表的一份报告透露,自年初以来,已有4名巴勒斯坦人在住宅区附近被以色列地雷和其他爆炸装置炸死。其他一些人受重伤。人权组织指出,意外事故是由于以色列军队的疏忽和蔑视当地居民造成的。(《耶路撒冷时报》,6月9日)

93. 6月7日,来自以色列、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代表在贝尔谢巴举行第一次关于因六日战争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问题工作会议。以色列估计,大约有20万人属于这种情况。但巴勒斯坦人认为这类人有80多万。(《耶路撒冷邮报》,6月7日和8日)

94. 6月11日,报道引述伊扎克·拉宾总理在内阁每周会议上的发言说,以色列国防军在重新部署之后,仍将继续自由进出巴勒斯坦城市和村庄。但外交部官员指出,即使以色列希望能继续在整个领土自由行动,它也必须非常谨慎。(《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2日)

95. 6月13日,据报道,中央指挥部高级消息人士说,近几周来,领土暴力和攻击事件大幅度下降。(《国土报》,6月13日)

96. 6月14日,据报道,在前两个星期,巴勒斯坦消息人士宣称,纳布卢斯和Tulkarm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兵力比平常要多。(《耶路撒冷邮报》,6月14日)

97. 6月18日,据报道,根据巴勒斯坦安全方面消息来源,发给在以色列工作许可证是公安队为在巴勒斯坦人中雇用合作者而采用的一种策略。巴勒斯坦外交方面人士说,公安队雇用合作者的手法之一是突然宣布进入以色列的许可证无效,然后以给工人新许可证来换取他们的合作。消息人士指出,每天撤消20个入境许可证——特别是磁卡许可证。(《国土报》,6月18日)

98. 6月18日,巴勒斯坦犯人宣布无限期绝食。这些绝食者得到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支持,他们要求无条件释放在以色列监狱中被拘留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宣布1995年6月21日为领土全国禁食日,以表示对犯人的声援,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也在这一天禁食。6月22日,据报道,警察部长Moshe Shahal宣布,政府不打算同意犯人的要求。Shahal先生说,手上带血的因安全问题被逮捕的犯人或反对和平解决的犯人都不会被释放。他补充说,监狱处已做好准备对付犯人的绝食。6月23日,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宣布进行支持犯人的大罢工。6月27日,整个朱迪亚和撒玛利亚地区(西岸)进行了声援绝食犯人的商业罢工。6月28日,Faisal Husseini和其他几位巴勒斯坦高级知名人士参加了绝食。6月29日,据说大约3 000名巴勒斯坦安全问题犯人全部和部分绝食。同一天,绝食犯人全国委员会警告说,除非确定了释放所有犯人的准确日期并开始执行,犯人们将从7月1日开始停止饮水。(《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9日;《国土报》,6月2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2日;《国土报》,6月25日;《耶路撒冷邮报》,1995年6月2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9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

99. 6月23日,据报道,自月初以来,大约有1 000名没有在以色列工作许可证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被捕。25名第二次被指控犯有罪行的人被判处2个月到一年的刑期,其他几百人在短期拘留和审问后被命令交付罚款。(《国土报》,1995年6月23日)

100. 6月23日,《耶路撒冷邮报》公布了耶路撒冷新闻和通讯中心对1 397名来自领土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的民意测验结果。这次民意测验是为了纪念巴勒斯坦人自治一周年而进行的。民意测验发现,32%的巴勒斯坦人赞成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对以色列继续进行自杀性行动。民意测验还表明,如果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意味着放弃对在以色列境内的1967年以前的边界内的领土要求,那么60%的巴勒斯坦人不会接受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耶路撒冷邮报》,6月23日)

101. 6月23日和25日,据报道,健壮抵抗运动警告说,6月22日一名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被杀标志着与以色列非正式休战的结束和“抵制阶段”的开始。(《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3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25日)

102. 6月26日,耶路撒冷市长Ehud Olmert宣布,他准备在今后几天关闭东方圣殿,因为它将作为巴勒斯坦全国领导机构在耶路撒冷的基地。此外,Olmert决定取消定于在东耶路撒冷郊区的Issawiya中学举行的毕业典礼。耶路撒冷市长说,毕业典礼仪式是由耶路撒冷全国委员会负责人Faisal Husseini策划的挑衅行为,目的是加强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在该市的地位。(《耶路撒冷时报》,6月30日)

103. 6月28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将成立单独独立的负责保证西岸144个定居点安全的小分队。军方一位高级人士指出,士兵的任务是在定居点内外进行巡逻,护送开往其他定居点或耶路撒冷定居者的车辆、特别是运送儿童的车辆。根据该消息人士说,这个计划将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在重新部署后加强在西岸的兵力,增加武器的数量,增加巡逻次数和国防预算。(《国土报》,6月28日)

104. 6月28日,大约105个右翼激进分子、包括知名人士、学者、法学家和前以色列国防军官员公布了一套行为准则,确定了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对抗的方针。(《国土报》,6月28日)

105. 6月28日,巴勒斯坦各派领导人开始进行罢工,声援自6月18日开始进行无限期绝食的巴勒斯坦犯人。以色列关于释放犯人问题部长级会议宣布分两个阶段释放

一批犯人,但人数未定。第一批将在签署重新部署协定时释放,第二批犯人将在选举之后释放。(《耶路撒冷时报》,6月30日)

106. 6月29日,耶路撒冷市政府开始了旨在关闭东耶路撒冷东方圣殿的法律诉讼。在市政府官员在其后几天准备递交给东方圣殿的书面通知中,市政府指出,未经核准使用圣殿的目的是破坏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市政府对该市的主权。(《国土报》,6月26日和30日)

107. 6月29日,指挥部南区指挥部Shaul Mofaz少将发布命令,规定以色列卡车司机凡被抓住帮助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就将被禁止在加沙地带进行贸易活动,而且还要向警察报案。(《国土报》,6月30日)

108. 6月30日,据报道,在本财政年度内,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为在领土正在进行的五个项目提供520万美元。(《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

109. 7月2日,耶路撒冷建筑检查长向东方圣殿提交法院指令,给巴解组织总部两个星期的时间来提出使其能继续进行活动的改变区域划分的要求,否则将面临法律行动。检查长发布了第二道指令,要求东方圣殿立即停止进行据说是未经许可非法进行的建筑。据说市政府行动的目的是关闭东方圣殿,理由是在那里工作的巴解组织官员给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造成威胁。7月12日,市政府向东方圣殿送达法院裁定,禁止使用北厅的一部分,理由是这里进行的是非法建筑。(《耶路撒冷邮报》,7月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13日)

110. 7月4日,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就临时和平协定的主要方面达成谅解。其中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不定期联合巡逻;重新部署以色列国防军部队;部署巴勒斯坦民警;以及巴勒斯坦全国宪章修正案。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先生还制定了一个新目标,规定在7月25日缔结关于在西岸延长巴勒斯坦人自治的临时协定,自治计划实施两年,1997年6月结束。根据该协定,在年底之前,以色列将从西岸四个主要阿拉伯城市完全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土耳其卡姆和卡勒基利亚,而且在围绕这些城市的旁路公路结束后,将从拉马拉和伯利恒

撤出。此外,以色列将允许巴勒斯坦民警部署在西岸450个村庄里,尽管他们仍受“以色列的全面监督”。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同意对巴勒斯坦全国章程提出修正案,该章程要求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之后的两个月内摧毁以色列。7月23日和24日,据报道,7月25日的最后期限无法达到。双方对以色列部队的部署,水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巴勒斯坦选举方式等问题仍存在着分歧。(《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5日;《国土报》,7月23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24日)

111. 7月6日,据报道,根据内政部报告,在耶路撒冷的申请加入以色列籍的阿拉伯居民人数激增,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据该报告,在1月1日至6月13日期间,有687个巴勒斯坦家庭户主要求加入以色列籍,而在1994年全年则只有430人。内政部官员说,几乎所有的申请都被接受,并指出,在每一位家庭户主提出申请时,平均有4位家庭成员成为公民。官员们说,他们认为,人数增加反映了该市阿拉伯居民对其政治前途忐忑不安的情况。(《耶路撒冷邮报》,7月6日)

112. 7月6日,据报道,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消息,前两个星期西岸发生了多次骚乱。报告的事件包括朝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和定居者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已向纳布卢斯和拉马拉军事法庭提出对几十名被怀疑参与骚乱的巴勒斯坦人的指控,有些人已被判刑入狱。(《国土报》,7月6日)

113. 7月6日,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日内瓦宣布,他赞成在自治地区部署国际观察员以及在那里进行以色列--巴勒斯坦联合巡逻。(《国土报》,7月7日)

114. 7月7日,据报道,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提出的要求重新分配西岸和加沙地带水资源的要求。以色列5百万居民每年消耗大约20亿立方米的水(或每人大约400立方米,包括农业用水)而在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则只有2.5亿立方米的水(或大约每人每年100立方米)。一个以色列人每年平均有100立方米的水供家庭使用,而一个巴勒斯坦人每年则只分配给大约40立方米的水。(《国土报》,7月7日)

115. 7月7日,被拘留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暂时停止绝食。自6月18日开

始暂停绝食的决定是在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保证逐渐释放犯人之后作出的。
(《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9日)

116. 7月11日，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告诉Knesset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与加沙不同的是，他不赞成目前完全拆除在朱迪亚和撒马利亚(西岸)的定居点。至于在西岸重新部署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问题，佩雷斯先生说，虽然巴勒斯坦警察负责在西岸各主要阿拉伯城市维持秩序，但420个村庄安全的主要责任、包括进入这些村庄的权利问题仍由以色列国防军负责。(《耶路撒冷邮报》，7月12日)

117. 7月11日，15名前巴勒斯坦合作者告诉专为保卫合作者安全成立的议会游说小组，他们觉得似乎处于“魔鬼和深蓝色海洋”之间，因为他们经常生活在被“恐怖主义”组织成员杀死的恐怖之中。但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尽举手之劳来保护他们”。他们说，已经有940名合作者被打死。(《国土报》，7月12日)

118. 7月14日，据报道，一位曾因过去殴打一名巴勒斯坦人而被判刑的民政管理高级官员被任命为希布伦的军事总管。这位官员Baruch Nagar上校接替Shalom Goldstein上校。(《国土报》，7月14日)

119. 7月16日，总理伊扎克·拉宾坚决拒绝总检查长Michael Ben Yair提出的在领土军事法庭审判被指控犯有与安全有关罪行或违反安全主管部门发布的命令的定居者的建议。拉宾先生对这种决定可能会引起动乱和在坚决反对这个主张的定居者中煽动情绪表示不安。(《国土报》，7月17日)

120. 7月17日，据报道，保安当局正在投资数千万新锡克尔，用于重新安置曾同以色列合作的数千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内容是让750名合作者及其家属迁往绿线以内各个地点。保安人士估计说，执行《奥斯陆协定》进入第二阶段时，另外还有300户家庭将迁入以色列。据说，合作者重新安置局正在重新安置1 500个家庭，共有6 000人。(7月17日《国土报》)

121. 7月19日，据报道，一个称为“B'Tselem”的人权组织称，在过去7年半里，由于以色列国防军处理留在西岸练习区的弹药时不谨慎和疏忽，造成23名巴勒斯坦人

死亡,另外有数十人受伤。该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其调查表明,军事当局没有作出充分努力标明练习区的位置并用篱笆将其隔起来,没有清除西岸牧场和非居住地区的炸药。(7月19日《国土报》)

122. 7月19日,东耶路撒冷建设问题部委间委员会史无前例地同意政府投资在该市建筑阿拉伯住房。然而,当任委员会主席的财政部长Avraham Shohat 警告说,如果该市巴勒斯坦居民不予以合作,这项投资计划将不会取得任何积极结果。部委间委员会是总理伊扎克·拉宾在今年早些时候设立的。设立该委员会的部分原因是曾有人批评政府忽视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住房和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7月20日《耶路撒冷邮报》)

123. 7月26日,议会以微弱多数否决了一项旨在将耶路撒冷周围若干移民点划入该市范围的法案。(7月27日《耶路撒冷邮报》)

124. 8月1日,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Matan Vilna'i少将告诉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说,作为军队在领土调动的一部分内容,军队打算沿绿线架设一条长20公里的篱笆,将以色列同Tulkarm 和 Kalkilya 分开。此外,Vilna'i说,除希布伦以外,驻扎在各个阿拉伯城市的所有以色列国防军人员都将调到领土内的四个基本训练基地或调到定居点内的军事设施。他还表示,在重新部署之后,留在领土的士兵人数与目前驻扎在领土的士兵人数大致相同。他还说,以色列将保持对领土领空的完全控制。(8月2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25. 8月2日,以色列政府安全事务委员会决定允许Shabak委员会的调查人员采用与Landan委员会不同的方法再进行一个星期的调查。以色列广播电台报道说,安全事务委员会还授权利用各种方法审讯与伊斯兰抵抗运动或伊斯兰圣战运动有关的受拘留者。(8月3日《Al-Tali'ah》)

126. 8月3日,据报道,耶路撒冷市长Ehud Olmert已要求以色列政府修改耶路撒冷边界,将Ma'aleh Adumin定居点划入耶路撒冷范围。Olmert还要求扩大以色列司法管辖范围,将距该市边界460米远、位于伯利恒的Rachel墓地也包括在内。(8月3

日《Al-Tali'ah》)

127. 8月7日,据报道,在前几个星期,在Ramallah和希布伦地区有几名伊斯兰反抗运动活跃分子被逮捕。此外,据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加强了保安措施,在加沙地带境内和通往以色列的各个边界过境点的路障更加严格地检查车辆。(8月7日《国土报》)

128. 8月7日,公安队问题部委间委员会允许公安队再延长一个星期的时间采用“特别审讯方法”审讯伊斯兰圣战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跃分子。允许采用的方法还包括猛烈摇动。这种方法在4月份曾导致一名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死亡。(8月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29. 8月7日,两个巴勒斯坦政治运动即全国变革运动和全国民主联盟宣布它们决定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全国变革运动。新的运动支持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并赞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进程。(8月11日《耶路撒冷时报》)

130. 8月11日,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巴勒斯坦当局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塔巴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载有关于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西岸重新部署以及将文职权力进一步移交给巴勒斯坦人的时间表。根据新的时间表,在定于1995年底举行的巴勒斯坦选举以前,军队将在“A”地区(巴勒斯坦城镇)和“B”(地区内地农村)重新部署其部队。在“C”地区(领土其他地区),军队将在巴勒斯坦理事会选举后一年半时间内分三个阶段重新部署。关于移交权力问题,巴勒斯坦警察将承担在“B”地区为巴勒斯坦人维持公共秩序的职责,而以色列将全面负责保护以色列人和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安全措施。在“C”地区,在重新部署第一阶段,以色列将向巴勒斯坦人移交与领土问题无关的文职权力,而与领土问题有关的权力将在以后重新部署的各个阶段移交给巴勒斯坦人,但在永久地位谈判中将讨论的权力不在此例。(8月9日、13日《国土报》;8月13日《耶路撒冷邮报》)

131. 8月9日,反对党领导人Binyamin Netanyahu宣布,一旦利库德政府上台,就将立即关闭东耶路撒冷的东方大楼。(8月10日《国土报》)

132. 8月13日,内阁核可了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塔巴签署的一揽子和平协议。一名内阁成员投票反对这些协议,另外两名内阁成员弃权。总理伊扎克·拉宾在内阁会议上说,《奥斯陆协定》第三阶段是对“关于大以色列的幻想的一个沉重打击”。有人指责政府不知道自己想从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中得到什么。针对这些指控,拉宾先生表示,政府想要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安全边界的约旦河以及一些其它地区。根据和平协议,领土内73%的土地、97%的保安工作和80%的水资源将仍然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8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

133. 8月14日,以色列人士称,以色列警察部长Moshe Shahal发誓要关闭东方大楼和巴勒斯坦全国当局在耶路撒冷的办事处。据报道,这位部长要求巴勒斯坦人在两个星期之内关闭其办公室。(8月18日《耶路撒冷时报》)

134. 8月15日,总理伊扎克·拉宾告诉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说,如果要按照塔巴声明中商定的规定在西岸重新部署以色列国防军,巴解组织和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自治理事会就必须修订《巴勒斯坦民主宪章》的条款,因为这些条款呼吁摧毁以色列。(8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18日《国土报》)

135. 8月15日,据报道,政府已决定开始对东方大楼和东耶路撒冷的其它巴勒斯坦机构的活动提出法律诉讼。在8月14日举行的耶路撒冷事务部委委员会会议和8月13日举行的“耶路撒冷安全论坛”会议上,决定传最近设立的东耶路撒冷行政区代表询问,并向设在东耶路撒冷的七个巴勒斯坦机构发出通知,警告它们说如果它们不停止与巴勒斯坦当局有联系的政府活动,就将对它们采取法律行动。(8月15日《国土报》)

136. 8月15日,巴勒斯坦警官称,准备部署在领土的第一支巴勒斯坦警察分遣队已从国外到达加沙地带。这些警官说,经过重新训练成为警察的143名巴勒斯坦解放军士兵已经从阿尔及利亚通过Rafiah边界过境点到达。据说,预计将有来自国外约2 000名巴勒斯坦人参加12 000人的警察部队,以期一俟最后确定自治协定,就在领土

开展警察工作。巴勒斯坦警察首长Wasser Yusuf少将表明,在加沙和杰里科已经部署了约18 000名警察,两倍于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在1994年《开罗协定》中商定的数字。(8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

137. 8月16日,据报道,公安队问题部委间委员会已决定再延长两个月的时间,允许公安队采用“特别审讯方法”,审讯涉嫌参与“恐怖主义活动”的伊斯兰圣战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活跃分子。所允许采用的方法也包括猛烈摇晃。这个方法在4月份曾导致被拘留的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尽管如此,在每一案件中,使用这些方法需经公安队队长核准。(8月16日《国土报》;8月17日耶路撒冷邮报》)

2. 由于占领所发生的事件

口头证词

138. B'tselem组织的实地研究人员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请特别委员会注意最近出现的与杀害巴勒斯坦人有关的两个令人不安的现象:

“去年出现了与以色列部队杀人问题有关的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我们所称的“确保死亡”,即确保受害者已确实死亡。以色列士兵在已经中弹负伤或死亡的人的头上再补一枪或数枪,以确保此人已确实死亡。

“与杀人事件有关第二个现象是消灭被以色列保安部队通缉的人。在西岸有许多武装小组在活动。以色列当局想逮捕这些人。此外,另外一些人也受到以色列当局的通缉,但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人是武装分子或对以色列社会构成威胁。属于以色列军队的特种部队设埋伏包围这些人,突然将他们全部击毙,不管从安全意义来说有否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无辜者在场。这样做还不需使士兵冒生命危险。因此,他们只是简单地消灭这些人。

“去年进行了多次这样的行动。以色列当局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他们打算消灭通缉名单所列的人。去年,在希布伦有四人也是以同样方式被打死的。

“从Beit Lequia所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不经任何审判的

处决。进行这样行动是为了不使以色列士兵冒危险。士兵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以色列当局本来可以逮捕有关的人,并将他们交给法庭审判。”(Fouad Iaas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139. B'tselem人权组织的实地研究人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以下数字,说明自从起义以来、尤其是自从签署《奥斯陆协定》和《开罗协定》以来,在被占领土被杀的人数:

“现在,我想谈谈杀人的问题。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被杀人数已经减少。现在被杀人数比起义一开始时被杀人数要少得多。让我向你提供一些数字。这些统计数字是关于1995年4月底以前情况的准确数字。

“从起义开始至1995年4月底期间,保安部队打死了1 227名巴勒斯坦人。自从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保安部队打死了156人。自从签署《开罗协定》以来,这个数字是49人。我可以向你提供表格和一些细节情况。

“关于被打死的16岁以下的巴勒斯坦人人数,自起义开始以来这个数字是569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这个数字是21人,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这个数字是5人。关于被打死的12岁以下的儿童,自起义开始以来有68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有3人,在签署《开罗协定》以来没有人被打死。关于被便衣(指化装成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人中间活动的保安部队成员)打死的巴勒斯坦人人数,自起义开始以来有156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有25人,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有11人。自起义开始以来,被不同的保安部队打死的巴勒斯坦人有21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有2人,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有1人。在这三个时期,被以色列公民或定居者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分别为100人、46人和4人。在这三个时期,被特务及同以色列当局合作的人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分别为27人、2人和2人。自起义开始以来,被巴勒斯坦人打死的以色列公民有74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有26人,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有10人。自起义开始以来被巴勒斯坦人打死的保安部队成员有63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

以来有21人,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有17人。

“当然,我刚才所提供的资料仅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有关。关于在以色列境内被打死的人数另有统计。详情如下:

“在所述的这三个时期,被保安部队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分别为28人、11人和6人。在以色列境内被以色列公民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分别为23、2人和1人。在以色列境内,自起义开始以来被巴勒斯坦人打死的以色列人有102人,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有49人,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有26人。被巴勒斯坦人打死的保安部队成员分别为43、26和22人。4名巴勒斯坦警察被以色列保安部队打死。1名以色列士兵被巴勒斯坦警察打死。

“如我所说,上述资料只涉及1995年4月底为止的时期。”(Fouad Iaas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140. 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描述了加沙地带的总的局势:

“毫无疑问,局势值得严重关注,因为在加沙一些关键地区内有许多以色列定居点。

“这些是老的定居点。在公路和主要道路上总是有以色列部队。以色列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动不动就拦截这些道路或交通,从而对生活在那里的许多巴勒斯坦人造成一种不安全感。”(Omar Hassan Shehada医生,第3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141. 一位证人对特别委员会谈了他们所认为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的主要问题:

“西岸周围不断存在的安全带是一个问题。这个安全带的存在就是一种不断的挑衅。这是对巴勒斯坦青年的不断迫害。巴勒斯坦青年即使完全清白无辜,警察也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找他们麻烦。”(第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142. 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研究人员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谈到封锁和

安全情况:

“在过去两年中,封锁无疑没有导致减少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因此,以色列采取的镇压措施,包括拘留,比以往更加残酷,因为这些措施经过更加周全的计划,更多地针对他们认为构成威胁的个人。封锁无法防止巴勒斯坦人杀害以色列人,因此只得放松与限制和酷刑有关的措施。

143. Mansour's 先生对希布伦一起杀人事件的描述证实了关于以色列士兵“确保死亡”的令人不安的新趋势:

“1995年4月16, Jihad Kholmi、Tarik Hamdi Ali Natshe 和 Adel Sayed Hassan Al-Jalah Al-Jaber 在希布伦市的一个居民区遭到以色列便衣部队的枪击。他们被枪弹击中以后,以色列便衣部队继续朝他们头部开枪,随后又炸了他们的汽车。”(Awad Iass Awad Mansour 第9号证人, A/AC.145/RT.670)

144. 以下是一名来自西岸人士向特别委员会的描述的安全情况:

“我还知道,在我们村庄附近一个村内,以色列士兵利用一辆巴勒斯坦汽车,假冒阿拉伯人,光天化日下,在街上把四名年轻人杀死,借口说这些人是以色列保安部队通缉的逃犯。即使有《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人的血是轻易可流的。反正,以色列人继续在追逼巴勒斯坦人,逐个地追踪着他们。”(Riad Radwan Ali Shehada 先生,第18号证人, A/AC.145/RT.673)。

145. 与群众抗暴有关事件的证词也载于下列文件: A/AC.145/RT.667(未报姓名证人)、A/AC.145/RT.667/Add.1(Omar Hassan Shehada 博士)、A/AC.145/RT.668(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A/AC.145/RT.670(Awad Issa Awad Mansour 先生)和 A/AC.145/RT.673(Riad Radwan Ali Shehada 先生)。

书面资料

146. 下表所用报纸名称如下:

《先锋报》

《国土报》

《耶路撒冷邮报》

《耶路撒冷时报》

(a) 被部队或以色列平民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名单

日期	姓名和年龄	居住地	说明和资料来源
1995年 4月8日	Ma'azuz Dalal, 28岁	Kalkilia	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他因不明原因,健康情况恶化而住院。人权组织指控监狱当局医疗疏忽,导致他的死亡。监狱当局否认指控。(1995年4月10日,《国土报》)
4月16日	Jihad Gholmeh, 24或25岁	希布伦	伊斯兰抵抗运动武装派别I22 Al-Din Al-Qassam 的成员。他西岸被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主义”罪行重大逃犯之一。被希布伦附近边界警察地下“反恐怖”小组射杀。据保安部队说,他正前往进行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次攻击。(4月17和1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月16日	Tarik Natshe 22岁	希布伦	伊斯兰抵抗运动武装派别I22 Al-Din Al-Qassam的成员。被希布伦附近边

界警察地下“反恐怖”小组射杀。据保安部队说，他正前往进行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次攻击。（4月17和1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月16日	Adel Falah Gholmeh, 23岁	希布伦	伊斯兰抵抗运动武装派别I22 Al-Din Al-Qassam 的成员。他是西岸被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主义”罪行重大逃犯之一。被希布伦附近边界警察地下“反恐怖”小组射杀。据保安部队说，他正前往进行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次攻击。（4月17和1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月22	Ossama Abu-Jaj (或Ahmad), 17或19岁	Kalandia 难民营	在Kalandia难民营附近大路上的一次掷石事件中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射中头部，伤重死亡。（4月2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4日	Abdel-Samad Harizat, 30岁	希布伦	伊斯兰抵抗运动被拘留者。他在被抓和被公安队及警局审讯人员审讯后不久，在临诊死亡的状态下被送医院后死亡。对尸体的解剖明白指出他因剧

烈摇晃造成的脑震荡死亡。(4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

- | | | | |
|-------|--------------------------------|--------------|---|
| 4月27日 | Yussouf Mustafa Nasser,
50岁 | Isawiya
村 | 他在Har Adar附近开车时被以色列士兵从脑后放枪射杀。据以色列电视报告,士兵们说,这名运送阿拉伯工人的巴勒斯坦人,在一个以色列国防军检查站时行迹可疑。(4月28和30日《国土报》;4月28日和5月1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4日《先锋报》也有报道) |
| 4月27日 | Yussouf Jabar,
21岁 | Tiba | 在Kalansua村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射杀,据称是他在Beit Lid附近跑过一个警察路障之后。(4月2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30日《国土报》) |
| 5月2日 | Khaled Subukh,
42(或40)岁 | 杰宁 | 一名法塔赫领导成员和杰宁的著名人物。当他登上自己的汽车时被两名身份不明枪手射中头部和腿部。据他的家人说,他没有个人的仇人。(5月3日《耶路撒冷邮报》) |

- | | | | |
|-------|------------------------|---------------|---|
| 5月4日 | (未报姓名) | Rafia | 有人朝他在拉马拉附近Sira村内的住家开枪，他遭弹片射杀。警察认为他因据称犯下的道德罪行被谋杀。(5月5日《国土报》) |
| 6月2日 | Hamed Yaghmour,
24岁 | (未报道) | 希布伦地区伊斯兰抵抗运动武装派别I22 al-Din al-Qassam的一名高级成员。身上满布以色列保安部队发射的子弹窟窿。据以色列国防军说，他是在希布伦因拒绝投降，与保安部队交火时被射杀的。巴勒斯坦目击者声称，他未放枪。据《先锋报》和《耶路撒冷时报》说，当以色列国防军朝他躲藏的房屋发射反坦克导弹时，他被活埋。(6月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6月16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
| 6月12日 | Yehia Shahada,
21岁 | Deir
Ammar | 他乘坐的汽车在Maccabim地区一个军队路障前未停下，遭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开枪，脑后中弹。(6月1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6月16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
| 6月14日 | Darwish Abu | Deir | 法塔赫积极分子，也是被通缉的法塔 |
-

	Hatla 28岁	Ammar	赫鹰派成员。当他企图从埃及非法越入加沙时被以色列国防军枪火击毙。(6月1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月16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月14日	Hassa Abu Thurara, 31或32岁 Abdul Nasser Salah, 28岁	Jabalial 难民营	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私人警卫“第17部队”的成员,据说他们企图越入自治地区,因而被射杀。据以色列国防军说,因两人中的一人向士兵开枪而被射杀。巴勒斯坦警方来源声称这两人未携带枪械。(6月1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月16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月22日	Mahmoud Hawaja 33岁	Shat 难民营 (加沙地带)	加沙地带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遭三名蒙面枪手射中头部和胸部。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抵抗运动指责是以色列秘密组织Mossad杀的人。以色列保安部队坚决否认在此事件中有任何牵连。(6月2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
6月25日	Shadi Anwar	Burka	Al-Najah大学学生·在镇压纳布卢斯

23岁(据《耶路撒冷邮报》说),
Shadi Mouhamad
Al Zaimi, 19或
22岁(据《国土报》说)

示威时被以色列国防军实弹射中头部致死。(6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月25日 Wael Kharraz
(或Harraj)
21岁

纳布卢斯

Al-Najah大学学生。在镇压纳布卢斯示威时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击中头部受伤, 在Habassah医院死亡。(6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月26日 Mouhamad Imad
Ramadan,
21岁

纳布卢斯
附近A-Tal

在镇压纳布卢斯示威时被实弹射中头部。在东耶路撒冷一家医院伤重死亡。(6月27日《国土报》; 6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月29日 Taher Kafisha,
24岁

希布伦

I22 Al-Din al-Qassam的著名成员和希布伦一个伊斯兰抵抗运动基层组织的领导人, 据称这个基层组织杀害了大约9名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以及14名巴勒斯坦通敌者。被以色列国防军通缉。在Ras Jura被一个特种边界警察反“恐怖”小组射杀。(6月30《国

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
《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 | | | | |
|-------|---------------------------------------|--|--|
| 7月1日 | Ibrahim Hader
Deis,
15岁 | 一名阿曼
的巴勒斯
坦公民,
正在探访
他在希布
伦的家人 | 据以色列国防军说,他在希布伦行刺
一名士兵,士兵受到轻伤,而被射杀。
据巴勒斯坦目击者报告,这名年轻人
只被士兵射轻伤,但他受伤倒在地上
时被一名移民射死。(7月2日《耶路
撒冷邮报》; 7月6日《先锋报》也
有报道;7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 |
| 8月10日 | (未报) | (未报道) | 在一个以色列国防军训练地区被一颗
以色列国防军大炮炮弹射杀。(8月11
日《耶路撒冷邮报》; 8月17日《先
锋报》也有报道; 8月18日《耶路撒
冷时报》) |
| 8月13日 | Khaur Abed el
Hafeez Kasam,
23岁 | Dura al-
Kara(西
岸) | 巴勒斯坦示威者拆毁一个在Har
Atris(西岸)的非法临时营地,当来
自Beit El 和定居者向四散的巴勒斯
坦人放数十发枪时被击毙。(8月14日
《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 |

(b) 因占领而被杀害的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名单

日期	姓名和年龄	居住地	说明和资料来源
4月1日	Mohmoud el Jundi (或 Jindi), 33 岁	(未报道)	被控与 以色列同谋于1994年3月杀死六名法塔赫积极分子。据 Al-haq 人权组织说,是在 Jabalia 难民营被法塔赫鹰派射中头部的。据 Jabalia 来源说,他是被愤怒的营地居民杀死。(4月3和5日《国土报》;4月3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日	Bilal Daas, 5 岁	加沙市	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据伊斯兰抵抗运动说,这次爆炸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干的。以色列坚决否认在这次爆炸中有任何牵连,说这是一次工作意外事件,是因伊斯兰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制造炸弹用于对付以色列目标时发生的。(4月3和5日《国土报》;4月3日《耶路撒冷邮报》也有报道)
4月2日	Atem (或 Sayid) Daas, 未报年龄,	加沙市	伊斯兰抵抗运动同情者。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

	或 Hatem Hasan, 34 岁		亡(见上文)。(4月3和4日《国土报》;4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月2日	Daas (未报名字 和年龄)	加沙市	Atem Daas 的妻子。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见上文)。(4月3和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日	Kamal Kaheil, 30 岁	加沙市	Izz al-Din al-Qassam 的领导积极分子。据信他杀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和数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的物 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见上文)。(4月3和4日《国土报》;4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月2日	Nidal Dabarbash, 未报年龄	加沙市	Izz al-Din al-Qassam 的成员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见上文)。(4月3和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日	Riad Shamshaw, 未报年龄	加沙市	伊斯兰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见上文)。(4月3 和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日	Kamal Abu Odwan, 未报年龄	加沙市	伊斯兰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见上文）。(4月3和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2日	Sayid el Arabid	加沙市	伊斯兰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时死亡（见上文）。(4月3和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月7日	Yussuf Isa Hamamda, 12 岁	Yatta 村	在 Yatta 村附近 发现一枚显然是以色列国防军留下的炸弹，被炸死。(4月9日《国土报》)
4月9日	Khaled Mohammed Khatib, 22 岁	Nuseirat 难民营	自杀性投弹手。伊斯兰圣战组织积极分子。他驾驶一辆箱型车经过一辆向 Kfar Darom 以南行驶的 Egged 公司大型汽车，自行引爆数十公斤的茶褐药和数枚旧地雷，爆炸身亡。(4月10和1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月9日	Imad Abu	Shati'	自杀性投弹手。伊斯兰抵抗运动积极

	Amuna, 22 岁	难民营 (加沙 地带)	分子。将他的箱型车迎头冲向朝加沙地带Natzarim定居点附近行驶的定居者车队和两辆边界警察吉普车。(4月10和11日《国土报告》、《耶路撒冷邮报》;4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月5日	Kaldoun Harb, 13 岁	Dhahariya	以色列军队遗留下的一枚火箭弹在他住家附近爆炸,被炸死。(6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6月25日	Muawya Ruka, 22 岁	汗尤尼斯	一名伊斯兰抵抗运动自杀性投弹手。在以色列国际军 Gush Katif 区总部前自行引爆身亡。(6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7日《国土报》)
7月23日	Amer Salah	加沙	一名警察,被身分不明者射杀。(7月28日《耶路撒冷时报》)
7月24日	(未报道)	(未报道)	自杀性投弹手。在 Ramat Gan,一辆公共汽车上自行引爆身亡。(7月25日《耶路撒冷邮报》)

(c) 其他事件

书面资料

147. 4月1日,一名巴勒斯坦通敌者在 Jabalia 难民营据称被法塔赫鹰派射杀(见名单),以报复他涉及1994年3月28日以色列地下人员小组杀害六名法塔赫积极分子的案件。(4月3和5日《国土报》;4月3日《耶路撒冷邮报》)

148. 4月2日,加沙一排公寓建筑物内发生大规模爆炸,至少八人死亡(见名单),30人受伤(据《国土报》说,大约20人)。据目击者报告,头颅和肢体被炸飞至300米高。援救小组从这幢三层楼高的建筑物将断腿残肢装入塑料袋,这幢建筑物的二楼已被炸毁。巴勒斯坦警察在这幢坐落于加沙市 Sheikh Radwan 一带的公寓建筑物(据《耶路撒冷时报》说,被 Izz al-Din al-Qassan 小组用作炸弹工厂)废墟搜寻,发现150颗未爆炸手榴弹、大量化学物、数支手枪、一架“UZi”冲锋枪和三架“Kalashnikov”冲击步枪。伊斯兰抵抗运动军事派别 Izz al-Din al-Qassan 发布一份传单,指控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犹太主义者敌人”(据《耶路撒冷时报》说,是以色列情报部队)及其同谋者须对爆炸负全责。伊扎克·拉宾总理驳斥以色列卷入爆炸事件的指控为“胡言乱语”。拉宾先生说,他相信这次爆炸事件是一次“工作意外”,是因伊斯兰抵抗运动积极分子在制造炸弹用于对付以色列目标时发生的。据《耶路撒冷时报》报告, Kamal Kaheil, 30岁,已被以色列保安部队通缉三年,在爆炸中身亡(见名单)。在另一次事件中,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沿着 Nahal Oz 交界点以北大约三公里隔离以色列与自治区的路上行进时,其附近有一包临时凑成的强力爆炸性炸药爆炸。士兵开枪还击;未报告损害或伤亡。到达现场的边界警察爆破专家发现更多爆炸性炸药,并将其制熄。(4月3日和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149. 4月3日伊斯兰抵抗运动武装派别 Izz al-Din al-Qassan 支持者在加沙以一种象征性的葬仪形式游行,指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罪恶勾结”,导致前

一日在加沙市 Sheikh Radwan 附近发生的爆炸。(4月4日《耶路撒冷邮报》)

150. 4月5日, Kfar Sava 警察局抓到一名来自 Kalkiliya 的15岁巴勒斯坦年轻人,他携有一把斧头、一本《古兰经》和一幅阿拉伯文的以色列地图。这名年轻人承认他企图在市中心进行一次“恐怖主义者”攻击。(4月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51. 4月6日,在一次涉及引爆一个爆炸装置和向沿 Nahal Oz 检查站以南安全围栏行进的以色列国防军放枪的双重攻击中,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受轻伤。士兵向自治区方向开枪还击,但是“恐怖主义者”设法逃走。军队被派至该区,并沿围栏搜寻其他爆炸装置。据进一步报导,以色列国防军在整个领土加紧了警戒力,因为怕伊斯兰抵抗运动进行自杀性攻击,以报复据伊斯兰抵抗运动所说的以色列在加沙 Sheikh Radwan 附近主使的爆炸案件。(4月7日《国土报》)

152. 4月7日,一名希布伦附近 Yatta 村的12岁巴勒斯坦男孩死亡(见名单),另两名年轻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在腿上,可能必须截除,另一人遍体鳞伤,皆因显然是以色列国防军留在该区的一枚炸弹爆炸而起。据报, Yatta 以南牧场被以色列国防军用作演习地区。巴勒斯坦牧羊人有时因把玩军队演习后留下的爆炸物而受伤。(4月9日《国土报》)

153. 4月8和9日,在 Kalkiliya 举行一次总罢工,以抗议4月8日一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之死。市内紧张局势升高,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该处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在4月9日爆发的暴动。未报告伤亡。(4月10日《国土报》)

154. 4月9日,两名自杀性投弹手在加沙地带分别进行两次攻击,这两人死亡(见名单)、6名士兵死亡、47人受伤(据《国土报》说是61人)。4月10日,一名美国公民和另一名士兵伤重死亡,从而使死亡数达八人。在第一个攻击事件中,一辆 Egged 公司大型汽车载着士兵和 Gush Katif 定居者在 Kfar Darom 附近被一辆装载爆炸物的箱型车撞上。爆炸物将大型汽车一边炸开,箱型车全毁。在第二个攻击事件中,一个车队在 Netzarim 附近遭一辆饵雷车攻击。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第一

个攻击事件是它干的,它说是为报复以色列涉及4月2日在 Sheikh Radwan 发生的爆炸案件而作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则声称第二个攻击案件是它干的。(4月10和1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155. 4月12日,有人向朝 Gush Katif 加沙村西南行进的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放枪,一名国防军士兵受轻伤。(4月13日《国土报》)

156. 4月14日,一名武装的巴勒斯坦人从约旦混入以色列,企图绑架一名包装工人,因而被死海工程保安警卫射伤。在审问他时,这名巴勒斯坦人供认,他跨越边界是为杀以色列人。(4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

157. 4月16日,一个边界警察地下小组在希布伦外一丛树林伏击,射杀三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派别 Izz al-Din al-Qassan 的成员(见名单),显然这三名成员正前往希布伦地区进行对以色列国防军的攻击。被杀者之中的两人据说是西岸被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主义者”罪行重大逃犯。希布伦全市实行宵禁,保安部队着手搜寻其他 Izz al-Din al-Qassan 积极分子。在搜索期间,士兵和公安队特务将镇中心一幢大半空置的公寓楼房封锁,据认为“危险的”被通缉犯人藏身其中。附近的巴勒斯坦住民说,士兵强迫他们离开住家,叫他们撞开该幢楼房的门。随后又令他们进入该楼房,检查是否有任何人在内。据目击者说,一名巴勒斯坦人不肯进入该楼房,一名士兵便用枪托打他。在另一事件中,在位于约旦谷的 Gitit 交汇点,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用槌子敲一名以色列青年的头,造成轻伤。(4月17和1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158. 4月17日,有人在伯利恒向以色列国防军投掷石头,一名国防军士兵受轻伤。在拉马拉地区,举行了反对以色列和以色列国防军的示威。九人被拘留,其中四人被带走质询。在希布伦地区据报有数起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掷石事件。同样在希布伦地区,保安部队发现两包爆炸性炸药,由爆破专家将其安全制熄。加沙地带一名巴勒斯坦居民因企图偷一辆车,被一名来自 Moshav Emunim 的定居者射伤腿。另两名同他在一起的巴勒斯坦人设法逃走。(4月18日《国土报》)

159. 4月18日,在伯利恒地区,拉马拉和纳布卢斯,据报发生数起掷石事件。在希布伦的一起事件中,一名边界警察受轻伤。(4月19日《国土报》)

160. 4月18和19日,在希布伦五名巴勒斯坦居民因不明原因遭“特种部队”开枪而受伤。特种部队日夜在希布伦街上巡逻,特别是在宵禁时间。(4月20日《先锋报》)

161. 4月20日,在拉马拉地区 Kfar A Ram,有人向一名以色列人的车辆掷石头,使他受轻伤。据军方来源报道,士兵驱散在伯利恒地区 Abu Dis 村举行的示威时,七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受伤。巴勒斯坦来源声称,在事件中1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4月23日《国土报》)

162. 4月21日和22日,在伯利恒爆发暴动,巴勒斯坦来源报道说,当地两名掷石青年受伤,另外四人被捕。4月21日,一辆以色列车辆在图勒凯尔姆地区 Paron 村附近行驶时,被投掷三个瓶装易燃物;未报告伤亡。五名持有双筒望远镜、一把刀和一颗子弹的嫌疑犯被拘留。在拉马拉地区,一辆以色列货车在 Beit Horon 附近行驶时,有人向其投掷三个瓶装易燃物;未报告伤亡。在搜寻该地区时,士兵发现另外四个瓶装易燃物。(4月23日《国土报》)

163. 4月22日,在纳布卢斯,一名边界警察在城镇中心追逐掷石者时,受轻伤。数十名涉嫌掷石的巴勒斯坦人被拘留。一名巴勒斯坦人因未在拉马拉附近一个检查站停下而被射伤。在 Halhoul, 有人向一个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掷石,一名国防军士兵受轻伤。(4月2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64. 4月22日,一些巴勒斯坦青年在 Kalandia 难民营附近大路上投掷石头时,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开枪射死一人(见名单),射伤另五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杀戮后,营内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军部队被调派至该处。(4月2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165. 4月23日,一名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大马士革城门外刺伤了一名犹太教神学院学生。有几十名阿拉伯旁观者被拘留审问,但随后便获释放。在老城的一

项单独事件中,一名巴勒斯坦青年乘警察不备偷走他装有子弹的手枪。发起了一项广泛的寻捕,对该青年的家进行了搜寻,逮捕了他的四名亲戚进行审问。据报导在领土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在希布伦,有两名巴勒斯坦人和一名以色列边防警察在扔石头的事件中受伤。在拉马拉和纳布卢斯地区也发生了扔石头事件。巴勒斯坦来源报告说,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地区受伤。在拉马拉地区,有两辆巴勒斯坦车辆无视在以色列国防军检查站停车的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向他们开枪。这两辆车最后还是逃走了。(《国土报》,《以色列邮报》,4月20日)

166. 4月24日,希布伦的两名巴勒斯坦人无视停车命令,他们汽车的车窗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碎,这两人也受到轻伤。(《国土报》,4月25日)

167. 4月27日,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在贝特利德附近闯过一个警察路障的一名阿拉伯人(见名单)。另一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郊外Har Adar移民点附近的路障边被士兵开枪打死(见名单)。《先锋报》报导说,5月4日,据目击者称,以色列国防军没有作出任何警告,在200米以外向汽车开枪。据巴勒斯坦来源称,在最近的一件事情中,另有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8日;《国土报》,4月30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

168. 4月28日,在以色列士兵前一天杀死Isawiya村的一名居民之后,在村内爆发了骚乱。(《国土报》,4月30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

169. 4月29日,有人在杰宁地区向一辆警车投掷火焰炸弹;没有报告有物质损失或有人受伤。攻击者被警察抓获。(《耶路撒冷邮报》,4月30日)

170. 5月2日,在杰宁宣布三天罢市,以抗议两名身分不名的枪手在那里杀害了一名法塔赫领导成员(见名单)。法塔赫和各抵制团体宣布他为烈士,并指控以色列指使这项谋杀。据报导,在整个西岸发生了若干事件。在希伯伦有人向一名边防警察扔石头,他受到轻伤。有人在长老洞附近向边防警察部队扔掷燃烧瓶。该瓶在地面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害。另外在Beit Jalla村附近又向以色列国防军的车辆投掷了两个燃烧瓶。在拉马拉地区、纳布卢斯和伯利恒也发生投掷石头的事件。巴勒

斯坦来源报导说,在耶路撒冷、拉马拉、比雷和其他若干地方,广泛进行了大罢工,以抗议政府决定没收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Dura村的两名巴勒斯坦人宣称,在他们试图跨越绿线去以色列工作时,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向他们开枪。其中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胸部受重伤,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腿部受轻伤。以色列国防军否认参与这一事件。(《国土报》,5月2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5年5月3日《国土报》,5月5日)

171. 5月4日,在拉马拉附近的Beit Sira村周围发现一名巴勒斯坦人的尸体(见名单)。据警察方面估计,这个人是因为犯了道德罪而被杀害的大约20名Hay Vekayam右翼集团成员企图冲进圣殿山,从而有两名边防警察、一名警察和伊斯兰Wagf成员受到轻伤。警察企图阻止其中的大多数人员,但是,有三名人员把他们推开,开始在进入圣殿山的大门附近的厂场上祈祷。该集团的15名成员被捕。在Gush Katif地区附近向以色列国防军和边防警察联合巡逻队开了几枪;据报导没有人受伤。据报导在拉马拉发生了两件向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投掷石头的事件。在希布伦地区向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投掷了一枚火焰炸弹。在拉马拉市中心向军车投掷了石头;没有报导在这些个事件中有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5日)

172. 5月5日,一名巴勒斯坦青年无视军队要他站住的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在Gush Katif附近向他开枪,他中度受伤。两名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的冲突中被橡皮子弹打伤。一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受到轻伤。(《国土报》,5月7日)

173. 5月7日,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两名巴勒斯坦人在伯利恒受到轻伤,因为当时一名巴勒斯坦青年企图偷窃另一名士兵的枪支,他们在争夺之际枪支走火。然而,巴勒斯坦方面声称,这一事件发生时,以色列便衣士兵向扔石头者开枪,使镇上的四名居民受伤。在伯利恒地区,在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一次事件中,一名边防警察受到轻伤。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伤。在纳布卢斯地区和希布伦举行了示威。以色列国防军加紧了在希布伦地区的巡逻,而边防警察则提高了在长老洞的戒备水平。在Gush Katif地区向一名移民的车辆投掷了石

头,但未造成到任何损害或伤害。(《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8日)

174. 5月8日,以色列警察袭击了耶路撒冷的Hadassah医院,以逮捕前一天住院的带有枪伤的两名巴勒斯坦青年。这两人是:Amr Fahd Shukei,24岁,和Nasser Shatara,22岁,他们是在以色列士兵向伯利恒镇的一次青年开枪时受伤的,据报导一名士兵也在冲突时受伤。(《先锋报》,5月9日)

175. 5月14日,警察逮捕了三名Hai Vekayam运动的成员,因为他们试图冒充游客进入圣殿山内祈祷。(《耶路撒冷邮报》,5月15日)

176. 5月15日,在希布伦向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和边防警察扔石头的事件中,一名边防警察受到轻伤。其他扔石头的事件发生在拉马拉地区、纳卢布斯和杰宁。未有报导有人受伤。(《国土报》,5月16日)

177. 据报道,5月19日,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在希布伦逮捕了三名巴勒斯坦人,理由是怀疑他们计划在该地区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在另一个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和巴勒斯坦边防警察逮捕了一名企图带刀进入纳布卢斯的约瑟夫墓的巴勒斯坦人。该人被拘留受到审问。在纳布卢斯中心有人向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的汽车扔掷石头,他受到轻伤。还有人在希布伦地区向一辆行进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巡逻车扔掷石头,又使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受到轻度到中等程度的伤害。两名巴勒斯坦青年在拉马拉地区因来历不明的枪火受到轻伤。有人向长老洞附近的一个军队哨所投掷了一枚燃烧瓶。燃烧瓶爆炸,但未造成任何伤害。在长老洞附近的另一个事件中,巴勒斯坦示威者向边防警察投掷石头。边防警察和以色列国防军朝空中开枪,以驱散示威者。在Beersheba市场,一名从拉菲亚来的25岁的巴勒斯坦人在背部被刺两刀,在头部被一利器打重,受到重伤。据报道,警察正在调查这一事件。在另一项发展中,三名以色列和平活动份子和四名从希布伦来的巴勒斯坦人企图接近希布伦的Beit Hadassah,并拒绝服从命令离开这一地区,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逮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19日和21日)

178. 5月20日,9名巴勒斯坦示威者在希布伦向以色列国防部队扔各种各样的东

西,被士兵和边防警察逮捕。在Netzarim移民点,一个爆炸装置在移民点的一座温室爆炸,一名移民受到轻伤。在爆炸以后,以色列国防军封锁了这一地区,并开始搜巡这一犯罪份子(《国土报》,5月21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22日)

179. 5月21日,在Netzarim移民点有一个爆炸设施爆炸,使一名警方除爆专家在腿部和背部受伤,并使另一人在背部受伤。在爆炸以后,大批以色列国防军和警察部队抵达现场,封锁了该地区,并开始搜寻其他爆炸物。发现了一枚爆炸设施,并安全加以排除。在长老洞附近,一名边防警察在一次扔石头的事件中受到轻伤。巴勒斯坦来源报告说,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在同一地区被以色列国防军的橡皮子弹打伤。以色列国防军指出,对这一事件不了解情况。在拉马拉地区,有人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投掷石头,但没有报告有任何人受伤。巴勒斯坦来源指出,有四名巴勒斯坦人被捕的扔石头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和伯利恒。在加沙的巴勒斯坦来源报道说,在Kfar Darom移民点附近的自治地区发生了爆炸。据报道,巴勒斯坦警察认为,发生这一爆炸很可能是因为一名“恐怖主义份子”碰到了一项技术问题。(《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2日)

180. 5月23日,在拉马拉有人向Egged公司的公共汽车扔掷了一枚火焰炸弹,汽车司机受到轻伤。(《耶路撒冷邮报》,5月24日)

181. 5月27日,三名阿拉伯人企图压死一名在纳布卢斯巡逻的士兵。其他士兵向汽车开枪,打伤了司机。一名嫌疑犯逃离,第三名嫌疑犯被抓获。一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至伯利恒的路上企图冲破一个军队路障,一名士兵向他的腿上两次开枪,他中度受伤。(《耶路撒冷邮报》,5月28日和29日)

182. 5月28日,在耶路撒冷老城,在巴勒斯坦人和被取缔的Kach运动活动份子之间发生了殴斗,一名边防警察和一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受到轻伤。(《国土报》,5月29日)

183. 据报道,5月28日,在以色列人庆祝耶路撒冷日时,巴勒斯坦人和移民之间发生了若干起冲突。(《耶路撒冷时报》,6月2日)

184. 5月30日,一名27岁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老城被一名阿拉伯刺客在背部刺伤,受到轻伤。警察拘留了大约20名阿拉伯人进行审问。一辆海军巡逻船在阿什克伦以南的Zikim海滩附近的海面上向两名加沙渔民开枪,使他们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确认,有两名巴勒斯坦人(一名45岁,一名25岁)的渔船进入海军训练区,海军船向他们开枪,他们分别轻度和中度受伤。在单独的发展中,警察逮捕了第四名嫌疑犯,他们认为他协助一名来自Tel Sheva的贝都因人作为伊斯兰抵抗运动准备爆炸品,然后用卡车作为爆炸运送,1995年3月在该市被截获。(《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31日)

185. 6月1日,在希布伦的民政局办事处的警卫人员逮捕了一名被发现持有一把大刀巴勒斯坦人。嫌疑犯被保安部队逮捕进行审问发现,他打算刺杀一名民政局的官员。(《国土报》,6月2日)

186. 6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希布伦向被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恐怖主义份子”(见名单)藏身的房屋发射反坦克导弹,把他打死。据报道,以色列士兵备有火箭、推土机和带有武器的直升机。他们逮捕了一些巴勒斯坦人进行审问。在西布伦宣布举哀一天,以抗议杀害行为。希布伦的居民强调说,与以色列所声称的相反,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并没有机会投降。在单独的事件中,一名23岁的犹太移民在以色列老城纳布卢斯城门附近被一名巴勒斯坦人轻度刺伤。警察搜巡了这一地区,逮捕了一些嫌疑犯(大约200巴勒斯坦人),他们经审讯后获释放。(《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5日;提到这一事件的还有《先锋报》,6月8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9日)

187. 6月5日,一名13岁的男孩(扎赫里亚的Khalidoun Harb在希布伦地区在以色列军留下的一些军事废墟中玩耍时被一枚火箭打死。他的弟弟8岁的Kayed受到重伤,转院到Makassed医院。(《耶路撒冷时报》,6月9日)

188. 6月8日,一名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纳布卢斯城门附近据称被一名巴勒斯坦人行刺,受到轻伤。警察和安全部队被调到这一地区,对刺客进行搜巡。若干名

青年被拘留审问。在领土内、基本上是在拉马拉地区发生了一些扔石头和燃烧瓶的事件。一名阿拉伯青年在长老洞附近向一名边防警察扔石头,使他受到轻伤。(《国土报》,6月9日)

189. 据报道,Bilal Kimayel自2月12日离家应传票去杰里科民政局总部之后就一直失踪,6月8日,他父亲被请去识别他儿子的尸体。虽然他的被肢解的尸体是在2月20日被一名牧羊人在杰里科山上发现的,但他的家属直到上述日期才被叫去对他进行识别。他的家属拒绝在国际医疗队进行验尸之前埋葬Kimayel的尸体。(《耶路撒冷时报》,1995年6月16日和23日)

190. 6月10日,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上街游行要求释放被以色列拘留的大约6 000名巴勒斯坦人。有400名示威者前往Erez检查站,巴勒斯坦警察在那里增加了人数,怕示威者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之间发生冲突。有30名巴勒斯坦人在检查站开始绝食。在贾巴利亚难民营已发生了类似的示威。(《国土报》,6月11日)

191. 6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向法特赫的一名领导成员的手臂开枪,并用枪并打他的脸,他们在一次抗议关闭领土、使耶路撒冷与西岸隔绝的示威中至少还打了五名巴勒斯坦人。这一事件具称是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的最猛烈的冲突之一,当时示威者开始向命令他们驱散的士兵扔石头。士兵反过来发射子弹和手榴弹,以驱散聚集在耶路撒冷以北的A-Ram路障附近的大约200名示威者。士兵还没收了该事件的若干卷胶卷。在纳布卢斯,居民表示,在对该市西部地区的Moontaza地区进行袭击时,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将巴勒斯坦青年带到街上对他们进行搜身。在杰宁地区,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向一名绕过军队路障的巴勒斯坦司机开枪,但没有打中。在纳布卢斯,有人向以色列国际军车辆投掷了燃烧瓶。其中一个瓶子在地面爆炸,未造成任何伤害。以色列国防军开始搜查攻击者。在纳布卢斯地区的另一项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拘留了三名巴勒斯坦人进行审讯。因为发现其中一人持有手枪。在长老洞附近有人向边防警察和警卫人员投掷石头。士兵向空中开枪还击。在拉马拉地区、纳布卢斯和伯利恒还发生了一些投掷石

头的事件。巴勒斯坦来源报告说,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地区被一枚震击手榴弹炸伤。以色列国防军没有证实这一报道。(《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2日,《国土报》6月13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14日)

192. 6月12日,21岁的巴勒斯坦人Yehya Shehadeh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打死(见名单),因为他乘坐的车未在绿线附近的Beit Sira村边上的Maccabim附近的军队路障停车。据坐在车内的受害者兄弟说,Shehadeh对车辆失去控制,滑过了检查站几米路以后才停下来。据报道,士兵继续向他开枪。(《耶路撒冷邮报》,6月13日;提到该事件还有《耶路撒冷时报》,6月16日)

193. 6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在纳布卢斯广泛搜寻被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活动份子时,围捕了几十名巴勒斯坦人,并搜了他们的家。据报道,在晚间发生的这项行动中,有若干名妇女被搜身。居民说,备有探照灯的直升机照亮这一地区,不让任何人逃跑。他们还说,在搜寻过程中,士兵向该地区的一个建筑场所开枪并投掷了震荡手榴弹。在一项单独事件中,警察逮捕了五名犹太教神学院学生,因为怀疑他们在巴勒斯坦当局负责耶路撒冷事务的Faisal Husseini的家附近的空中开枪。(《耶路撒冷邮报》,6月14日)

194. 6月13日,在东耶路撒冷地区,以色列部队和Issawiya居民就折毁巴勒斯坦居民Obeid在Issawiya的房子一事发生冲突。12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摄影记者在这—事件中受伤。青年们向以色列部队扔掷石头。又有一名以色列士兵的头部受伤。(《先锋报》,6月22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16日和23日)

195. 6月14日,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拉法打死了一名被通缉的法塔赫活动份子(见名单)和两名巴解组织主席亚瑟尔·阿拉法特的私人警卫(见名单),当时他们正在等待从埃及(非法)越境进入自治地区的人。据报道,这一事件开始时,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向企图在拉菲亚附近越境的若干名渗入者开枪,并打死其中一人。据以色列国防军称,士兵是在一名警卫开枪之后才向两名警卫开枪的。然而,在拉菲亚的巴勒斯坦来源称,这些人并没有持有武器。据巴勒斯坦国家当局发言称,其中的一人

是受通缉的法塔赫鹰派成员,而其他两人则是无党派人士。(《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5日;提到这一事件还有《耶路撒冷时报》,6月16日)

196. 6月15日,在耶路撒冷老城的穆斯林区居住的一名犹太人在家附近被刺,受到轻伤,刺伤他的显然是两名阿拉伯人。许多边防警察和警察部队涌入该地区,在各个角落搜寻了攻击者。目击这一攻击的若干名阿拉伯居民被逮捕。在希伯伦,巴勒斯坦青年向一名边防警察投掷石头,使他受到轻伤。还报道说,在拉马拉和纳不卢斯地区发生了若干事件,向以色列国防军和移民车辆投掷石头;没有报道有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6日)

197. 6月16日,从希伯伦来的一名犹太移民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刺伤,伤势中等。这一袭击发生时,该移民正走出希布伦区的派出所,在那里向他询问了最近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事件。在Erez检查站附近,有人向一辆以色列国防军和巴勒斯坦警察联合巡逻队乘坐的吉普车开枪。子弹打中了吉普车。但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枪手后来被巴勒斯坦警察捕获。在希布伦,有两名边防警察在市内一次扔石头的事件中受到轻伤。在拉马拉地区也发生了若干向以色列国防军车辆扔石头的事件。但没有报道造成任何破坏和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8日)

198. 6月18日,在Morag和Kfar Darom移民点发生的两件单独事件中,有人向犹太移民开了枪;没有报道有人受伤。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城门附近,有一名43岁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被刺,受到轻伤。许多边防警察和警察部队涌入该地区,开始搜寻袭击者,并拘留了若干嫌疑犯进行审问。在一项单独的事件中,有人向伯利恒派出所扔掷了四枚燃烧炸弹,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害。(《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9日)

199. 6月19日,以色列当局在希布伦地区的Turkumaya镇拘留了九名巴勒斯坦青年。其中五名是在校最后一年的学生,因而他们无法参加考试。A Tabka村的五名居民在三夜之前被逮捕。在一项单独的事件中,以色列当局在将Hisham Ali Madya以帮助通缉犯嫌疑为由拘留了两星期之后将他释放。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向Madya

家发射反坦克导弹,他们认为里面窝藏着一名受通缉的法塔赫鹰派成员Hamed Yaghmour,并将他家摧毁。Yaghmour其实是在另外一家藏身。(《先锋报》,6月22日)

200. 6月20日,有几百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示威,声援巴勒斯坦治安方面的囚犯的绝食。示威者带着手铐沿加沙主要街道游行。有几十名人在加沙市的红十字会总部门前搭起蓬子,并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天。(《国土报》,6月21日)

201. 6月21日,在加沙地带举行了示威和群众大会,以表示声援在三天以前开始无限期绝食的巴勒斯坦囚犯。(《国土报》,6月22日)

202. 6月22日,一名伊斯兰圣战领导人在Shati难民营(加沙地带)的家附近被三名蒙面的枪手开枪打死(见名单)。据信2 500至5 000人参加他的葬礼。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运动指责以色列从事杀害行为,并发誓报仇。以色列坚决否认参与杀害行为,并估计这由加沙内斗引起的。在一次单独的事件中,巴勒斯坦来源声称,有三名巴勒斯坦人在拉马拉中心的冲突中被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伤。据目击者称,在声援为要求释放开始绝食的巴勒斯坦囚犯的一次示威运动中,当大约100名巴勒斯坦人开始投掷石头和铁棒时,士兵开始开枪。在Jalazone难民营士兵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投石头者,一名难民营居民在腿部中度受伤。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被拘留。在Abu Dis村附近,有人向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乘坐的汽车投石头,他受到轻伤。在希布伦地区,据报道,巴勒斯坦青年开始向移民车辆扔石头。在其中一次事件中,一名移民进行还击,开枪警告,没有报道有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3日)

203. 6月23日,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罢市,以声援绝食的巴勒斯坦囚犯。(《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

204. 6月24日,在为声援巴勒斯坦安全罪行囚犯6月18日宣布举行绝食抗议而举行的抗议活动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和巴勒斯坦示威者在朱迪亚、萨马里亚(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发生冲突。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报道,在东耶路撒冷的冲突中有15名

巴勒斯坦人受轻伤或受伤程度中等,警察和士兵在拉马拉向人群发射橡皮子弹,致使另外5人受伤。在耶路撒冷,至少有3位示威者遭到拘留,但后来自保获释。据《国土报》称,在更早发生的冲突中,警察在东耶路撒冷驱散示威游行,有23位巴勒斯坦人在Orient楼附近受伤,另有三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边防警察受伤。Orient楼门前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冲突,边防警察和士兵向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并殴打4名记者。警方的一位女发言人声称,只是在有人从Orient楼向警察投掷玻璃瓶和石块后警察才开火的。Orient楼官员否认了这种说法,他们说在有围墙的院子里向逃跑求生的人开枪,他们对此表示愤怒。在纳布卢斯,士兵们发射实弹和催泪弹以驱散约200位妇女。这些妇女高举标语要求以色列释放她们的亲属。一位目击者报告,在冲突中有两位抗议者受伤。希布伦、图勒凯尔姆和杰宁发生了类似的冲突。(《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1995年6月24日)

205. 6月25日,在纳布卢斯为声援正在示威的巴勒斯坦囚犯而举行未经批准的抗议游行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死了三位巴勒斯坦人(见名单),并打伤了其他几十人。据说,在镇压这次抗议游行时所采用的暴力程度超过了反抗斗争高潮期间所使用的暴力。据报导,其中有一人被击中头部,一人背部受伤。游行者中还有妇女和儿童,其中有些人离开现场时头部血流如注,士兵们为驱散这些游行者曾动用橡皮子弹和实弹以及催泪弹。目击者,包括许多记者,指出,边防警察向抗议者盲目放枪。一位目击者说,精锐部队的神枪手和士兵盘据在附近楼房的屋顶上向人群直接开枪。那位目击者还说,在许多情况下,士兵们还更进一步,一直将逃跑的示威者追到他们家里。在冲突期间有4位巴勒斯坦人被捕。据信,在这起事件期间约有50人受伤。被占领土所有巴勒斯坦政治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谴责纳布卢斯的军事行动,并称此为“杀人”。6月26日,另一名巴勒斯坦人因伤身亡(见名单),因此使巴勒斯坦死亡人数达到4人。据报道,在约500位巴勒斯坦抗议者从Al-Najah大学开始游行声援举行绝食抗议的囚犯以后,Juneid监狱附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以色列国防军称,示威者在离监狱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被命令不准前进时便开始暴动,投掷石块,使两位边

防警察受轻伤,他们所投掷的两颗燃烧弹在街上爆炸,这时冲突便开始了。以色列国防军早些时候曾声称在驱散示威游行时只使用了橡皮子弹,但在6月28日承认还使用了实弹,“因为士兵们以为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在6月25日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一位自杀性携带炸弹者在Khan Younis以西的以色列国防军基地前面引爆了装在一辆驴车上的炸药,他本人被炸死(见名单),但没有伤着士兵。伊斯兰抵抗运动声明发动了这次袭击,目的是为了报复伊斯兰圣战领袖Mahmoud Hawaja6月22日在加沙遇害。在耶路撒冷旧城,一位边境巡逻警察开枪击中一位22岁的巴勒斯坦人的腿,使他受轻伤。据说那位巴勒斯坦人企图偷走警察的枪。在希布伦发生了一颗燃烧弹,一位处理炸弹专家安全地拆除了那颗炸弹的引信。(《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6日;《国土报》,6月27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29日;6月30日的《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206. 6月26日,有人在杰里科向两位以色列公民乘坐的汽车投掷石块,使他们受轻伤。这起事件发生时,要求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示威游行变成了投掷石块事件。被占领土全境继续为声援绝食抗议的巴勒斯坦囚犯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在纳布卢斯,前一天曾同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那里的气氛令人想起反抗斗争期间罢工日子里的市景:空荡无人的街道、街头堡垒、燃烧的轮胎,同以色列安全部队的冲突。没有伤亡的报道。(《国土报》,6月27日)

207. 6月27日,青年人在希布伦地区向3位边防警察投掷石块,使他们受轻伤。在拉马拉附近有人向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士兵的卧车投掷石块使他受轻伤。民政局一位工人在杰宁附近遭人投掷石块,他的手受了轻伤。在Har Hebron境内的Yatta村庄,边防警察发现三位巴勒斯坦人携带一支荷弹手枪,并将他们拘留盘问。(《国土报》,6月28日)

208. 6月28日,为声援巴勒斯坦囚犯而举行示威的巴勒斯坦人焚烧轮胎,并向士兵投掷石块,士兵们则以催泪弹、震昏手榴弹和橡皮子弹还击。冲突期间有一位抗议者受轻伤。西岸许多地方为声援囚犯举行了其他示威游行。在拉马拉,示威者聚

集在警察站,青年的开始向士兵和警察投掷石块和空瓶,士兵和警察则以发射橡皮子弹还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9日)

209. 年6月29日,边防警察反“恐怖”组在Ras Jura Taher Kafisha 伏击并打死了希布伦地区Izz Al-din Al Qassam 伊斯兰抵抗运动小组领导人(见名单),据说他曾发动多次袭击,打死了9位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以及14位被怀疑与以色列勾结的巴勒斯坦人。据报道,那位“恐怖分子”是在企图冲破包围他的警戒线时被打死的,他曾向部队开枪,将一位以色列边防警察打成重伤。据说,交火时,以色列的一位高级军官受了重伤。参加这个行动的其他两位巴勒斯坦人设法得以逃脱。在拉马拉,边防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投掷震昏手榴弹以驱散200人为声援连续第十一天绝食抗议的巴勒斯坦囚犯而举行示威游行,一位巴勒斯坦抗议者受了轻伤。冲突期间有19位巴勒斯坦人被捕。据说,军队在这起事件中同企图夺走他们武器的巴勒斯坦青年人徒手格斗。另据报道,军队还同企图阻止他们逮捕投掷石块和焚烧轮胎的人的巴勒斯坦妇女发生了冲突。在拉马拉地区,在另外两起向以色列国防军投掷石块的事件中,一位边防警察受了轻伤。杰宁发生了另一起投掷石块事件;没有伤亡的报道。此外,目击者报告,Kiryat Arba汇合点附近的一个以色列兵站清晨遭到机关枪的猛烈射击。据报道,希布伦的另一个以色列军事哨所也遭到袭击(《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6月30日的《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210. 7月1日,一位15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在希布伦被开枪打死(见名单)。据以色列国防军称,这位男孩是被一名士兵打死的,但据巴勒斯坦目击者称,他是被一位定居者打死的。分别接受采访的四名巴勒斯坦目击者说,士兵们向空中开了一枪,后又开了两枪,子弹击中了那位青年的双腿。当那位青年受伤倒地时,一位犹太定居者从Tel Rumeida跑过来向他开了数枪将他打死。以色列国防军对这篇报道不加评论。军方发言人说,那位巴勒斯坦人在企图刺杀一位士兵时被那位士兵开枪打死。朱迪亚和萨马里亚(西岸)到处发生投掷石块事件:巴勒斯坦人在纳布卢斯、杰宁、希布伦、拉马拉和伯利恒向士兵投掷石块。约600位抗议者在纳布卢斯街上游行,向约

100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投掷石块和空瓶,这些士兵则以催泪弹还击。冲突期间有一位士兵因被一块石头击中而受轻伤。在杰宁举行的声援被拘禁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安全罪行囚犯的游行期间,数十位巴勒斯坦人向士兵投掷石块。士兵们进行了还击,向人群发射催泪弹,并投掷震昏手榴弹。周末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另外两起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事件中,有16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与此同时,有人从Dalyat el Barid附近的阿拉伯区投掷石块,耶路撒冷以北Neve Yaacov定居点的一位居民受了轻伤。(《耶路撒冷邮报》,7月2日)

211. 7月1日,一位15岁的巴勒斯坦人先被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击中腿部,尔后又被希布伦的一名定居者开枪打死(见名单)。据说,那位士兵以为那位青年在Tel Rumeida检查站时行迹可疑,并不听希伯来语的站住口令。那位青年听不懂希伯来语,因为他过去四年一直住在阿曼。目击者说,在那位青年倒在地上时,一位名叫Baruch Marzel的犹太定居者采取行动“结束了他的生命”。Marzel是Baruch Goldstein的得力助手,Goldstein这.是一位犹太定居者,他曾于1994年2月25日在Ibrahimi清真寺杀害了29位巴勒斯坦礼拜者。那位青年的家属和由一批以色列和外国和平积极分子组成的希布伦声援委员会驳斥了以色列的关于那位青少年企图刺杀士兵的指控。据其他目击者称,Marzel当时站在一批士兵中间,是他开了两枪。(《先锋报》,7月6日,《耶路撒冷时报》,7月7日)

212. 7月2日,西岸全境发生声援绝食抗议的巴勒斯坦拘留犯的抗议活动,这些囚犯的亲属和巴勒斯坦知名人士继续在西岸的红十字办事处门前举行绝食抗议。(《国土报》,7月3日)

213. 7月4日,巴勒斯坦青年人在杰宁难民营附近向以色列国防军一支巡逻队投掷石块。士兵们进行还击,向投掷石块的人发射轻型炸弹,并投掷震昏手榴弹。有人在拉马拉地区的Shila定居点向以色列国防军投掷了一颗燃烧瓶,有人在Elmurir村附近向以色列一辆民用车辆投掷了另一颗燃烧瓶。两个燃烧瓶都在路上爆炸,但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国土报》,7月6日)

214. 7月5日,在Gush Katif(加沙地带)的Morag定居点发现了一颗杀伤力强的遥控爆炸装置,后被安全地排除引爆信。在另一起事件中,安全部队在西岸搜寻逃亡者时发现一位法塔赫活跃分子携带一支枪、两盒弹药和一套以色列国防军制服,并将他拘留。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三位武装青年在(杰宁地区)的Qabatiya相互对射,这些青年后设法逃脱。该事件发生后,士兵们在城市入口处设置障碍,并搜查民房。另据报道,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国防军在杰宁发生冲突期间,来自该市的三位巴勒斯坦青年被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6日)

215. 7月7日,在通往纳布卢斯附近Yitzhar定居点的公路上发现一颗炸弹,一位边防警察处理炸弹专家拆除了炸弹的引信。有人在拉马拉地区向一辆军用车辆投掷了两颗燃料弹;没有伤亡的报道。与此案有关的两位嫌疑犯已经被捕。另据报道,在希布伦发生的几起事件中有两位边防警察受了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9日)

216. 7月8日,在杰宁举行的长达5小时的示威游行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开枪击中一位12岁巴勒斯坦男孩的头部,使他身负重伤。那位名叫Wasem Awad的男孩因头骨破碎被急救送入医院。另有5位巴勒斯坦青年吸入了催泪瓦斯,以色列便衣军人逮捕了数位示威者。在上述示威游行期间有一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和一位边防警察受了轻伤。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报告,在纳布卢斯发生的多起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开枪打伤了3位巴勒斯坦人。有人向行进在拉马拉以西的一支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投掷了一颗燃烧瓶。燃烧瓶触地爆炸,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或伤亡。一位巴勒斯坦青年在耶路撒冷旧城刺杀了一位27岁的极端正统犹太人,使他受了轻伤。该事件发生后,许多警察和边防警察分队涌入该地区搜寻那位刺客。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因此被捕。其中多数人在被盘问后获释。(《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9日);《国土报》,7月10日)

217. 7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安全地引爆了埋在Ganei Tal定居点(加沙地带)附近的一颗路边炸弹。士兵们在纳布卢斯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以驱散暴动的人群,当

时巴勒斯坦青年人向以色列国防军投掷石块和空瓶。巴勒斯坦消息来源报告,冲突期间有5位青年被捕。在图勒凯尔姆为声援巴勒斯坦安全罪行囚犯举行了总罢工,有人向一辆军用车辆投掷了石块和燃烧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10日);

218. 7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在Gush Katif地区(加沙地带)安全地引爆了三颗爆炸装置。(《耶路撒冷邮报》,7月12日)

219. 7月13日,被占领土全境发生了多起事件:一位女游客在图勒凯尔姆附近因有人向她乘坐的旅游车投掷石块而受轻伤。2位边防警察在希布伦地区因有人向他们投掷石块而受轻伤。拉马拉、希布伦和杰宁发生了向以色列国防军投掷石块和空瓶的其他事件。据报道,Al-Bireh发生了两起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国防军巡逻人员投掷空瓶的事件,Gush Katif地区发生了另外两起向以色列国防军和定居者车辆投掷石块的事件。(《国土报》,7月14日)

220. 7月14日,在纳布卢斯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期间,一位巴勒斯坦青年在投掷石块后不服从站住的命令,他被便衣军人开枪击中,腿部受了轻伤。(《国土报》,7月16日)

221. 7月18日,两位以色列青年登山员在位于耶路撒冷和巴解组织控制的杰里科飞地之间的Wadi Kelt自然保护区被枪击中。在他们的尸体上发现了子弹伤痕和刺杀伤痕。解放巴勒斯坦民众阵线声称发动了这次袭击。该事件发生后,数以百计的右翼活跃份子和定居者挡住了杰里科周围的道路,并在总理住所门前举行了抗议谋杀的示威游行。据报道,来自Neve Daniel定居点的定居者在Gilo定居点附近的耶路撒冷-希布伦公路、伯利恒和拉马拉参与了投掷石块事件。(《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19日);7月21日的《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222. 7月23日,7位犹太“Hai Vekayam”运动成员企图进入Temple Mount祈祷,一位以色列警察和一位新闻摄影记者因此受了轻伤。这些活跃份子被拘留接受盘问。在这之前,那天早些时候“Hai Vekayam”活跃份子两次企图闯进Mount。(《国

土报》，7月24日)

223. 7月23日，身分不详的刺客在加沙Shati难民营开枪打死了一位巴勒斯坦警官(见名单)。巴勒斯坦警方正在调查此案。(《耶路撒冷时报》，7月28日)

224. 7月24日，一位自杀性携带炸弹者在特拉维夫Ramat Gan商业区在一辆公共汽车里将自己(见名单)和5位以色列人炸死。爆炸使32人受伤，其中3人病情危急。伊扎克·拉宾总理在视察袭击现场后对以色列议会工党议员说，在举行受害人葬礼前暂停和平会谈。7月26日，另一位以色列人因伤身亡，从而使以色列伤亡人数达到6人。(《耶路撒冷邮报》，7月2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27日)

225. 7月24日，在Ramat Gan发生公共汽车自杀性爆炸事件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士兵在图勒凯尔姆附近Azzoun村外的一个检查站开枪打伤了两位巴勒斯坦工人。当时以色列士兵不让巴勒斯坦工人前往以色列工作，并开始骚扰在那里的小贩。士兵们向提出抗议的工人开枪，并逮捕了数人。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位巴勒斯坦自杀性携带炸弹者在Ramat Gan的一辆属于“Dan”公司的公共汽车里将自己炸死，并炸死5位以色列人，炸伤33人。(《耶路撒冷时报》，7月28日)

226. 7月26日，据报告，被占领土境内发生了多起事件：在拉马拉地区的一次投掷石块事件中一位边防警察受了轻伤。其他向以色列车辆投掷石块的事件发生在希伯伦地区，但没有任何伤亡的报告。(《国土报》，7月27日)

227. 7月30日，一颗“班加罗尔式”雷管在通往与Efrat定居点毗邻的有争议的Givat Hadagan山的泥路上爆炸。一辆警察巡逻车轻度受损，一位警察挨炸受了轻伤。(《国土报》，7月31日)

228. 7月31日，20位“Hai Vekayam”运动成员在企图上在Temple Mount祈祷后被拘留，这批人几乎每天企图无视禁止穆斯林祈祷者以外的人前往该地的禁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日)

229. 8月3日，为纪念40年前纳布卢斯发生的暴力事件，纳布卢斯发生长达5小时的激烈骚乱。40年前，安全部队在驱散声援巴勒斯坦囚犯的示威游行时打死了3位巴

勒斯坦人,打伤约50人。8月3日,以色列国防军发射橡皮子弹使3位巴勒斯坦人受轻伤,另有2人被捕。冲突期间有1位以色列士兵因有人向他投掷石块受了轻伤。在另一起事件中,有人在巴解组织官员Faisal Hussein住所附近向空中开枪。6名右翼青年活跃份子因此事件被捕。在盘问他们期间,一位嫌疑犯承认开了枪,并称他们的车在Hussein住所附近遭到石块的猛烈袭击。警方逮捕了Hussein的两个卫兵,因为怀疑他们曾向青年投掷石块。(《国土报》,8月4日)

230. 8月6日,有人在Morag汇合点向边防警察的一辆巡逻吉普车开枪。吉普车轻度受损,但没有伤亡的报导。希伯伦发生了多起投掷石块事件,一位边防警察受了轻伤,其他4位以色列人受了轻伤或受伤程度中等。另外在希伯伦,巴勒斯坦人和定居者在Beit Hadassa附近互扔石块,1位巴勒斯坦人因此受了轻伤。其他向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投掷石块的事件发生在纳布卢斯、杰宁和Gush Katif。在拉马拉,士兵们将焚烧轮胎并向士兵投掷石块和空瓶的巴勒斯坦青年驱散赶走(《国土报》,8月7日)

231. 8月8日,在耶路撒冷的Ramot Eshkol定居点发现了一颗管型小炸弹,并安全地拆除了炸弹引信。(《耶路撒冷邮报》,8月9日)

232. 8月10日,一位巴勒斯坦青年显然因以色列国防军的一颗炮弹丧生(见名单),这颗炮弹在以色列国防军训练地发生爆炸(《耶路撒冷邮报》,8月11日)

233. 8月11日,有人纳布卢斯向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巡逻队投掷石块,以色列国防军1位士兵因此受了轻伤。(《国土报》,8月13日)

234. 8月12日,边防警察在杰宁发现4位巴勒斯坦人携带一支左轮手枪和一盒弹药,并将他们逮捕。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位来自约旦的武装渗透者在约旦峡谷被捕。对他的盘问表明,他是来自约旦峡谷某一个村庄的巴勒斯坦人,于一月前潜入约旦企图向被占领土偷运武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3日)

235. 8月13日,当两辆巡逻吉普车驶近加沙地带Morag汇合点时,一颗路边炸弹发生爆炸,以色列国防军1位士兵受了轻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4日)

236. 8月13日,1位以色列定居者在拉马拉地区Dura村杀害了一位23岁的巴勒斯坦青年(见名单)。此事发生在Dura居民为抗议定居者企图夺取更多土地而举行示威游行的时候。示威者放火焚烧了Artis山上定居点内的一幢砖房和一座帐篷。定居者开始向他们开枪。那位青年被击中胃部,后死于医院。据报道,冲突期间还有其他巴勒斯坦人受伤。一位名叫Ze'ev Liebskind的以色列定居者被以色列警方逮捕。在加沙地带有人向一位以色列边防卫兵乘坐的汽车投掷了一颗手榴弹,使他身受重伤。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运动下属团体伊斯兰拯救阵线声称对此袭击事件负责。(《先锋报》,8月17日;《耶路撒冷时报》,8月18日)

237. 8月14日,拉马拉举行总罢市抗议定居者8月13日杀害1位巴勒斯坦男子。巴勒斯坦青年人在主要广场焚烧轮胎,并向以色列军事巡逻人员投掷石块。但没有伤亡或逮捕的报道。(《耶路撒冷邮报》,8月15日)

B. 司法行政,包括获得公平审判的权利

1. 巴勒斯坦人口

口头证据

238. 土地和水机构研究和法律事务处的一名工作人员, 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 先生向特别委员会谈到了执法问题,特别是涉及定居者时的情况:

“关于定居者违法问题,他们是在以色列政府面前犯下的违法活动,而以色列政府为定居者提供其需要的必要保护,以便其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色列政府还向定居者提供其需要的所有支持,并要警察局不接受,不受理巴勒斯坦人关于定居者侵犯其土地或财产的申诉。这是一件法律感到遗憾的事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以色列司法当局在审议巴勒斯坦人与定居者之间出现的所有争端时并非执法公正。当向以色列政府法律委员会提出申诉(对此我有所了解,因为我在其中工作),涉及定居者翻掘土地,砍伐树木,在定居点附近修筑道路,扩

大定居点边界之时,多数情况下以色列法律委员会的答复是拒绝认为这是侵犯活动。他们总是讲侵犯活动是巴勒斯坦人的发明创造或突发奇想,而他们非常清楚推土机仍在这些地区工作,这并非幻想。以色列法庭会毫不迟疑地推翻不利于定居者的决定。而且以色列军队本身也认为不受以色列法庭通过的判决的约束。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以色列司法部门缺少公正立场。我们单位的一位律师从以色列法庭得到一份建议,去阻止 Ramallah 附近 Al-Janiya 村土地上的定居点活动。但事情的结果是,以色列军队拒绝接受这份建议,允许定居者继续其违法活动。因此法庭重新审理其判决,使其变得有利于定居者的活动。”(第17号证人, 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 先生, A/AC.145/RT.673)。

239. 一位巴勒斯坦律师向特别委员会说明了以色列当局偏袒定居者的原因:

“以色列当局一贯站在以色列定居者一方,这里有许多原因,民族原因,宗教原因,最重要的是选举原因,因为每个定居点都有一位议会议员,在议会维护其利益,甚至不允许拉宾阻止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声称“这是以色列的土地,因此,他们经管这块土地”。(第16号证人, Imad Ali Al-Sharqawi 先生, A/AC.145/RT.672)。

240. 关于巴勒斯坦囚犯的行政居留问题,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所长表示:

“关于行政拘留问题,曼德拉研究所证实,占领当局继续执行行政拘留政策。在 Ketziot 地区,共拘留了700人,其中220人是行政拘留。其中32人的拘留期限已经不只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加以延长。该研究所还指出,多数行政拘留犯,特别是拘留期限延长的被拘留者都反对和平协定,而且是在集体惩罚的运动中被拘留的。”(第20号证人, Ahmad Mohammad Sayyad 先生, A/AC.145/RT.674)

241. Sayyad 先生谈到有人对受审者的死亡负责,以及对负责者提出起诉问题:

“对于审讯者和士兵来说,当事实证明他们犯了错误(原文如此),有人在审讯过程中死去,目前的惩罚措施仅仅是纪律处分。对于 Abdelsamad

Herizat 案件,以色列司法部长成立了一个由司法部法律顾问主持的调查委员会。在尸体解剖之后,司法部长表示审讯人员犯有错误(原文如此),造成囚犯死亡。如果事实证明审讯人员造成囚犯死亡,将对某些审讯人员采取纪律处分。一周以前,我们得到消息表明,调查委员会仍在进行调查,工作仍未完成。(第20号证人, Ahmad Mohammad Sayyad 先生, A/AC.145/RT.674)

242. B'tselem 人权组织的实地研究员 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谈到了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 Rantissi 先生的案件:

“Rantissi 先生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一名领导者。他曾被驱逐到黎巴嫩的Majd Al-Zuhur,在他从黎巴嫩返回之后不久即被逮捕。我相信他的案件审理时间被推迟了14次。原因是要找到评人,以及有关证人出庭的其他原因。指控 Rantissi 先生犯有一系列罪行,其中一项罪行是领导伊斯兰抵抗运动。他否认这些指控,而且他的律师表示,这些指控均没有证据。”(第8号证人, 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 A/AC.145/RT.669)

243.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人权协会主席兼发起者, Ruchama Marton 博士就患精神病的巴勒斯坦囚犯被判刑一事,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以下情况:

“我看到没有一个真正精神不正常、能够得到合理的医疗诊断,并根据这份诊断不会进入法庭接受审判的囚犯,情况应该如此,而且如同每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囚犯一样。情况应该如此,如果某人精神不正常,犯有精神疾病,就不对其成为负责,而且也不应接受一般审判。我检查了几个囚犯的案件,他们是真正精神不正常的人。但他们却接受审判,被判有8年至10年徒刑。”(第21号证人, Ruchama Marton 夫人, A/AC.145/RT.675)

244. A/AC.145/RT.669号文件 (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A/AC.145/RT.672号文件 (Imad Ali Al-Sharqawi 先生)、A/AC.145/RT.673号文件 (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 先生)、A/AC.145/RT.674号文件 (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A/AC.145/RT.675号文件 (Ruchama Marton 夫人)中载有被占领土内

执法情况说明。

书面资料

245. 1995年4月3日, Natania 治安法庭判处 Tulkarm 地区的一名巴勒斯坦人3年徒刑,两年缓刑,罪名是他非法在以色列逗留。法官在判决中表示,犯人的情况危害了该国的治安,法庭必须给予量刑,以便阻止领土内居民未经许可便居住在以色列和跨过绿线。(1995年4月4日《国土报》)

246. 1995年4月7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设在耶路撒冷的总部、“东方之家”的一名高级官员被捕,并拘留7天,他被指控在首都领导一支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耶路撒冷警方首脑 Arye Amit 指挥官表示,只允许以色列警察在该国执勤,其他警察均不允许。警方人士透露,今后几天还有可能逮捕其他在耶路撒冷工作的巴勒斯坦调查人员。(1995年4月9日《耶路撒冷邮报》)

247. 1995年4月27日,据报道,高级法院很不公正地接受了Khan younis地区一名法塔赫鹰派组织成员的上诉,他被判定企图谋杀其以色列雇主。法官拒绝减缓该巴勒斯坦人因企图谋杀而被判的20年徒刑,但决定将他因犯其他罪行而被判的5年监禁减少2年半,这些活动涉及他伪造以色列身份证,企图往返于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之间。(1995年4月27日,国土报)

248. 1995年5月1日, Abdul Aziz Rantisi 的审判第16次被拖延。1992年12月,他和其他414名穆斯林被驱逐到黎巴嫩南部。审判被推迟到1995年6月5日,借口是加沙的2名证人无法到庭。(1995年5月5日,《耶路撒冷时报》)

149. 1995年5月15日,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深入审讯之前暂时发布命令,禁止国防部长和国防军把大约20名 Jahalin 族人从其居住的土地上撤走。这块土地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的 Abu Dis 和 Eizaria 的地区内。申诉人声称,40多年前以色列当局曾将其及其部族其他成员从 Tel Arad 赶到约旦境内。之后,在征得拥有者的同意下他们定居于耶路撒冷以东的土地上。然而,1967年西岸被占领以及 Ma'ale

Adumim 定居点开始建设以后,大多数族人被赶出该地,只有少数人还留在耶路撒冷—杰里科路两侧。居住在 Abu Dis 和 Eizaria 两地的族人仍留在那里,因为 Ma'ale Adumim 已朝其他方向扩展。但是,1993年,定居点的建设工程开始朝耶路撒冷扩展过来,1994年以色列当局向20名申诉人发出撤离指令,理由是其“非法侵入土地”。申诉人声称,这项命令无视事实,因为他们在该地居住了40多年,而以色列对此地控制仅有27年。此外,代表这一部族的律师在申诉诉讼指出,建造工程离申诉人的营地仅有1尺或2尺之远,正在全力以付进行,因此危害了部族人的生命和健康。该律师还表示,当局打算将申诉人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这一地方是一座垃圾厂,这样健康会受到更大危害。(1995年5月16日,《国土报》)

250. 1995年5月30日, Kfar Sava 地区的治安法庭判处 Tulkarem 地区的一名22岁巴勒斯坦青年一年监禁,因为他逃过 Kalansawa-Taibe 路上的军方检查,非法进入以色列。(1995年5月31日,《国土报》)

251. 1995年5月31日,加沙的军事法庭判处 Rafiah 地区的一名巴勒斯坦人终身监禁,因为他于1993年3月杀死一名以色列人。(1995年6月1日,《国土报》)

252. 1995年6月1日, Ramallah 地区的军事上诉法庭驳回了6个月之前1994年11月24日判处“恐怖者” Sayid Badarna (25岁)的死刑,判刑原因是他参与一系列对以色列目标的攻击,其中包括1994年在 Hadera 和 Afula 两地区的进攻,当时有4名以色列人被杀死,数人受伤。5名法官表示,审判当中“情况不正常”,因此决定让 Jenin 地区的军事法庭重新审理该案,并更换审理法官(1995年6月2日,《国土报》,1995年6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253. 1995年6月1日,高等法院接受了东耶路撒冷一名17岁巴勒斯坦人的上诉,其中指控耶路撒冷治安法庭命令将其监禁,直到其审判结束。这名青年被控朝一辆“埃格德”公司的公共汽车投掷燃烧瓶,但他表示,审讯人员告诉他,他如不坦白,即将判处20年监禁,所以他才认罪。法庭表示,指控被告的证据令人怀疑其罪行,因此命令被告交保释放。(1995年6月2日,《国土报》)

254. 1995年6月2日,据报导,Bebron 地区的军事法庭判处伊斯兰抵抗运动一名活动人员,Mussa Mouhamad Salam Budin 终身监禁,因为他在1992年12月杀死一名士兵。(1995年6月2日,《国土报》)

255. 1995年6月2日,Erez 地区的军事法庭判处30岁的 Atiya Jaber 12年徒刑,因为他在前一年协助伊斯兰抵抗运动在加沙杀死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1995年6月5日,《耶路撒冷邮报》)

256. 1995年6月6日,Hebron 地区的一名巴勒斯坦人向高级法院上诉,要求命令Hebron 地区的警察逮捕并审判一名曾开枪的定居者。他要求法院命令高级军事法官找到目击枪击事件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而且如果有必要,也对士兵进行审判。上诉人 Abu Sanina 34岁,他通过其律师 Lea Tzemel 表示,一年前他在 Hebron 地区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些定居者在 Beit Hadassa 附近朝路人投掷石块。他看到士兵袖手旁观,因此要求他们阻止定居者投掷石块。他刚刚离开出事地点几公尺,腿部便遭枪伤,由路人送到一所医院。Sanina 先生表示,枪伤给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创伤,而且他要长时间拄着拐杖行走。他表示已经提出一份详细指控,列出若干证人,他们都确定无疑地认定枪击者是一名定居者。但是3个月之后,Hebron 地区的警察通知他,调查工作已经结束,因为他们“不了解”被告。代表中央司令部律师的军方检察官也同样向 Tzemel 律师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因“缺少资料”而没有调查此事。不过,Tzemel 律师表示,他认为根本没有去逮捕枪手,尽管当地居民都认识枪手,而且可以很容易找出。辩护律师表示,如果情况相反,一名当地巴勒斯坦居民朝一名定居者开枪,警方和以色列国防军将尽一切所能逮捕枪手。甚至治安法庭也会插手此案。(1995年6月7日,《国土报》)

257. 1995年6月6日,高级法院拒绝了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领导人 Fathia Shukaki 博士的妻子 Fathia Shukaki 的一项有关她被从以色列驱逐的上诉。法院接受了国家检察官的说法,上诉人在以色列的永久居住权在6年前便已终止,当时她离开以色列前往叙利亚,与其被以色列驱逐的丈夫团聚。(1995年6月7日,《国地报》)

258. 1995年6月7日,据报导,一名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因领土关闭而被解雇,但他赢得了一项成为先例的劳工法庭的判决。这位巴勒斯坦人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之后被解雇,法庭要求公司向其支付等于20个月工资的全额解雇费。(1995年6月7日,《耶路撒冷邮报》)

259. 1995年6月8日,高级法院命令内政部长在45天之内解释他坚持吊销一名正在耶路撒冷访问家人的前巴勒斯坦囚犯的入境签证。据报导,法院还发布命令,居住在安曼的上诉人不应被从耶路撒冷驱逐,至少在其签证过期之前不能被驱逐。(1995年6月9日,《国土报》)

260. 1995年6月19日,Ir Shalem 协会向总检查长 Michael Ben Yair 继续上诉,要求他停止耶路撒冷市长 Ehud Olmert 执行最近在东耶路撒冷发布的所有拆毁房屋的指令。该协会要求总检查长命令 Olmert 先生今后不再发布任何拆毁房屋的指令。该协会在写给总检查长的信中表示,1995年,东耶路撒冷拆毁房屋行政指令的数字比前几年增加560%。耶路撒冷市政府的官方数字表明,东耶路撒冷的非法建筑并没有超过该市区阿拉伯人口的相对比例(28%)。不过,88%的拆毁房屋行政指令是针对阿拉伯居民。该协会还表示对市政府的统计数字进行研究之后发现享有公平法律程序的权利只保留给该市犹太籍居民,而阿拉伯籍居民则被有系统地排挤在外。(1995年6月20日,《国土报》)

261. 1995年6月27日,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向高级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治安总局在审讯时不再推搡犯人。上诉还要求发布一项临时命令,禁止推搡犯人,因为这样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伤,造成大脑严重和永久伤害、神经纤维受到伤害,并很可能导致死亡。据说在提出上诉之前,一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 Abdel Harizat 因遭治安总局审讯人员的推搡而死亡。上诉书表示,Harizat 的死亡并不让人完全吃惊,因为其它犯人过去也因推搡而失去知觉,这证明其大脑受到伤害。该协会指出,他代表一些被监禁人员已经向总检查长提出无数次申诉,这些被监禁人员表示他们在审讯过程中遭到暴力和污辱,其中包括推搡。该协会表示,总检查长还没有对其最近的申诉作

出反应,该申诉是代表一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于8个月之前提出的。(1995年6月2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62. 1995年7月2日,国际法院拒绝接受一项申诉,该申诉要求 Har Homa 住房发展项目的一部分专门用于阿拉伯人的住房,它是由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一名 Ornan Yekutieli (Meretz) 提出的。发言人表示,这一想法“还未成熟”。(1995年7月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63. 1995年7月4日, Nablus 和 Ramallah 地区的军事法庭判处2名朝以色列国防军巡逻队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青年6个月监禁。(1995年7月6日,《国土报》)

264. 1995年7月4日,据报导,高级法院接受了关于一名巴勒斯坦记者 Yousef Jabarin 的上诉,该记者因拟文赞颂巴勒斯坦人起义而被判有罪。以色列公民权利协会代表该记者提出上诉,并表示国家未能证明这些文章“几乎肯定”会煽动暴力,而且不确定就不能作为判定有罪的充足动机。该上诉还针对案情的重要性这一事实。上诉人的律师表示, Jabarin 先生被判罚款1.5万新谢克尔,并判处2年缓期徒刑,而有4名犹太人在2个月之前因赞颂 Cave of the Patriarchs (易卜拉欣清真寺)大屠杀而被判4个月缓期徒刑,以及罚款1 000新谢克尔。(1995年7月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65. 1995年7月5日, Abdel Aziz Rantisi 的审判第20次被推迟。他先前曾被驱逐到南黎巴嫩。预计1995年8月4日他会再度出庭。(1995年7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

266. 1995年7月19日,高级法院发布一项临时命令,在终审之前命令以色列国防军驻西岸部队停止在 Qubatiya 村巴勒斯坦人拥有的24杜努姆(6公顷)土地上摧毁房屋,撤走居民或是建造房屋。(1995年7月20日,《国土报》)

267. 1995年7月26日, Ramallah 军事法庭判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2名成员, Mahmoud Nasser A-Din 和 Karam Hamad 终身徒刑,并分别另加18年和12年徒刑,因为法庭上判定他们杀死一名巴勒斯坦涉嫌合作者,在 Matityahu 定居点附近放置爆

炸物品,在 Ramallah 企图枪击定居者,以及朝以色列车辆投掷燃烧瓶。还判定 Mahmoud A-Din 企图绑架一名巴基斯坦涉嫌合作者。(1995年7月27日,《国土报》)

268. 1995年7月27日,耶路撒冷治安法庭释放了一名犹太学校警卫, Dimitri Birmat。他在1995年1月曾开枪杀死一名进入该学校运送蔬菜的26岁的巴勒斯坦青年, Abed al Jalani。法庭接受了被告的解释:他杀死 Jaluni 是因为他害怕小货车上设有爆炸物。(1995年7月28日,《国地报》、1995年8月4日,《耶路撒冷时报》)

2. 以色列人

书面材料

269. 4月11日,六名“Hai Vekayam”运动的成员试图进入坦普尔山并在那里祈祷,警察逮捕了他们,但不久又将他们释放。据说该运动组织的成员一直试图在坦普尔山祈祷,以便“恢复犹太人与其精神中心之间的联系”。(4月12日《国土报》)

270. 4月11日,据报导警察向93名雇用没有工作许可的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人以及22名向没有在以色列逗留有效许可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留宿的以色列雇主处以罚金。(4月14日《国土报》)

271. 4月16日,1名Givati团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被处以18天监禁,因为他向巴勒斯坦新闻摄影记者的照相机开枪,这些记者是前来为4月9日发生的Kfar Darom攻击现场拍照的。另一名也参加此项行动的士兵被判处28天监禁。(4月17日《国土报》)

272. 4月17日,Hebron 区警察逮捕了1名来自Kiryat Arba的属于遭取缔的“Kach”运动的移民,并将其居留了48小时,因为在他的家发现了大批弹药。(4月18日《国土报》)

273. 4月17日,18名“Hai Vekayam”运动的成员因试图在 Temple Mount 祈祷而被耶路撒冷的警察拘留。不久他们全都被释放。(4月18日《国土报》、《耶路撒

冷邮报》)

274. 4月18日,高等法院驳回了1名“Temple Mount信念”领导人的请愿书,他要求警察允许他到该地区。法官的判决认为警察有权不允许任何被认为有可能增加该地紧张局势的人进入该地。(4月19日《耶路撒冷邮报》)

275. 4月24日,据报导Samaria 区警察拘留并询问了1名犹太移民,后来又将其释放,该人涉嫌向空中开枪以便恐吓来自Nablus区的Burin 村的阿拉伯农民。Burin 村的1名居民抱怨说,当他们在村庄附近的农田耕作时,移民们向他及其家庭进行攻击,在此之后逮捕了该移民。该农民说,1名移民向空中开枪,其他人则对他的家人进行拳打脚踢。在调查过程中,该移民承认向空中开枪,因为他感到“受到威胁”,他还说,他来到现场是为了确保“他们(指阿拉伯人)不是在夺取国有土地”。然而,他否认他殴打这些农民,并说两名来到现场并长着胡子的犹太人用他们的 Uzi 型冲锋枪枪托殴打这些阿拉伯人,并踢他们。据说警方的一支特别侦查小组正在寻找这两个人。(4月24日《国土报》)

276. 5月1日,公安队队长已决定将两名参与审讯 Abdel Harizat 的公安队成员中的一名调出以执行其他任务,那位伊斯兰抵抗运动的被拘禁者在审讯期间被人打死。(5月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77. 5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取消了其对约40名在 Nablus 的犹太宗教学校学生所发出的驱逐通知,在此之前,移民点领导人允诺说,这些学生不再试图在该镇中心,重新修建一个宗教沐浴地点。(5月10日《耶路撒冷邮报》)

278. 5月19日,Hebron 的警察逮捕了“Kach”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Noam Federman,警方怀疑他在前一天焚毁了在 Hebron 的一家巴勒斯坦印刷厂。“Kach”运动声称对该行为负责,理由是该印刷厂被用来为法塔赫及伊斯兰抵抗运动印刷宣传品。Federman 先生否认与该场大火有关。(5月2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79. 5月22日,高等法院驳回了国家检察官关于一直拘留一名来自 Neve

Dekalim 的移民直至审判结束的请求,该移民被控以在三周前试图杀害两名阿拉伯人。据报导,法院没有同意检察官的请求的主要原因是该移民提出的精神原因。另一方面,法院决定将该移民留在该移民点范围之内。据后来的一项法院协议,该移民被软禁在他父母在 Rosh Ha'ayin 的家里。(5月23日《国土报》)

280. 6月7日,国家检察官 Dorit Beinish 宣布参加导致涉嫌“恐怖主义者”Abdel Samad Harizat 死亡的审讯的公安队审讯员将不会受到刑事控告,但必须在纪律法庭出庭。(6月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81. 6月11日,Kirya 军事上诉法院将一名以色列中尉军官降级为少尉,他因两次非法运送以色列国防军的武器用于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而判有罪。Oren Edri 少尉在1995年1月被判15个月监禁,和两年缓刑,他服了5个月刑期后因表现好而被释放。(6月12日《国土报》)

282. 6月11日,耶路撒冷地区警察逮捕了4名右翼活动分子,他们试图在 Temple Mount 祈祷,并拒绝离开该地。当天晚些时候,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将那4人还押候审48个小时,这些人拒绝接受释放他们的条件:即签署一项不再来到 Mugrabim 门的承诺,签署一个保释书和遵守每天向警方报告的义务。(6月12日《国土报》)

283. 6月13日,特拉维夫地区法院指出21岁的 Haniel Korin 攻击了在东耶路撒冷的 Gethsemane 教堂和在 Jaffa 的 St. Antonio 教堂。该攻击者是一名以色列陆军士兵,将在一个民事法庭审判。(6月19日《耶路撒冷邮时报》)

284. 6月19日,军事上诉法庭宣布 Amir Mushkato 中校无罪,这位在加沙地带的前团级军官曾被控以1993年在加沙地带因玩忽职守造成一名12岁女孩死亡的罪名。取而代之的是,法庭判他非法使用武器的罪名,并将其6个月的刑罚减为3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6月20日《国土报》)

285. 6月27日,据报导,司法部开除了4名边界警察的公职,并准备对他们提起公诉,因为他们对两天前在耶路撒冷逮捕的一名巴勒斯坦人进行拳打脚踢和抽打,只因怀疑他在以色列非法拘留。(6月2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86. 7月4日,6名 Kahane Hai(“Kahane 的生命”)组织的活动分子因于1992年3月19日在西岸的一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大屠杀而被 Kfar Sava 地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这6个人的罪行包括向住房和汽车的窗户投掷石块;闯入村里的清真寺;撕毁作礼拜的书籍和《可兰经》的抄本;并拆除清真寺的扩音器系统。据报导,一旦法院收到一名见习军官对这6名活动份子的评估,就将举行听证会并宣读判决书。(7月5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87. 7月11日,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役军官因拒绝在西岸服役,以便不参加军队在那里调集的准备而被判处14天的监禁。(7月12日《国土报》)

288. 7月11日,以色列地方法院判处一名犹太教教士7个月的监禁和4个月的停职,因为他在 Cave of the Patriarchs 闹事,并攻击了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这位名叫 Moshe Levinger 的犹太教教士的罪行是把一个将犹太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分隔开来的幕布扯了下来,并对一名以色列军官和在该 Cave 作礼拜的穆斯林教徒采取了身体暴力行为和使用谩骂语言。(7月12日《国土报》)

289. 7月13日,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宣布10名耶路撒冷警察少数族裔股的警察无罪,曾指控他们阴谋将3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定为犯了谋杀和企图谋杀罪。然而,10名警察中的5名因严重伤害罪,和在审问3名巴勒斯坦人期间用暴力逼供以及编造证据而被判有罪。(7月1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90. 7月14日,据报导,特拉维夫地区法院仔细地审查了4名被判伤害和殴打一名阿拉伯人的边境警察的申诉,将对其中4名警察所判6个月的监禁减为社区工作。此外,法院撤销了对第四名警察所判6个月的监禁徒刑,从部分程度上开释了这名军官的罪名。据报导,殴打事件发生在1990年6月6日,当时警察殴打了一名在Ramat Gan 的 Ayalon 购物中心收集小推车的而无意中碰撞一名顾客的阿拉伯工人。特拉维夫地区法院判处4名边境警察在严重情况下伤害和殴打他人的罪行,并处以他们6个月的监禁另加一年减刑。此外,法院命令每名警察向原告支付1 000新锡克尔作为赔偿。(7月14日《国土报》)

291. 8月4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命令释放4名年青的右翼活动分子,他们曾因与巴解组织高级官员 Faisal Husseini 在东耶路撒冷的住家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有关连而被逮捕。(8月6日《国土报》)

292. 8月4日,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命令释放“Kach”运动的发言人,他因涉嫌违反 OC 中央指挥部对他发出的一项限制命令而在杰里科被捕。(8月6日《国土报》)

293. 8月9日,Rehovot 地方法院判处“Zo Artzeno”(“这是我们的国家”)运动领导人10个月监禁或10 000新锡克尔罚款,因为他在反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的示威中闹事。此外,法院判处他6个月的缓刑监禁处罚,3年内有效。(8月1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294. 8月18日,据报导,南方司令部的一个军事法庭判处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团级军官有罪,因他在1993年5月16日玩忽职守,造成 Jabalia 难民营的一名一岁半的巴勒斯坦婴儿死亡。他被判处4个月的缓刑监禁,两年内有效,并被调往执行其他任务。(8月18日《国土报》)

C. 对平民的待遇

1. 一般事态发展

(a) 骚扰和身体虐待

口头证词

295. 一位在特别委员会面前作证的人士描述了以色列士兵在被占领土对待年青男子的情况:

“骚扰是每个年青男子经历的事情。骚扰并不只针对一个人,这对于在 Hebron 或在被占领土居住的年青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蒙受耻辱的事情,当你在街上走路时,士兵会拦住你并向你问话。他们查问你的身分。然后让你背靠墙站一排。这种事每个人都遇到过。

“有时突然他们就把身分证拿走,将其撕成碎片或扔掉,并让这名男子离开并申请另一张身分证。我的经历虽然不是这样,但我知道许多年青男子都经历过这种事。”(第12号匿名证人,第12号 A/AC.145/RT.671)。

296. B'tselem 人权组织外地研究员 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遭到行政骚扰的情况:

正如你所知道的,自从反抗斗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当局以各种办法增加和加强了让巴勒斯坦公民必须与民政局接触的规定。更新身分证或领取出生证可花费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时间,这取决于民政局负责人员的心情如何。

“从清晨4点钟,巴勒斯坦人就开始在民政局办公室门前排队,到中午12点时,已有成百人站在那里。在这一天当中,他们按三人或四人一批进入办公室。没有特别的地方供所有这些人等待。有时下雨,有时烈日当头,他们只好站在那里等待进入办公室。”(第8号证人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A/AC.145/RT.669)

297. 巴勒斯坦人权新闻中心的Awad Issa Awad Mansour向特别委员会成员描述了去Hebron和Ibrahimi 清真寺或在该地区走动的人士所遇到的困难:

“我们走在前往Ibrahimi 清真寺的路上。那里设了一个临时的门,这是自Hebron大屠杀以来采取的新措施之一,是为了控制前往Ibrahimi清真寺的人员流动。在前方30米处还有一个临时搭起来的门。在两者之间是铺设的军事路障和士兵,然后,设置了另外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门,打开时可允许一些车辆通过。一般来说,人们必须通过这条街出门。他们必须进入一个小屋,在小屋内逐个接受检查。有一个小屋是检查进入的人,另一个是检查出去的人。无论你是前往Ibrahimi清真寺或因为你就住在这地区只是必须路过此地,你都必须经过同样的程序。”(第9号证人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A/AC.145/RT.670)

298. 与Mansour先生交谈的一位人士以下列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进入Ibrahimi清真寺就象进入一座官方大楼,如白宫。你要接受检

查,搜身,到处设有摄象机以监视你和你在清真寺内的一举一动。至于有多少巴勒斯坦人获准进入清真寺作礼拜是有配额的,即450名。

“在一天当中的几次做礼拜时间内,人们习惯于沿着大街走到清真寺,在清真寺作礼拜,然后,返回其日常的工作安排。现在,很难保证是否能在某个地方不被人阻住和/或受到骚扰而抵达那里。另外,如果你到达了清真寺,清真寺也人满为患,尤其在星期五。你是否能进去成为获准在清真寺作礼拜的一个人是得不到保障的(第9号证人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A/AC.145/RT.670)

299. 加沙人权与法律中心现场工作协调员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描述了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工人所经历的苦难:

“根据《协议》在加沙地带北部的Erez地区仍然处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当巴勒斯坦人进入该地区时,每天都经历各种形式的挑衅和骚扰。然而,这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因为那里有一些巴勒斯坦的工厂、银行、邮局、以及生产磁卡的地方。

“正如我所说的,巴勒斯坦人怀着极大的期望欢迎《协定》,并高兴和抱有期望地迎接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就在两个月之后,发生了Erez事件。3名工人被打死,另外84名工人受伤。然后我们又经历了经济危机,人民开始受苦受难。在以色列区有185 000名工人,其中有85 000名在劳工局作了登记。工人人数越来越少。接着,以色列当局开始实行新的限制,有辱人格的限制,一些工人称之为“Halabat”。我将向你解释阿拉伯文的“Halabat”是什么意思。这是指挤牛奶的地方。工人被带到同样的地方,即一个有铁门的屋子。每半个小时一名工人进入那间屋子。这是在1994年10月以前的事。但这种“挤牛奶”的作法一直延续,只是变得更为严厉,每15分钟一名工人进入。并且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工人必须在清晨三时走出家门,但早上8时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在Erez通道待5个小时,人民开始失去对和平进程的热情。他们一直期待产生和平并改进生活条件。但是,他们发现的正相反。后来,发生了Ibrahimi 清真寺事件,以及打死3

名巴勒斯坦士兵和执行自杀任务的事件。所有这些导致人们产生某种不稳定的情绪。巴勒斯坦人一直希望以色列会从西岸撤走。以色列人开始谈到Jenin,后又谈到Bethlehem。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公民不再关心、也不密切关注和平进程了。(第7号证人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A/AC.145/RT.668)

300.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促进人权协会的一个现场工作者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病人在Erez 边境过境点所受的骚扰:

“在关闭之后,只允许10辆救护车进入,目前只允许8辆载有病人的救护车进入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在Erez边境点的以色列士兵要求病人下车,走100或150米,而让汽车开到另一边,然后,再让病人进入救护车。这是违反人权的行为。这对于病人的生命有危险。救护车的司机就此问题已与我们联系过几次。”(第22号证人Salah Haj Yehya先生,A/AC.145/RT.675)

301. 关于在被占领土骚扰和肉体虐待平民的证词也载于A/AC.145/RT.668号文件(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70号文件)Awad Issa Awad Manour先生、A/AC.145/RT.671号文件(匿名证人)和A/AC.145/RT.675号文件(Salah Haj Yehya先生)。

书面材料

302. 4月5日,据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袭击了在Hebron老城的几所房屋,冲进几所被放弃的房屋并破坏了其他一些房屋中的家具。另一项事态发展是,有报道说在该星期内,对在Nablus地区的难民营和村庄进行了几次突袭,在这些突袭中,几十名巴勒斯坦居民因没有缴税或罚款而被捕。(4月6日《先锋报》)

303. 4月17日,以色列国防军在Hebron城附近的一个检查点拦住一支为一名死去的巴勒斯坦人送葬的队伍。尽管关于这次丧事的所有法律文件都齐备,但送葬者和棺材仍被搜查了90多分钟。(4月20日,《先锋报》)

304. 4月20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将几名Hebron的居民拘留了一个星期。因为他们违反了宵禁。还因同样的理由,向其征收1 000新锡克尔的罚款。(4月20日,《先锋报》)

305. 4月27日,Hebron的居民说,自从在两星期前实行宵禁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对数家商店进行夜间突袭,据说是搜寻具有挑衅性的材料、受通缉的巴勒斯坦人和非法的工人。(4月27日,《先锋报》)

306. 5月2日,十几个带面罩的边境警察冲突搜查了在东耶路撒冷的Makassed医院,并将大门贴上封条,与此同时,他们在搜寻医院里面的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人。1小时后,警察离开,没有进行任何逮捕。医院院长Amin Thalji博士指出,搜寻者挡住救护车和病人,不让他们进入或离开医院大院并检查了急救室记录。警方发言人Eric Bar-Chen证实进行了冲突搜查,他说,这是在警察收到有关在医院内部有人进行敌对活动的情报后进行的。当被问及为何警察把脸盖住时,他拒绝评论。(5月3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5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提及)。

307. 5月15日,Sheik Abdala Nimar Darwsh和Ahamad Tibi 博士在被获许进入加沙地带之前被扣留在Erez检查点约一个小时,结果,使他们在与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会见时迟到了。(5月16日,《国土报》)

308. 6月2日,据报道以色列人权信息中心,B'tselem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概述了Hebron的居民在1994年2月25日发生Ibrahimi清真寺大屠杀后所面临的困难。在那次大屠杀后,该中心注意到巴勒斯坦居民关于以色列警察、士兵和移民对他们的态度的控诉急剧增多。据该报道,以色列当局通过设置13个检查点,将该局分为块状,把各个小区孤立起来,并关闭了市场。该报告指出,以色列当局自1995年3月以来改变了其在Hebron的“开枪击毙”的政策,但记录表明,成百名巴勒斯坦却遭到严重殴打。该中心还发现以色列民政局的限制极为严厉。成百名Hebron的居民不得不每天在民政局门前排长队以获得许可。(6月2日,《耶路撒冷时报》)

309. 6月8日,据报道,以色列民权协会请警方检察长Assaf Hefetz和司法部的警

察事务调查司调查所谓David Krauze主管在耶路撒冷日的一次和平集会中不正当使用武力对待示威者的事件。该协会所说,Krauze主管到达现场后要求15名示威者散开,并声称他们的集会是违法的。在警方增援部队到达后,他猛烈地将几名示威者推倒在地,在示威者没有任何挑衅性行动的情况下,他撕毁了写着“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的旗帜。(6月8日,《耶路撒冷邮报》)

310. 6月8日,承包商拆毁了Maaleh Abumim移民点的外面属于Bedouin人的两个羊圈。该移民点的市长说,这个事件是个错误。但据报因土地所有权而卷入与Maareh Adumim移民点的一场法律战的Jahalin Bedouin部落却声称该行为是故意违反高级法院的一项禁令,其中暂时阻止市政府驱逐Bedouin人。(6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311. 6月27日,以色列民权协会说,民政局开始镇压领土内的非法居民。该协会在领土活动的领导人Eliahu Abram律师揭露说,在前几个星期,有士兵在夜里进入巴勒斯坦人的家,命令在那里的非法家庭成员立即离开。据Abram先生说,军队还威胁说,如果该家庭成员不遵守离开的命令就将收回工作许可。他指出由于以色列每年只批准1 200名份要求家庭团聚的申请,这个问题变得特别尖锐,因为在排队名单上的人要等几年时间。非居民的家庭成员在其请求被审查期间不允许呆在领土。(6月28日,《耶路撒冷邮报》)

312. 7月21日,据报道,来自Bethlehem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说,他们反复受到民政局在Hebron登记处工作人员的侮辱。此外,他们抱怨说,由于工作人员效率低下以及速度极慢,他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返回这些办公室--有时一整个月时间或更长时间--以便解决各种不同的事项,例如更换其身份证或为其子女作登记。(7月21日,《国土报》)

313. 7月21日,据报道,以色列士兵突然搜查了一位名叫Jihad Abu Farah的美国公民在Ramallah附近Ramon的家。士兵们朝这所房屋开了20分钟的枪,然后进入该房屋,殴打这名屋主并将其眼睛蒙起来,还殴打了他6岁的儿子。(7月21日,《耶路撒冷

时报》)

314. 7月30日,八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和业主向警方提出一项控告,因为7月29日在由耶路撒冷论坛组织的一场示威游行期间,他们的住家、车辆和商店被以色列右派活动分子捣毁。据报道,在那场示威游行中,抗议者们向阿拉伯过路行人和停泊的车辆投掷石块,并高呼反对政府、反对和平进程和反对阿拉伯人的口号。两名示威者被拘留以便进行审问。(7月30日《国土报》;7月31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315. 7月31日,位于东耶路撒冷并面对“东方之家”的Da' ar el Tefl女子学校周围的墙上架起了高高的铁丝网,一周前还在该校安装了一个厚厚的铁门。在铁门附近的墙上用红色写着“死亡”的字样,而在学校周围的墙上和在附近的孤儿园墙上还写着“阿拉伯人滚出去”的字样。学校校长说,女生们十分害怕,并报怨说她们遭到在“东方之家”门前安营扎寨进行24小时抗议的右翼活动分子的谩骂和污辱。校长接着说,教师们也遇到挑衅。巴勒斯坦居民报怨说财产遭到损害,并受到身体暴力攻击和口头谩骂。一名85岁的巴勒斯坦业主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这种污辱。他还说,居民们受到自称是“犹太哈马斯”的狂热分子的威胁和啐唾沫。(8月1日《国土报》)

(b) 集体惩罚

(1) 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或房间的清单

口头证词

316. 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即被占领土人权状况以色列资料中心B'tselem的实地研究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有关拆毁房屋情况的以下资料:

“关于拆毁房屋的情况,从1993年年底至今,有两至三所房屋被拆毁,而在1987年至1993年期间,加沙地带带有191所房屋被拆毁,西岸有234所被拆毁,即被

占领的领土内共有434所房屋被拆毁。在这同一时期,西岸有232所房屋被关闭,加沙地带82所,因此被查封的房屋共有314所。如上所述,这些数字所涉及的是截至1993年年底的时期,而自从那时至今被拆毁或查封的房屋数目已大幅度减少。但是,仍然存在着问题,即我所提到的314所房屋,或者——让我们将加沙地带除外,因为现在那里已经有了巴勒斯坦领导机构——西岸的232所房屋仍然被关闭。这些房屋仍然没有被解除查封,尽管有和平进程,并且尽管因这些房屋中某些房屋被查封而进监狱的一些人现在已被释放。B' tselem现在正请求解除这些房屋的查封。”(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317. 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即B' tselem人权组织的实地研究员告诉特别委员会拆毁房屋的危险情况:

“未获许可证而建造的任何房屋被立即拆毁,如果建筑商是阿拉伯人的话。获得建筑许可证的费用非常昂贵,大大超过阿拉伯人所能支付的能力。我在我父亲的房屋旁边建了一套公寓以便在里边居住。我花了12 000美元才获得许可证。”(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318. 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的研究员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巴勒斯坦人在建筑房屋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某些巴勒斯坦人出于绝望而试图建造房屋。我向你举一个例子:在耶路撒冷东南Wadi Qaddum地方,有人在自己所拥有的一片土地上建造了一座房屋,但是他没有获得建造该房屋的许可证。所以该房屋随后被拆毁,现在他住在两个卡车集装箱和由红十字会提供的帐篷中。这是一个十多个人的家庭,他们却居住在一个30平方米的空间!”(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319. 关于拆毁房屋和/或查封房屋的情况叙述载于文件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A/AC.145/RT.670(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

书面资料

320. 4月4日,Jahalin Bedouin家庭的上诉被拉马拉军事法庭驳回之后,以色列的推土机推倒了属于该家庭的第一所房屋。上述委员会决定立即驱逐他们,并不具体说明他们可以在哪里重新安置。17名Jahalin 家人被通知撤离该地之后于1994年8月提交了请愿。他们现在居住的地点在maaleh Adumim 定居点附近。(《耶路撒冷时报》,4月7日)

321. 4月7日,据报道,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法庭将拆毁Mohammed Zuhdi Dkedek的房屋的行动推迟六个月。这项不寻常的裁决准予推迟,以便生活在老城Bab Huttas地区一间房间中的八名成员的家庭能够申请建房许可证。(《耶路撒冷时报》,4月7日)

322. 4月20日,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西耶路撒冷的市政当局就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房屋所下达的拆毁令的数目大大超过该地区建筑许可证的数目。(《先锋报》,4月20日)

323. 5月30日,以色列当局拆毁了属于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三所房屋,理由是他们没有建筑许可证。这些房屋属于Ras Ramound地区的Ayman Al Seweri、48岁的Mahmud Khalil Shukeir;和Jebel Al Mebker居住区的Ali Mohammed Hassan Abu Dweih。(《先锋报》,6月8日)

324. 6月2日,以国防军发射了反坦克导弹,然后一辆推土机将在希布伦属于Abu Eisla家庭的一所房屋铲成平地,因为在那里不久前一名被通缉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在同以色列安全部队的枪战中被射杀。房屋被铲平时该名“恐怖分子”的尸体仍在屋里。与此同时,以国防军拆毁了位于Halhoul的另一所房屋,这也是在搜索该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人时进行的。该房屋属于Mohammed和Hisham Ali Madya兄弟俩并座落在该名牺牲者父亲的房屋旁边。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两周前曾袭击该房屋,寻找被通缉者(《耶路撒冷邮报》,6月5日;又见《先锋报》,6月16日)

325. 6月3日,在Issawiya村举行了一次示威,以抗议西耶路撒冷市政当局下达的

拆毁令。这些拆毁令涉及15所无许可证而建造的房屋。(《先锋报》，6月8日)

326. 6月13日，以国防军拆毁了耶路撒冷附近位于Issawiya的属于Mohammed Obeid的一所房屋，因为它是无建造许可证而建筑的。5月初，在Issawiya、Jabal Al Mukabar和A Tur等地的49名屋主接到拆毁令，也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耶路撒冷时报》，6月16日)

327. 6月15日，在Issawiyeh房屋被以色列部队所拆毁的Obeid家庭开始重新建造该房屋。(《耶路撒冷时报》，6月22日)

328. 6月22日，据报道，耶路撒冷地区有若干房屋被定为将被拆毁的房屋，因为缺乏建筑许可证：Jebel Al Mukabar4所、Eieriyal2所、Bir Auna8所以及Beit Haninal所。(《先锋报》，6月22日)

329. 6月29日，以国防军推土机铲平了位于希布伦的2所房屋。道路两边的葡萄园和多达100颗树也被摧毁。Mohammed Abu Danhash家庭和Othman Al Fallah家庭所拥有的这两所房屋以及屋里的所有东西被同时捣毁，这是在边境警察特别反“恐怖”部队射杀一名被通缉的据报藏在两所屋里的一个哈马斯基层组织领导人之后立即进行的。根据《耶路撒冷时报》，这两所房屋中都没有发现巴勒斯坦人。当时在对拆毁房屋和摧毁树木过程进行摄影的4名巴勒斯坦新闻摄影师遭到一群以色列官兵的毒打。一名摄影师表示，有5名军官和两名士兵进入了他们进行摄影所在的房屋，并且没有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或让他们说话就开始拳打脚踢。据报，以色列官兵用沉重的靴子踩他们的脸，夺过他们的摄相机并试图砸坏摄相机。然后士兵们把他们带到一辆军用吉普上，并又扣留了他们约一个小时，并继续殴打他们。由于这次殴打，有一名摄影师不得不进一家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6月30日)

330. 7月21日，据报道，耶路撒冷中央地区法院驳回了Mohammed Abed Rabbo就一项拆毁令提出的上诉，该拆毁令涉及他在Waljah-Beht-jala地区自己的土地上所建造的一座房屋。Abed Rabbo的律师指出，该地区法院无权就持有西岸身份证的屋主

和位于西岸境内的一座房屋作出裁决。于是该中央地区法院透露,Waljah地区于10年前已被并入耶路撒冷。显然该地区没有任何居民获得这一通知。(《耶路撒冷时报》,7月21日)

331. 8月3日,据报道,西耶路撒冷市政当局的工程师Uri Ban Asher估计,在绿色地区建造并因而被定为将被拆毁的巴勒斯坦房屋的数目在300至400之间。(《先锋报》,8月3日)

(2) 实行宵禁、封锁或关闭地区

口头证词

332. 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名证人讲述了对加沙地带的居民来说最频繁的一种集体惩罚方式:

“以前人们可以工作,也能够获得收入。在《原则宣言》之后,情况恶化。以色列开始关闭边界和圈围加沙地带。人们要在周围移动、往返以色列都变得十分困难,货物也很难进入加沙。

“问题是,如果发生一次事件,如果有人单独采取一项行动或犯下一次暴力行为,以色列人就对所有居民进行集体惩罚。”(Khaled Abu-Rached先生,第4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333. B'tselem的实地研究员讲述了关于关闭被占领领土的以下情况:

“这种关闭自1993年3月以来就一直实行。每发生一次事件之后,就会恢复关闭或实行一次新的关闭。这就是说关闭行动是一次接着又一次地进行。”(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334. Awad Issa Mansour先生即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的研究员用下列语言讲述了被占领土的以下情况:

“关闭的目的是以色列人在战争的时候采用的一种军事策略,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官僚机构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来普遍地镇压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并增

加巴勒斯坦人集体的痛苦。

“这是关闭行动的蓄意的战略目的,也就是减少需要医治治疗的暴力行为的数量,但是增加所有居民的整体痛苦,并且以一种不可能清楚显示的方式进行。

“例如,由以色列便衣部队进行的便衣杀害在关闭期间有所增加。所以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方式配合进行,这样以色列当局就更加瞄准他们的目标,并对这些目标采取暴力行为。所以,目前关闭的状况并不意味着在广泛意义上的暴力已经减少,这种暴力反而增加。而且这种暴力已经扩大到200万至300万巴勒斯坦人身上,而不是偶然地在特定条件下针对几个人进行。现在每一个人都在抱怨关闭行动及其影响,无论你是在出租车内,或在公共汽车内,或在步行时都能听到这种抱怨。

“这显示,以色列的关闭行动中有70%,即1995年3月13日以前的40次关闭中的29次是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进行和平进程期间实施的,这表明和平进程的同时关闭行动也被加强。

“根据关闭政策又出现了新的政策,如隔离,它重新划定绿线,使其深入到西岸,因此企图抢先占有手头的和平进程成果,同时控制不断加剧的巴勒斯坦紧张。

“过去两年来,许可证的颜色换了6次。而且,每当有以色列人的节日和诸如庆祝独立等庆祝活动时,当局总是关闭边界,就是说关闭以色列人现有的所有边界,这样,即使你拥有许可证,而且该许可证在此之前就有效,并且在理论上说整个有效期间都有效,但是在关闭期间却被取消或者说变成无效。因此,我们所说的不光是两年前开始的关闭,而且是一层又一层的关闭行动及其后果。”

(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335. 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即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的外地协调员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关闭行动给加沙地带的商人和工厂老板造成的损失:

“对商人和工作老板来说,加沙地带90%的进口来自以色列。由于关闭封锁,价格大幅度上涨。我可以向你举一个价格上涨的例子。建筑材料的价格已经上涨80%至90%。加沙地带每天遭受的损失清楚地载于我们所编写的小册子中,每天的损失数额达200万美元。”(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336.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促进人权协会主席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宵禁和关闭对需要精神保健治疗的人们造成的影响:

“多数精神病患者在东耶路撒冷。所以,每次出现宵禁、关闭,甚至是在通常的一天(尽管没有哪一天是真正通常的一天),都给这些人带来很大困难,因为他们必须从一个公路段到另一个公里段去,并且往往没有许可证。这对患病的人来说就更难了。(Ruchama Marton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75)

337. 希布伦的一位证人的证词表明该城的宵禁经常发生:

“大多数人都已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家里都留有一些赖以生存的东西,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般和平常的事。我们知道宵禁时常发生。由于宵禁发生频繁,多数巴勒斯坦家庭都已采取预防措施和供养自己。”(第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338. 位于安曼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一位律师就关闭被占领土及其对和平进程的影响表示如下:

“因此,以色列的关闭政策将导致这些地区的暴力增加。暴力是这种关闭政策的最终结局。

“我们也得出结论,关闭已导致削弱和平进程,并导致支持和平进程的人们数目减少。

“我们中心认为,关闭政策是以色列所遵循的最危险的政策之一。我个人感到,它甚至比占领政策本身还要危险,因为这一关闭政策将无疑导致整个和平进程的失败。因为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领导机构 其任务是确保在其管辖之

下普遍实现安全——在这一关闭政策的环境下,将无法控制安全局势,也无法向自治地区提供自给自足和自我治理。这一状况将造成暴力和整个地区的爆炸局势。”(Imad Ali Al-Sharqawi先生,第16号证人,A/AC.145/RT.672)

339. 关于实行宵禁、封闭或关闭地区的证词载于A/AC.145/RT.667(匿名证人)、A/AC.145/RT.667/Add.1(Khaled Abu-Rached先生)、A/AC.145/RT.668(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A/AC.145/RT.670(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A/AC.145/RT.672(Imad Ali Al-Sharqawi)、A/AC.145/RT.675(Ruchama Marton)。

书面资料

340. 4月12日,据报道,根据警察部长Moshe Shahal所设立的委员会,为了设计出来实现以色列与各领土的隔离,完全和永久的关闭被认为是大大减少“恐怖主义”袭击之一可能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Shahal先生承认,虽然完全关闭已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这不是可行的方式,由于有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局限因素,他透露,委员会已经制订出据认为是最好的替代办法,即设立一个隔离区”,其中设若干检查站,该区就设在绿线以东数百米的地方,由边境警察守卫,并用各种电子监视装置来监测。Shahal先生还建议限制发给巴勒斯坦人的许可证数目,以便使最近将来进入以色列的人保持在最低限度,因为他认为这将有助于安全部队的执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12日)

341. 4月13日,在当天加沙地带发生两起自杀式爆炸事件之后,以色列当局封闭了通向Kfar Darom和Netzarim定居点的两条公里。(《耶路撒冷时报》,4月14日)

342. 4月14日凌晨3时,希布伦实行宵禁“直到进一步通知为至”,因为出现了军队所称的“安全原因”。该宵禁禁止该城的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离开自己的家,它是在该城实行了三个星期的宵禁(晚上六点到早晨五点)之后实施的,实行三周宵禁是因为1995年3月19日发生了朝一辆“遭煽动的”客额车射击事件,造成两名定居者丧

生。这次宵禁于4月15日晚上十一点解除,但在下午六点又重新实施。希布伦的市长**Mustafa Natshe**表示,宵禁不是因为安全原因而实施的,而是为了确保生活在希布伦的数百名犹太人能够快乐地过复活节。他还说,以色列政府没有了解到,它不能因为几个定居家庭而惩罚整个城市。(《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6日)

343. 4月16日,对希布伦实行了全面宵禁,以防止该城的犹太居民和巴勒斯坦居民之间发生冲突,因为在此之前不久边境警察便衣部队杀害了3名哈马斯活动分子。(《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7日)

344. 4月18日,数千名犹太人挤在希布伦的街上,随着现场乐队音乐庆祝Pessaha节日,而巴勒斯坦人只能从他们的窗户内窥看街上的狂欢场面,却不能离开自己的家,因为自4月14日以来该城实行着宵禁。希布伦市长**Mustafa Natshe**警告说,该市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他指出甚至面包店和药店都没有开门。(《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9日)

345. 1995年4月19日,以国防军解除了对希布伦城和希布伦-Halhou1地区实行的白天的戒严。但是一名以国防军的发言人宣布,夜晚从六点至早晨五点三十的宵禁仍然有效,直到进一步通知为至。(《耶路撒冷邮报》,4月20日)

346. 4月21日,Tulkarm地区的Paron村被置于宵禁管制,因为有人朝一辆经过的以色列车辆扔掷了三个燃烧瓶,据称是该村的一些居民干的。(《国土报》,4月23日)

347. 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叙述了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各城镇实行宵禁的各种方式,除了白天和夜晚的戒严和宵禁,还有“预防性宵禁”以压制巴勒斯坦人对某些事件的可能反应;“先发制人的宵禁”,以挫败巴勒斯坦人计划举行的活动,如公众集会;“搜索性宵禁”,以便利对家庭住所的袭击;短期的“临时性宵禁”,通常是为了让犹太官员或其他领导人访问某一地区,以及最后还有“安抚性宵禁”,这是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袭击之后实行,通常为期较久。(《耶路撒冷时报》,4月21日)

348. 4月22日,在以国防军士兵杀害了一名Kalandiya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青年之后,对该难民营实行了宵禁。(《国土报》,4月23日)

349. 4月23日,据报道,在前几天,以国防军开始逐步取消他们在由GSS和一支边境警察便衣部队于4月16日杀死3名哈马斯活动分子之后对希布伦Halhoul实行的封闭。又据报道,以国防军也开始逐步取消于4月13日对各领土实施的关闭。(《国土报》,4月23日)

350. 4月24日下午四时,于4月13日下午对各领土实施的关闭被取消,尽管有报道说普遍的关闭政策仍在继续。各领土内持有进入以色列许可证的居民获准越过绿线。这包括多达27 000名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已婚和年龄在30岁以上的男子,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医务专业人员、国际组织的雇员、外国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以及因人道主义原因获得许可证的其他巴勒斯坦人。(《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4日)

351. 5月1日凌晨三时,在安全部队搜索3名法塔赫运动的成员之后对纳布卢斯的旧城区实施了宵禁。宵禁于几小时之后即8点30分被取消。(《国土报》,5月2日)

352. 5月2日,以国防军对各领土实行了全面的封闭,并且一直保持到5月7日,以便以色列能够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国土报》,5月2日、7日和8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5月5日)

353. 5月4日,据报道,希布伦已被置于宵禁管制之下达44天,这次宵禁是在有人朝一辆装载定居者的以色列汽车射击之后实施的。(《先锋报》,5月4日)

354. 5月4日,希布伦防务委员会的筹备机构呼吁举行一次和平静坐活动,以抗议对该城的宵禁和所谓的安全关闭行动。(《先锋报》,5月4日)

355. 5月7日,以国防军解除了对希布伦地区和Halhoul实施的宵禁。这次宵禁是居民在晚上7点30分至早晨5点之间必须待在家里,是自3月19日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以来一直实施的,那次袭击发生在Zehuhit交叉口,造成两名以色列人丧生,另外5人受伤。(《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8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5月10日)

356. 5月10日,据报道,以国防军宣布将位于希布伦附近绿线一带的一块10 000 dunums单位的土地(2 500英亩)作为封闭的军事地区。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一名官员表示,该命令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是以色列企图“移动”绿线的计划之一。但是,民政管理局的官员表示,指称该项命令之后怀有政治动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一地区过去早已被关闭。(《耶路撒冷邮报》,5月10日)

357. 6月2日,安全当局将希布伦置于宵禁管制之下。这次宵禁是在以色列安全部队杀害一名Izzl-Din al Qassam组织的被通缉成员之后实施的,并一直保持到第二天。(《国土报》,6月5日)

358. 6月16日,以国防军对希布伦地区实施了24小时宵禁,因为一名巴勒斯坦青年用刀刺杀一名犹太定居者。(《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18日)

359. 6月25日,军队对约旦河谷的巴勒斯坦村庄实行了宵禁,因为一天以前有来自约旦的“恐怖分子”企图渗透。(《国土报》,6月26日)

360. 6月29日,在以色列边境警察杀害了希布伦的一个哈马斯基层组织领导人Taher Kafisha以及有人对该城的两个军事目标进行袭击之后,立即对希布伦、Halhoul和若干村庄实行了严格的宵禁,以防止捣乱。以国防军部队和边境警察搜索了该地区,并逮捕了若干名涉嫌与“恐怖分子”合作的居民。(《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又见《耶路撒冷时报》,6月30日)

361. 7月1日,以国防军士兵和几十名巴勒斯坦人在杰宁发生冲突之后,对该城实行了宵禁。(《耶路撒冷邮报》,7月2日)

362. 7月1日,一名以色列士兵和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人之后,希布伦城被置于宵禁管制之下。(《耶路撒冷时报》,7月7日)

363. 7月2日,据报道,希布伦的军事长官通知希布伦的市长,工程人员可以解除以国防军一年前所设置的某些路障,这些路障是在一名“恐怖分子”进行袭击之后设置的,该名恐怖分子于6月29日被以色列边境警察杀死。(《耶路撒冷邮报》,7月2日)

364. 7月24日,当一次自杀式公共汽车炸弹袭击在特拉维夫附近的Ramat Gan地方发生之后,当局立即对各领土实行关闭,在那次袭击中有6名以色列人丧生,另有32名受伤。(《耶路撒冷邮报》,7月25日)

365. 7月30日,安全当局解除了于7月24日对各领土实行的关闭。已婚而且30岁以上的男子如果持有工作许可证并没有任何犯下与安全有关的罪行的定罪前科,则都获准越界进入以色列。(《国土报》,7月30日)

366. 7月28日,以国防军宣布El-Khader巴勒斯坦人村(西岸)为关闭的军事地区,在此之前“Gush Shalom”活动分子和该村的居民一道在附近一些来自Efrat定居点的定居者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居住区的地方举行了一次示威。由OC中央指挥部发布的这一命令于第二天晚上过期。(《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30日)

367. 8月9日,以国防军宣布,由于安全上的原因它将关闭加沙地带直到8月11日上午。以色列安全方面人士表示,这次关闭也许是因为担心那些反对和平进程的巴勒斯坦人如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者就西岸达成一项协定则会武装自杀袭击。(《耶路撒冷时报》,8月11日)

368. 8月11日,以国防军由于“安全原因”对加沙地带实行全面关闭。以国防军的高级人士表示,促使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有人警告以色列境内来自加沙地带的人可能发动袭击。8月16日,以国防军将该次关闭延至8月18日,并表示还可能继续延长。(《国土报》,8月10日和17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10日、13日和17日)

369. 8月12日,约旦河谷的各阿拉伯村被置于宵禁管制之下,因为以国防军部队在搜索一名据报道已从约旦进入领土的一名渗透者。这次宵禁于当天晚上被解除。(《耶路撒冷邮报》,8月13日)

370. 8月18日,据报道,关闭加沙地带的措施已经在一周内被第五次延长。(《耶路撒冷时报》8月17日)

(3) 其他形式的集体惩罚

371. 没有现成资料。

(c) 驱逐出境

口头证据

372. B'tselem的实地研究员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家庭团聚和冒驱逐风险所造成的问题:

“今天,巴勒斯坦人在行政公署方面的遭遇最严重的难题是家庭团聚。如你们所知道的,许多巴勒斯坦人住在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当然,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同其在约旦的亲戚结婚或反之。但问题是,是否给予或不给予来自西岸以外结婚对方与西岸配偶住在一起的许可证。

“关于这个问题,国防部长拉宾先生交给以色列议会一些议员这方面的资料。1993年,在西岸接受了1 200份申请。1994年接受了1 184份申请。因此,两年内共接受了2 384份申请,但是这个问题涉及数千人。获接受的申请数是许可与其伴侣同住的配偶人数,与结婚数相比甚低。许多住在西岸的妻子未持有居留该地所须的许可证,经常受到被驱逐的威胁。行政公署对这些人民的家属施压,目的在迫使他们离开西岸。”(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373. 关于驱逐出境的证词载于第A/AC.145.RT/669号文件内(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

书面资料

374. 4月6日,据报过去数月来,数个关于在起义期间和之前被保安部队驱逐出境的巴勒斯坦人回返问题的军事委员会审理了希望返回西岸家园被驱逐者的申请书。

一名资深军官说,过去一年来,平均每周审理一份申请书。据说近几星期核准了15份申请书。(4月6日《国土报》)

375. 6月6日,以色列高等法院否决了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Fathi Shukaki的妻子在其出生地耶路撒冷的居留权。Shukaki夫人去年10月返回被占领领土探访耶路撒冷的亲戚,在边界,她的居留许可被没收。她于1988年带着三个孩子离开耶路撒冷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她被驱逐至该国的丈夫会合。(6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

376. 6月25日,伊斯兰圣战组织领导人Fathi Shukaki博士的妻子Fathia Shukaki在请愿居留在其出生地耶路撒冷被拒绝后,按照一项内政部法令,被驱逐离开以色列。以前往在耶路撒冷的Shukaki夫人,带着三个孩子前往约旦,预计要到大马士革,与其丈夫会合。Fathia Shukaki在耶路撒冷Orient House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驱逐Shukaki夫人的决定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施加集体惩罚政策的一部分,侵犯了他们住在该城的权利。(6月26日《国土报》;6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377. 据报以色列当局下令驱逐两名来自Al-Bireh,名叫Jamal Nisr和Khalil Musleh的美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指控这俩人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7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d) 经济和社会情况

口头证据

378. 特别委员会问一名证人,他们是否认为在加沙的人民比以前快乐:

“是的,毫无疑问他们较快乐,尽管物质上极端匮乏。他们仍较快乐。”

(第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379. 不过,当问到经济情况时,该名证人说了以下的话:

“是的,这比以前糟,因为经济已被完全遏制。他们生活在一个关闭的经济

范围内。”(第1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380. 一名证人描述在签署《原则宣言》后,加沙地带的经济和社会情况如下:

“加沙的情况极其困难。原因是,除了极有限数目外,以色列不让巴勒斯坦工人进入以色列,而在加沙地带是没有就业机会的”。(第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381. 一名证人描述加沙的经济情况如下:

“加沙的经济情况只是加沙整个情况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加沙的整个情况处于一种恶化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有助于巴勒斯坦经济的基础设施。巴勒斯坦人生计的主要来源依赖他们以劳工身份在以色列境内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因此,当边界关闭时,失业率就变成极高。在这种情况下,便会发现加沙境内物价全面暴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从加沙运出,必须在当地出售。一些巴勒斯坦农人仰赖向从以色列出口其产品。其中一些人也将他们在加沙种的花经由以色列外销欧洲。在关闭时,情况是没有东西从加沙运出,物价暴跌。凡有计划和工厂设在加沙的人便开始受苦了。

“凡发生任何事件、任何爆炸,或每次我们与以色列人之间有一些异议时,情况就变成越来越困难。以色列人越来越多利用这点,以便向巴勒斯坦劳工施压,让他们转而向巴勒斯坦领导当局施压。由于关闭和失业的结果,巴勒斯坦人有一次攻击在Erez的警局边界哨所。数月前,当地发生过一次大规模屠杀。”

(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第3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382. B'tselem的实地研究员Fouad Abu Hamid先生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关闭对被占领领土内经济情况的一般影响如下:

“现在我要说关于被占领领土的关闭一事。尽管被占领领土内暴力程度下降,尽管有和平进程,以色列仍继续将巴勒斯坦人出入的地区关闭。这种关闭情况对巴勒斯坦人民有极毁灭性的影响。理由是以色列一直尽力使被占领领土的经济紧密依赖以色列的经济。换句话说,被占领领土内的巴勒斯坦经济如没有

其与以色列经济建立的基础便不可能存在。关闭领土导致巴勒斯坦社区亦即巴勒斯坦社会的被摧毁。这点反映在人民的社交生活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上。”(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TR.669)

383. Abu Hami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巴勒斯坦工人就业情况的以下资料:

“在关闭以前,常有5万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工人在以色列工作。现在有14 000名来自加沙的工人。当然,这个数目并不固定,因为在以色列的每次行动或每个场合,不管是宴会、或假日或官方访问,数目便减少。

“在关闭前,常有12万名来自西岸的工人在以色列工作。现在这个数目已降至仅12 000名。(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384. 一名来自加沙地带的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成员描述当地的就业情况如下:

“当边界关闭时,工人无法进入以色列上工。同时,米面等食物也无法运入加沙地带,而且有四日之久人们没有粮食的例子。

“由于关闭边界的结果,大约四分之三在以色列就业的人失去工作。如果到街上走走便会看到。街上有许多人,许多闲逛的年轻人,无所事事。如果你到住家探访,你会发现许多本应在工作的人现在只是闲坐在家中。

“大约有5万至6万的人不去工作,多数年龄在16至30岁的年轻人都没有工作。

“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报道来自罗马尼亚和菲律宾的人来工作。显示他们在以前原是巴勒斯坦人工作的田地和农场工作。”(Khaled Abu-Rached先生,第4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385. 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外地工作协调员提供了关于被占领领土内经济和社会情况的以下资料:

“我也要谈到劳工。1986年,当地有85 000名巴勒斯坦工人为以色列工作。1994年,数目减至22 000名巴勒斯坦工人。然后,数目又减至1 700名工人,

其后增至13 800名。所有这些皆因强行加诸加沙地带的封锁之故。”(Ibua 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386. 一名来自加沙的证人描述一些被占领领土居民的生活条件如下:

“你们是知道的,这些住房不象城内的正式住房,它们是棚屋和茅屋。它们是简陋的住房。但是,生活在当地的人们还是需要有自己的住房的(Hussein Al-Haddad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387. 一名来自西岸的人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税务的资料如下:

“我所说的税务是与个人的收入和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我知道许多拥有汽车的人,他们付的税比汽车本身的价格过高。即使他们把车卖掉,也无力缴付以色列要求征收的车税。”(Riad Radwan Ali Shehada先生,第18号证人,A/AC.145/RT.673)

388. 水土研究和法律事务机构一名工作人员描述定居点对巴勒斯坦民众健康和环境上的有害影响:

“我可以举出一例。Ariel定居点利用Salfit的Al-Matwi谷和Al-Shar谷作为其污水的出口。Armanuel、Garnish Amron、Maaleh Shomron、Moji Not等定居点在Kana谷排去其污水。Burgan定居点利用Brukin和Kafur Ikik谷作为其排污水和废水的坑。这些定居点也把它们工厂的垃圾丢入这些谷内。它们未将工业废物加以处理便丢弃在巴勒斯坦农地上。家用废物也未经处理便破丢弃在某些地区。

“所有这些导致损害一般人民的健康和环境(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先生,第17号证人,A/AC.145/RT.673)

389. 在特别委员会上作证的一名证人说到在关闭期间来自加沙病人的情况如下:

“在边界关闭期间,由于医疗中断,许多病人面临危险,生命受到威胁,尤其是那些接受化疗或电疗的癌症和肿瘤患者。众所周知,化疗和电疗皆不能以时

断时续的方式施用。必须在一段时间中定时和继续治疗。

“因此,如果病人少做一节化疗或电疗,就完全搅乱病人的治疗计划,该病人可能退回到治疗前的病况。然后,整个治疗,也就是整个治疗计划必须再次重复。这样可能对病人是危险的,也使我们花费许多钱。

“在关闭期间,以色列不给病人出入的权利,即使对在以色列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或对急诊病例也一样。

“关闭定期发生。每次发生意外事件、或一次爆炸、或一次攻击,接着便是关闭。我们眼见病人在加沙死亡,因为他们未被及时转诊至适当的诊所或医院。

“二月间,有一名女病人患了急性肾衰病。她本应被转诊,但是以色列当局不给许可,她死于肾衰病。我记得这位女士丈夫的姓名,但不记得她的姓名。不过,在我加沙的诊所内留有她的姓名。(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第3号证人, A/AC.145/RT.673/Add.1)

390.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支持人权协会主席说明加沙和杰里科目前医务情况如下:

“还有,关于高科技医疗,由于预算困难,人们在以前比现在签署《开罗协议》后较多被转诊至以色列。举骨髓移植为例,儿童是没有希望获得的,以前却是可能的。现在许多癌症治疗已停止。许多开心脏手术,尤其是对儿童的,现在已停止,还有其他。因此,现在的情况比以前糟。”(Ruchama Marton夫人,第21号证人, A/AC.145/RT.675)

391.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支持人权协会一名实地工作者Salah Haj Yehya先生说,说明关于以色列做法对被占领领土内保健情况的后果如下:

“领土被占领27年后,以色列仍未建立领土的保健和医疗照顾设备及设施,甚至阻止那些愿意在这个领域内帮助的人去做。它们阻止个人或协会建医院等等。我可以举出一个实例。在西岸图勒凯尔姆,在占领期间,只有一间政府医院

供15万余名公民使用,保健情况一直恶化。一个慈善委员会从其他阿拉伯国家募款,加上当地捐款,开始修建一间大型医院,以改善市内和四周村庄的保健情况。但在最后期间,以色列当局阻止这项重大计划的完成。这仅是以色列如何忽视保健基本设施和如何阻止他人予以改进的一个例子。(Salah Haj Yehya先生,第22号证人,A/AC.145/RT.675)

392. Haj Yehya先生也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自签署《奥斯陆协议》和《开罗协议》以来,以色列最近的做法:

“来自bir Zeit、拉马拉和耶路撒冷前往加沙地带的四辆载运药品的货车,在Erez边界没有任何理由被以色列占领部队士兵截停四日。每天,士兵都说当天会把物品交还,却一再延迟、推后。

“经过许多努力,我们终于成功地使这四辆货车进入加沙地带。

“按照《奥斯陆协议》和《开罗协议》,应为加沙地带和西岸提供至少六个月的疫苗。但是以色列并未遵守承诺。当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时,它们交给我们疫苗,以色列当局却拘留极长时候才交出来。”(Salah Haj Yehya先生,第22号证人,A/AC.145/RT.675)

393. 一名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自巴勒斯坦国家领导机构成立以来被占领领土内保健情况的详情,以及关于国际社会所采取行动的看法:

“极端痛苦和令人叹息的是,国际社会遗弃了巴勒斯坦人民,不给予任何援助或帮助,尤其是在保健部门,尽管给予巴勒斯坦人民许许多多的承诺,说凡事都会好转,一旦签署《和平协议》就会提供援助。你们能想象住在加沙地带的一百万人民只有五间政府医院吗?而这五间医院内竟无一部扫描设备。没有电疗科。没有进行尿道手术的现代化手术科。所有的X光设备都是老旧不堪。在Shifa医院(这是五间政府医院中最大的)超声设备也极老。化验室设备也老,甚至旧,日期远溯自1967年或1967年后不久。竟至一些医院必须将分析样品,即使是简单的分析样品送至以色列,例如涉及荷尔蒙或肝炎标示器的分析。更别提

这些医院的拥挤情形。现有的床位不足以满足巴勒斯坦人民的需要。据报道,已接获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援助。但只不过是美利坚合众国送来的几辆救护车,以及医疗教科书形式的一些捐助。后来被发现其中半数是政治和经济书籍。这些书放在Shifa医院。”(Omar Hassan Shehada博第3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394. 关于被占领领土内普遍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详情载于以下文件:A/AC.145/RT.667(匿名证人)、A/AC.145/RT.667/Add.1(Omar Hassan Shehada先生)、A/AC.145/RT.667/Add.1(Khaled Abu-Rached先生)、A/AC.145/RT.667/Add.1(Hussein Al-Haddad先生)、A/AC.145/RT.668(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A/AC.145/RT.673(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先生)、A/AC.145/RT.673(Riad Radman Ali Shehada先生)、A/AC.145/RT.675(Ruchama Marton夫人)和A/AC.145/RT.675(Salah Haj Yehya先生)。

书面资料

395. 4月2日,据报道,由于边界关闭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活动放慢,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在2月份收到的直接税减少了25%以上。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在2月份只收到税款750万新锡克尔,而1月份则收到1100万新锡克尔。在4月30日举行的一次捐助机构代表会议上,所有与会者都强调指出,除了直接税的损失之外,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到相当大的损害。他们说,捐助国赞助的项目或者执行进度非常缓慢,或者陷于停顿。此外,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一些部长对进入以色列的繁琐手续所造成的困难表示关注。在这方面部长们获悉,在上一周,由于长时间的安全检查,在持有前往海法港的许可证的20辆卡车中只有6辆卡车按时到达。(4月2日《国土报》)

396. 4月5日,据报道,来自加沙地带的商人和制造商代表对在Erez检查站采用“背对背”卸货办法(指将货物从巴勒斯坦车辆上卸下再装上以色列车辆)所带来的困难和繁琐手续表示抗议。这种程序的结果是,卡车司机必须排1.5公里的队,等候6

到10小时,才能让货物受到检查,并在加沙地带北部工业区的以色列控制地区卸货。
(4月5日《国土报》)

397. 4月11日,加沙市长Anoun Shawa说,由于以色列强行关闭边界,加沙城每天累积的垃圾达到600吨。Shawa警告说,如果以色列继续禁止焚烧来自加沙的垃圾,可能会有发生瘟疫和其他疾病的危险。(4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398. 4月13日,根据一份以色列经济情况出版物提供的资料,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商人拖欠的税款已超过5000万新锡克尔。西耶路撒冷市税务局就未交税问题向来自东耶路撒冷的大约2600名商人提出诉讼。西耶路撒冷市向其中的几乎半数商人发出了扣押令。由于以色列关闭西岸和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商人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4月13日《先锋报》)

399. 4月14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拒绝延长纳布卢斯采石厂厂主的营业执照。该地区的许多村民依靠采石厂的收入维持生计。(4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400. 4月19日,据报告,由于缺少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公共建筑工程,包括捐助国赞助的一些项目,有数周时间陷于瘫痪。这些工程计划所宣布的宗旨之一是创造就业,但是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数百名受雇用的日工失业并领不到工资。(4月19日《国土报》)

401. 4月20日,据报告,每日运出加沙地带的农产品价值为3万至5万美元,而在关闭加沙地带和在检查站执行严格程序之前出口的农产品价值为50万美元,关闭加沙地带和执行严格程序是在Tel Sheva发现装载爆炸物的卡车之后采取的。在用来向以色列和西岸运送农产品的250辆卡车中,只有40辆被容许离开加沙地带,并且必须有以色列安全车辆陪同。在通往检查站的路上要等候漫长的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此后再进行两小时的安全检查。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农业部副部长Atta Abu Karesh说,由于在太阳下或雨天的长期等候使一些农产品变质,或者由于卡车到达之后货船已经开走,每天不得不扔掉70吨农产品。(4月20日《国土报》)

402. 4月21日,希布伦商会会长Hatem Natsheh估计施加于该城市的宵禁每天造

成500万美元的损失。(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403. 4月25日,据报道,自1月底加沙地带被关闭以来,该地纺织业损失了大约2000万美元。(4月25日《国土报》)

404. 5月1日,希布伦市长Mustafa Natshe和该市若干知名人士就该市的各项问题向来访的环境部长Yossi Sarid提出报怨。他们的不满涉及以下方面:城市的经济和贸易活动被彻底搞乱;出于“安全理由”而关闭的某些道路造成交通混乱;移民和士兵进行骚扰;实行宵禁;和居民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急剧下降。在场者报怨说,他们无法找到理由来说服居民们相信和平进程是有用的,可以带来利益。(5月2日《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

405. 5月1日,巴勒斯坦财政部长Mohammed Nashashibi说,以色列当局批准的离开加沙的卡车数量将增加一倍。(5月5日《耶路撒冷时报》)

406. 5月4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摧毁了属于加沙地带Khan Yunis地区巴勒斯坦人的4杜努姆土地(1英亩)上的庄稼,其借口是,按照《开罗协定》,这些土地属于以色列管辖。但是该《协定》允许自由耕种这些地区的土地。另外据报道,在加沙地带Deir Balah和Rafah之间拥有土地的数十名巴勒斯坦农民不得不拔掉自己的庄稼,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些庄稼运往市场。虽然以色列当局取消了对个人的限制,但是仍然禁止一切交通工具进入该地区。(5月4日《先锋报》)

407. 5月7日,经济部长Avraham Shohat宣布,以色列将在计划中的加沙地带工业区的基础设施上投资多达1450万美元。(5月8日《国土报》)

408. 5月7日,向又一批来自Judea和Samaria(西岸)的3000名巴勒斯坦建筑工人发放了工作许可,这样使获准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总数达到29750人。新的工作许可都发给了30岁以上的男子。(5月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409. 5月8日,据报道,以色列将向巴勒斯坦领导机构转交当年的金额达6,500万新锡克尔的增值税,另外还有一笔40 000新锡克尔的款项,作为前几年的预付款。(5月8日《国土报》)

410. 1995年5月10日,据报道,以色列将允许直升飞机在加沙降落,并将增加允许进入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数,使之达到40 000人。另外据报道,以色列提议将从西岸和加沙地带征收的3 300万美元的增值税转交巴勒斯坦国家领导机构。另外加沙商会主席Mohammed Kudwa估计,由于继续关闭加沙,每天造成的损失达800万美元。Kudwa说农业部门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5月10日《耶路撒冷时报》)

411. 5月13日,经济部长Avraham Shohat警告说,自治地区经济情况恶化可能会威胁和平进程。Shohat先生在对雷霍沃特的一个社会经济论坛的讲话中告诫说,除非自治地区当前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否则不可能有和平进程。他说,巴勒斯坦人无法继续生活在和目前一样的条件之下,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下降了好几十个百分点(5月13日《国土报》)

412. 1995年5月19日,据报道,随着夏天的到来,水的危机日益严重。由于水被引往该地区的移民点,问题更加尖锐。(5月19日《耶路撒冷时报》)

413. 5月21日,政府向希布伦市支付了65万新锡克尔,用于赔偿由于列祖洞(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屠杀发生之后关闭该市批发市场造成的该市菜商的严重损失。此外,环境部长Yossi Sarid和警察部长Moshe Shahl保证,以色列将投资数十万锡克尔改善该市的电网和水网。他们还答应将允许进入列祖洞的穆斯林从450人增加到2,000人。(5月22日《国土报》)

414. 5月30日,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泰耶·拉森警告说,如果加沙地带的社会和经济实验失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进程也将失败。拉森先生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一次演说中指出,人们的期望和现实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拉森先生还指出,虽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精英分子之间已经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但是在人民对人民的关系上并没有出现与此相对应的动向。(5月31日《耶路撒冷邮报》)

415. 6月22日,据报道,伊扎克·拉宾总理拒绝了一项关于以色列向加沙提供7亿新锡克尔的援助以补偿由于关闭加沙而造成的不利经济影响的建议。拉宾先生说以

色列已经提供了援助,他指出世界其它国家也对巴勒斯坦人负有义务。他指出捐助国甚至连巴勒斯坦领导机构1995年预算赤字的一半都没有支付。(6月22日《耶路撒冷邮报》)

416. 7月10日,据报道,巴勒斯坦舆论中心在西岸和加沙地带412名工厂主和作坊主中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当中70%的人声称领土的关闭对他们的工厂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接受采访者中有92%的人说关闭领土损害到销售,同时有76%的人指出关闭领土造成生产费用升高。此外,有40%的人说在过去一年中,他们不得不减少工人人数,(7月10日《国土报》)

417. 7月10日和11日,据报道,根据耶路撒冷市长Ehud Olmert委托进行的一次调查,东耶路撒冷严重缺乏服务和基础设施。该报告揭示了在14个主要区域人们的需要和现有服务之间的差距,并提出了如何填补这些差距的建议。Olmert先生指出,在需要改进的领域中很大一部分领域超出了耶路撒冷市的财政负担能力,政府必须提供更多的资金,特别是为发展基础设施提供更多的资金。以下是该报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a) 道路。东耶路撒冷长期以来一直缺少道路。在9个街区需要立即建设21公里的道路;

(b) 建设。东耶路撒冷相当大的地区缺乏总体建设计划,因此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发放建筑许可证。这导致出现普遍的违章建筑情况;

(c) 污水和排水。许多地区缺少适当的排污系统(老城是一个例外,老城的排污系统已经作了全面安排),居民们不得不使用排污井。除了现有的150公里排污管道之外,还需要150.8公里的排污管道;

(d) 环境卫生。由于缺乏通车道路,在许多地区无法展开垃圾收集工作;

(e) 教育。现有建筑物的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建设规范。同该市西部的教室相比,东部的教室状况非常差。此外还缺少345个教室;

(f) 社会状况和青年。为老人和青年提供服务的社区中心数量不足,另外东耶

路撒冷面临严重的麻醉品问题,6年级至9年级的学生辍学率很高;

(g) 福利。没有照顾精神病患者和智弱者的机构。此外也缺少治疗这类病人的专业工作人员。另外,住房的缺乏和赤贫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受到影响,这些家庭仅仅依靠儿童福利勉强度日。(7月10日《国土报》;7月11日《耶路撒冷邮报》)

418. 7月10日,后来公开发行的一份耶路撒冷市政府内部报告承认,市政府在对待该市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别。报告指出,大约需要8,335万美元才能弥补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之间的服务差距。该报告了解的情况显示,在住宅建筑领域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人面临着压力。报告作者还指出,东耶路撒冷50%的土地没有详细的结构图,从而使该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没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根据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耶路撒冷大约有75万居民。该数字包括大约41万犹太人(71%),和大约16万巴勒斯坦人(28%),这些巴勒斯坦人也交市政税。在犹太人口中,大约有16.5万人居住在东耶路撒冷。(7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419. 7月13日,据报道,根据财政部预算司的一份报告,自从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一年前成立以来,以色列已将3.463亿新锡克尔的赋税收入转交给巴勒斯坦领导机构。(7月13日《国土报》)

420. 7月13日,据报道,在过去一年中,在加沙地带总共大约1 500家缝纫工厂中,有350家已经关闭,其原因是由于关闭边界并对货物进入以色列施加了限制,这些工厂遭受严重损失。根据一个裁缝工会的估计,至少有5 000名缝纫工厂雇员失去了工作。就其雇佣的人数和对当地收入的贡献而言,纺织业是加沙地带的第二大经济部门,仅次于农业。(7月13日《国土报》)

421. 8月9日,西岸民政局没收了希布伦附近的Fajar村巴勒斯坦人拥有的采石场的设备,因为民政局声称这是在国有土地上非法采石,但是村民们声称采石是在私有土地上进行的。他们抗议许多士兵和数架直升飞机在一次袭击中没收了他们的大型设备。8月10日,为了抗议军队的行动,村民们在25个采石场和160个石材加工场停止工作,而这些采石场和石材加工场几乎是该村唯一的收入来源。村民们计划在第二

天举行抗议集会。(8月11日《国土报》)

422. 8月13日,据报道,巴勒斯坦领导机构最近两个月的收入同在此之前的两个月相比下降了86%。据巴勒斯坦领导机构计划部副部长说,在收税和外国捐款方面遇到的困难导致出现大约1.36亿美元的赤字。(8月13日《国土报》)

(e) 其它事态发展

书面资料

423. 1995年4月1日,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向自己的一位高级官员Saeb Erekat发出了第一本外交护照。该护照上有巴勒斯坦领导机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签名,有效期三年。该护照上说明Erekat先生是“地方政府部长”。Erekat先生宣布,居住在自治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以后可以到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内政部申请护照。(1995年4月2日《国土报》)

424. 4月2日,据报道,在最近几期拉比资格考试中列入了两个问题,其内容是关于是否允许亵渎安息日以便拯救一名据信是阿拉伯人的人士。(4月2日《国土报》)

425. 4月26日,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希布伦的法塔赫运动办事处,没收了设备并拘留了办事处的一些青年进行审问。据这些青年说,以色列方面的指控是该办事处被用来作为巴勒斯坦预防性安全部队的总部。士兵们还拘留了居住在同一座楼房的若干人进行审问,没收了停在街上的一些汽车。(4月27日《国土报》)

426. 5月12日,据报道,居住在靠近耶路撒冷老城城墙的Silwan街区的8户巴勒斯坦人上星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展示房契,否则就要被驱逐。所有这些房屋最初是由Silwan的也门犹太社区在1890年建造的。产权从犹太人转给巴勒斯坦人发生在1930年代,当时建造这些房屋的也门犹太人为了逃避该地区的骚乱而离开。他们当时将房屋卖给了巴勒斯坦人。这8个家庭中有一些家庭于5月14日向以色列业主不在财产保管局长办公室出示了他们的契约。(5月19日《耶路撒冷时报》)

2. 影响某些基本自由的措施

(a) 行动自由

口头证据

427. 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研究员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为向有严格限制行动自由的许可证制度：

“以色列当局使许可证制度变得更加严格。本年4月以后，凡欲申请车辆许可证的人必须签署一份书面证明，交给以色列当局，申明如果没有西岸签发的许可证，就不以汽车接送任何巴勒斯坦人或任何其他人，否则会被处以罚款或惩罚。

“许可证制度对耶路撒冷内的一般巴勒斯坦人造成影响，其目的是针对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生活，采取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个别处理是其中之一：个别的人凡想取得许可证，必须获得同意，并须符合条件。据以色列当局称，申请许可证要有正当理由。一般来说，工作需要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必须是某种专门职业，或服务行业。此外，许可证还受时间限制，通常是上午5时至下午7时。在此时限之外，许可证无效。所有条件都列明在许可证上，如果发生不符合许可证所规定的条件的任何情况，就会受到惩罚。

“关于进入杰里科和访问巴勒斯坦人家庭的问题，一般说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家庭可以进入杰里科。但举例说，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家庭却不能进入加沙地带，因为通过非连接地区，需要以色列当局发给许可证。来自西岸家属住在加沙地带的家庭不能进入加沙地带。”(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

428. 特别委员会已获悉在两个自治地区之间的行动自由情况，并知道以色列当

局没有采取对等作法:

“此外,安全通道,即加沙地带和杰里科之间的通道没有保障,到现在为止,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不准进入杰里科。

“以色列当局在进行追捕时曾经18次进入自治地区。(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429. 来自加沙地带的的一个证人在委员会面前作证说,居民到海里去的机会受限制:

“我还想说,到海里去是很困难的。海岸地带是在他们控制之下,要想过海就必须到过境点去。有时他们准你过海,有时不准。”(Hussein Al-Haddad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430. 一个证人描述从被占领领土某处前往另一处的困难情况:

“领取许可证前往耶路撒冷是非常困难的。仅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必须将病危的人送到耶路撒冷医院治疗时才可以获得许可证。

“获得通行证非常困难。许多人,特别是属于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人,都不给许可(第一号匿名证人,A/AC.145/RT.667)

431. 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实地协调员提供有关方面的更多资料:

“除非获得许可证,任何巴勒斯坦人都无法进入耶路撒冷。申请程序需要3至4天,通常最后都遭到拒绝。这等于说,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以色列政策的一部分。我已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在整个斋月期间,加沙地带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朝圣者或信奉基督教的市民获准进入耶路撒冷或伯利恒。

“在西岸,特别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当局试图孤立巴勒斯坦人,无论他们是西岸的居民或是加沙地带的居民。”(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432. 以色列占领领土人权资料中心外地研究员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向特

别委员会讲述占领领土居民因行动自由受限制所遇到的困难:

“主要巴勒斯坦组织,例如最高卫生理事会、东方教堂或其他组织的总部都设在耶路撒冷。鉴于以色列人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市民不准进入该市。此外,还有3或4间主要医院为来自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治疗。与占领领土内的现有医院相比,这些医院的设备比较现代化。因此,每日有大批巴勒斯坦人转送到这间医院。由于他们非法进入耶路撒冷,许多人被监禁或处以罚款。所谓非法进入只不过是因为以色列当局不发给进入该市的许可证。此外,对申请进入耶路撒冷的许可证的人以色列当局还施加非常苛刻的条件。申请者年龄必须在35岁以上,已婚,有子女,没有前科,(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被逮捕过)。由于这样,多数巴勒斯坦人根本无法进入耶路撒冷,即使他们想前往所有穆斯林毕生所认为的耶路撒冷市内最神圣之地——阿克萨清真寺内祷告。

“此外,由于设立了安全地带,耶路撒冷市内的若干教育机构和卫生机构可能面临闭之虞。事实上,许多医生和护士也来自西岸,但当局不让他们进入耶路撒冷,不发给许可证。”(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433. 一个医疗人权组织的主席告知特别委员会,占领领土内医疗人员行动自由受限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我们为医生和护理人员申请许可证,也大费周章。打电话就要几天,或几个星期。医生自己可能有许可证,但汽车没有。对医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他无法行动。许可证在下午七时以后可能就无效。由于没有汽车,为及时赶到,他必须提早动身。有时有急诊要留下,如果不离开,就有被逮捕的危险。”(Ruchama Marton 女士,第21号证人,A/AC.145/RT.675)

434. 加沙人权和法律中心实地协调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详细资料,说明侵犯教育自由的后果:

“关于计程车和公共汽车,进入以色列的汽车本来有一千辆,现在由于封锁的缘故,所有公共汽车都不准进入以色列,仅有27辆计程车获准进入。

“我还可以告诉一些关于病人的情况和医疗案件。加沙地带的医院缺乏专科医生,特别是心脏病、肿瘤、眼科和眼科手术方面的专科。每日有50至60个病号申请前往以色列那边治疗,可是以色列只批准18至25个。

“我还可以告诉你街道被封锁的情况。1994年11月11日至今日,以色列当局封锁 Netzarim-Sheikh Edjlin 公路;关于4月9日至12日封锁 Kfar-Darom 公路。只在某些情况下才准使用该条公路,条件是,公共汽车或有关车辆的乘客人数必须超过两名。4月9日至5月12日期间,Karmi-Netzarim公路被封锁,使用该条公路的条件是,每辆巴勒斯坦人汽车须由一辆以色列军用汽车陪同。”(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435. 一名证人告知特别委员会在封锁期间加沙地带病人在行动自由方面遇到的困难:

“每当事件发生,我们通常就与巴勒斯坦联络官员进行联系,然后他们与以色列联络官员接触。但总是因安全理由而不获批准。

“他们说,边界已经关闭,任何病人都不准通过。

“我们特别为病情危急的病人恳求他们,试图在口头上说服他们。但他们一贯拒绝发给许可证,总向我们说,封锁和安全为首要。”(Omar Hassan Shehada 医生,第3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436. 来自加沙地带的一名证人讲述以强制性“连续运载”方式从加沙运送货物对经济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蔬菜和水果的出口非常困难。必须用巴勒斯坦人的汽车将水果和蔬菜送到埃雷兹边界,然后把箱子放在以色列汽车上,因为我们的汽车不准进入以色列。价格很低。例如13公斤的黄瓜或番茄只值两块钱,在农场值一块钱。”(Khaled Abu-Rached 先生,第4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437. 关于限制行动自由权利的证词可查下列文件:A/AC.145/RT.667(匿名证人)、A/AC.145/RT.667/Add.1(Omar Hassan Shehada 医生、Khaled Abu-Rached 先生和 Hussein Al-Haddad 先生)A/AC.145/RT.668(Ibrahim Khamis Shehada 先生),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A/AC.145/RT.670(Awad Issa Awad Mansour 先生)、A/AC.145/RT.675(Ruchama Marton 女士)

书面资料

438. 4月1日,伊扎克·拉宾总理核准签发2 000个工作许可证给30岁和30岁以上来自加沙地带和西岸的已婚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必须于上次 Beit Lid 袭击事件发生后而实行封锁之前曾经在以色列工作。其中有一半许可证将发给来自加沙地带的工人(500个给建筑工人,500个给工厂工人),另一半给西岸工人(900个给建筑工人,100个给工厂工人)。领土内的政府活动协调员发言人指出,领土有26 750个巴勒斯坦人持有许可证,可以在以色列工作。(《国土报》,1995年4月2日)

439. 4月3日,伊扎克·拉宾总理透露,自3月20日警察在Tel Sheva发现一辆载有炸药的卡车后,离开加沙前往以色列的卡车数目已从每日370辆减至100辆。(《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4日)

440. 4月6日,据报以色列驻希布伦军事指挥部颁发新的条例,强制规定救护车司机在运送或护理病人之前,无论病情如何危急,必须事先领取许可证。运送陪同病人的人,也需要许可证。(《先锋报》,4月6日)

441. 4月9日,加沙地带发生两桩自杀性袭击事件。事后伊扎克·拉宾总理立即下令关闭加沙地带的两条主要大街,不准巴勒斯坦人的车辆通过。据说,每日通过这两条公路的巴勒斯坦人汽车数以千计,以色列汽车也有几十辆。(《国土报》,4月10日)

442. 4月11日,特拉维夫区域警察逮捕了52名非法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工人。经过盘问后,部分工人被驱回占领领土。为了防止可能再发生的“恐怖主义者”袭

击事件,已展开了大规模行动,在进入特拉维夫地区的主要入口设置路障。警察检查载运巴勒斯坦人的汽车,所有这些巴勒斯坦人都说,进入以色列是为了寻找工作,与“恐怖主义者”组织没有关系。(《国土报》,1995年)

443. 4月11日,军队放松了禁止阿拉伯人的汽车在加沙Kfar Darom公路行驶的禁令。根据新的条例,载运几个乘客的巴勒斯坦人公共汽车、计程车和汽车才准许在该条公路上行驶。只载运男乘客的汽车不准使用该条公路。经过Netzarim定居点附近的一条公路仍然关闭。(《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12日)

444. 4月14日,据报特拉维夫地区的警察在雇用从领土来的巴勒斯坦人的1 000个工作场所进行检查,并逮捕919个没有许可证在以色列逗留的巴勒斯坦人。(《国土报》,4月14日)

445. 4月17日,据报一名住在Lod并已嫁给加沙地带Beit Hanoun居民的妇女不获准同她在加沙地带的丈夫和七个子女团聚,时间长达70天。该名妇女与许多其他人的情况类似。她投诉说,埃雷兹检查点的警察没有清楚地向她说明何人负责核发许可证。该名妇女指出,她先被警察送到军队,然后转送到以色列联络处(前民政局),后来一名以色列律师为她出面干预,才领到许可证。据报,进入加沙地带很困难,因为自1994年5月18日把权利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之日起,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内)就不准进入自治地区。(《国土报》,4月17日)

446. 4月19日,据报仅准10辆或15辆前往同一目的地的卡车在以色列保安部队的汽车陪同下才能离开加沙地带前往以色列或西岸。卡车要通过3次保安检查,一次在巴勒斯坦人控制的检查点,两次在以色列控制的检查点。巴勒斯坦人预料,实行新的保安措施后,卡车即使不等一整天,也要等几个钟头才准离开加沙地带。根据其他新的保安措施,一天工作完毕从以色列驶回加沙地带的计程车不准进入加沙地带,而必须停放在以色列一边。然后,司机和乘客必须步行到巴勒斯坦一边乘坐计程车,但无进入以色列的许可证。(《国土报》,4月19日)

447. 5月8日,大约100个巴勒斯坦人在Netzarim交叉口举行示威,抗议以色列国

防军在加沙地带设置路障。他们指出,路障妨碍他们在两个地点之间自由行动特别当他们想将货物从Rafiah运到汗尤尼斯的时候行动受阻。巴勒斯坦目击人报道,当以色列士兵试图阻止几辆巴勒斯坦人的汽车强行驶过军队在路口所设的路障时,示威者开始扔掷石块。士兵朝天开枪,试图驱散示威者。(《国土报》,5月9日)

448. 5月10日至12日,以色列准许阿拉伯居民进入加沙地带,以便他们在穆斯林献祭节期间访问亲戚朋友。据说,根据1994年5月18日老城南区指挥部颁发的命令,以色列居民不能自由进入自治地区。领土被封锁和Beit Lid袭击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抓紧核发许可证的政策,在加沙地带生活或工作的东耶路撒冷居民以及嫁给加沙地带居民的以色列女居民所受影响最大。(《国土报》,5月10日)

449. 5月14日,几百个巴勒斯坦人在Kfar Darom地区举行示威,抗议将Kfar Darom附近的旁路关闭。几个士兵拿枪对着巴勒斯坦人,据说是怕给手拿斧子和石头的巴勒斯坦人击伤。据巴勒斯坦消息来源,以色列国防军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暴力冲突。但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没有双方发生暴力对抗的报道。(《国土报》,5月16日)

450. 5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驱散了在纳布卢斯Al-Najah大学户外举行集会以声援巴勒斯坦囚犯的扰乱闹事的群众。以色列国防军还禁止城外的支持者前来参加集会,其中包括一辆来自耶路撒冷并载满囚犯的妻子、姐妹和朋友的公共汽车。示威时,两人受轻伤,8人被逮捕。(《国土报》,5月17日)

451. 5月22日,巴勒斯坦当局文化、艺术和新闻部部长Yasser Abed Rabbo在耶路撒冷以北的A-Ram检查站被耶路撒冷警察拘留一个多小时,据说这是为了阻止他出席一个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的关于没收市内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的记者招待会。巴勒斯坦新闻处处长被阻延了两个小时,不准进入召开会议旅馆。警察和边防警察还封锁通往旅馆的公路,阻止来自西岸的其他巴勒斯坦人进入耶路撒冷。Abed Rabbo拒绝在警察陪同下进入耶路撒冷,因此返回拉姆安。他对此事件表示愤慨,并指出这种做法公然违反巴勒斯坦组织与以色列签署的关于高级巴勒斯坦官员自由通

行的协定。警察发言人称,Rabbo先生被拘留的原因是,他没有在24小时前他没有与警察协调其访问事宜。(《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3日)

452. 6月13日,军事当局事前没有通知就禁止30岁以下的巴勒斯坦人进入以色列。据称,至少有3 000个巴勒斯坦人在军队所设置的路障上被拦住,进入以色列的许可证被撕掉,其中大部分在几个星期之前才领到在以色列工作的许可证。(《国土报》,6月18日)

453. 6月15日,来自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的几十个巴勒斯坦工人在杰宁过境点附近举行罢工,抗议以色列核发许可证的政策并对无入境证或工作证从领土进入以色列的被捕工人所施加的严厉惩罚。纳布卢斯巴勒斯坦工会发言人Ataf Sa'ad称,以色列当局每日大规模搜查非法留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被捕者在Abu Kabir拘留所被拘禁48小时,法庭通过快速诉讼程序命令他们交付罚金350至450新谢克尔。发言人指出,被拘留期间,他们饱受屈辱,罚款对工人家属的收入极其不利。发言人指出,为了养家活口,不使家人挨饿几千个来自西岸的人在以色列非法工作的事已经不是秘密。(《国土报》,6月18日)

454. 6月19日,加沙工人与以色列雇员和巴勒斯坦人雇员在埃雷兹工业区举行罢工,抗议以色列国防部颁发新的命令,禁止23岁以下的工人进入工业区。该道命令于两天前颁布,事先没有通知。据说在埃雷兹的1 800个巴勒斯坦工人中间,约有45%受到影响。(《国土报》,6月20日)

455. 6月25日,汗尤尼斯附近发生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后,军队关闭Gush Katif公路及加沙地带的其他几条主要公路,禁止巴勒斯坦汽车通过。(《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6日)

456. 7月5日,巴勒斯坦诗人Mahmoud Darwisb不准返回拿撒勒参加拿撒勒前任市长Tewfik Ziyad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仪式。申请遭拒绝的原因是,Darwisb反对和平进程。(《耶路撒冷时报》,7月7日)

457. 7月10日,加沙一名记者Samir Hamtu前往约旦进行短期访问后返回以色列,

他在哈桑国王(Allenby)桥被以色列国防军逮捕,并被押到Ask Relon监狱。该名记者前往约旦的目的是察看并选择为其儿子进行治疗的办法,据称他离开加沙时持有全部必要的出境证件。联络委员会把他被逮捕的消息传给家属。一名以色列律师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后披露,他被拘禁在Ask Relon监狱。(《国土报》,7月13日)

458. 7月26日,伊扎克·拉宾先生办事处拒绝将许可证发给40多个巴勒斯坦人公司的代表,不让他们出席在凯悦旅馆举行的经济会议。被邀参加该会议的有约旦、埃及和以色列商人。(《耶路撒冷时报》,7月28日)

459. 7月28日,据报以色列民政局继续向夫妻两人之一从另一国持访客许可证入境并于许可证期满后留在领土的巴勒斯坦家庭施加压力。当这些人为其妻子或丈夫申请许可证时,民政处不是拒绝核发,就是没收他们的身份证。拉姆安拉附近的Kharabtah村有5户,其中夫妻有一人留在领土内,他们已接到必须离开该国的通知。(《耶路撒冷时报》,7月28日)

(b) 教育自由

口头证词

460. 巴勒斯坦人权新闻中心研究员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向特别委员会说明关闭对巴勒斯坦人民接受教育方面的影响:

“关于耶路撒冷的教育问题,耶路撒冷许多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来自西岸。所以,一旦发生对以色列的军事攻击和实施新的封闭时,他们所持有的许可证就不再有效,他们又要经过一周、或至少几天时间来听以色列当局说他们要开始发出新的许可证,然后在经过申请许可证的程序,而申请可能又需要一个星期或几天。但也有区别,比如,允许学生去上学。然而,没有教师的课堂是无法进行正规教育的。”(Awad Issa Awad Mansour 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461. 特别委员会收到下列关于教育自由方面的资料:

“我还可以给你们一些关于学生情况的资料。目前在西岸学习的1 300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中,只有600人得到了许可证。而剩下的700名学生则损失了一个学年。”(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462. 一名见证人谈到大学学生在完成学业方面遇到的困难:

“为了拿到理士学位,有些学生上的是四年制。他们现在已经30岁了,但由于拖延,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毕业!”(第12号无名氏证人,A/AC.145/RT.671)

463. 关于对限制教育自由权力的种种限制的证词见A/AC.145/RT/668号文件(Ibrahm Khamis Shehaea先生)、A/AC.145/RT.670号文件(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A/AC.145/RT.671号文件(无名氏证人)

书面资料

464. 6月19日,以色列当局在希布伦地区图尔库玛亚市拘留了9名巴勒斯坦青年。其中有5名学生是今年的毕业生,他们因此不能参加考试。(《先锋报》,6月22日)

465. 6月25日,耶路撒冷市市长Ehud Olmert命令东耶路撒冷的一所阿拉伯小学取消年终聚会。据报道,Olmert先生是在得到关于Issawiya村的学校理事会曾与Lassao Husseinini协调举办聚会以及东方圣殿曾宣布这次聚会将由Husseinini赞助举行的通知后采取这项措施的。(《国土报》,6月26日)

466. 7月12日,据报道,民政管理部门宣布不允许西岸巴勒斯坦新学生到东耶路撒冷的高等教育机构来学习。《耶路撒冷时报》报告说,作出这项决定防止西岸的居民以学习为借口要求得到进入耶路撒冷的许可证。据报道,A1 Quds大学中70%的学生将受到这个措施的影响。根据这项决定,学术研究不能成为领取从西岸进入东耶路撒冷许可证的充分理由。但那些已被东耶路撒冷的学术机构录取、并希望在那里完成学业的学生除外。从现在开始,不再向希望被录取的其他西岸居民颁发许可证。政府领土活动女发言人解释说,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学生构成了已参与民族运

动有问题的人口中的一部分。根据《耶路撒冷时报》，发言人说，那些参加政治党派的学生将不会得到许可证。没有给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颁发许可证。（《国土报》，7月12日；7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467. 8月6日据报道，以色列通知巴勒斯坦当局，允许大约400名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离开加沙，去西岸的大学上暑期课程。8月9日，自暑期课程开始一个月之后，学生们开始收到出境许可证。但是，由于自10月8日开始对领土实施的关闭，他们无法离开加沙地带。他们可能还会耽误一些学习，因为他们的出境许可有效期只有三天。许多学生们说，他们已经放弃参加暑期课程，因为大多数西岸大学的暑期课程在8月27日结束。据估计，每年有大约1 300名加沙人被西岸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由于攻击和关闭政策，伊扎克·拉宾总理在1995年初为允许在西岸学习的加沙学生规定了最大数额限制。虽然数额已逐渐增加为大约750名，但得到许可证的学生没有那么多，因为很多申请被因“安全原因”而拒绝。据报道，由于以色列当局拖延颁发许可证和定额规定，很多学生1995年至少拉了一学期的课。此外，Bir Zeit大学人权系公布的一份报告说，6月12日，在年度考试开始之前的几天，以色列把颁发给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的所有居住许可证宣布作废。结果，学生们面临着或非法在西岸留和冒监禁危险、或损失整学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整个学年的选择。（《国土报》，8月6日和11日）

(c) 宗教自由

口头证词

468. 加沙权力和法律中心外地工作协调员向特别委员会介绍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居民在敬神自由方面的情况：

“关于敬神自由和探亲的问题，我可以提供下列例子：在斋月和基督教宗教节日期间（我应当补充说，在加沙地带有5 (XX)至7 (XX)名基督教徒），以色列当局不允许任何拜神者进入耶路撒冷或西岸。那些从加沙地带以外来的人必须要走

四公里的距离,才能到达Erec过境点。”(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469. 一位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谈到耶路撒冷对宗教自由具有的特殊意义:

“耶路撒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对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穆斯林或基督徒来说,耶路撒冷都十分重要。我可以说,和平进程的基石应当是耶路撒冷。以色列使耶路撒冷市犹太化的企图是破坏和平进程的真正威胁。对我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来说,耶路撒冷是与宗教相关连的。因此,它对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基督教徒来说都是神圣的。先知告诉我们,对穆斯林来说,最神圣的地方是安葬先知的麦加城的卡巴和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因此,以色列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企图对和平进程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这不仅是受过教育的人们的情绪,而且也是在耶路撒冷大街或在巴勒斯坦大街上的人们的情绪。以色列考虑没收耶路撒冷130多公顷的土地这个事实使我们懂得,以色列并没有认真对待和平进程。因此,我们已经明白,对以色列来说,和平并不是一个战略决定或战略选择,这只是一种策略。拿神圣的宗教目标来耍弄是非常危险的。你能想象有人会占领梵蒂冈吗:全世界的基督徒会怎么想呢?人们会怎么想呢?或其他教会会怎样想呢?圣地在那里无关重要,只要它对这个宗教的信徒来说是神圣的就可以。”(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第3号见证人,A/AC.145/RT.667/Add.1)

470. 巴勒斯坦人权新闻中心研究员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向委员会叙述关于敬神自由方面的情况:

“关于在耶路撒冷敬神的问题:有几次在星期五(巴勒斯坦穆斯林经常在星期五这一天到耶路撒冷敬神,特别是在斋月敬神期间,在这期间,每个星期五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仪式的一部分就是在耶路撒冷祈祷),我曾看到很多车辆从Eizariya至耶路撒冷的主要公路来到耶路撒冷东南Ras Al Amud检查站,但这些车辆和想到耶路撒冷来祈祷的人都被挡回去了。以色列吹嘘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有大批人前来祈祷,但是,能够进入神殿的是那些绿线以内的人,来自加

利利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到达时,要接受检查,出来时,在进入神殿的门口警察站取回他们的身份证。但这还不包括步行巡逻、以色列边界卫兵巡逻和小分队包围和盘问街上的所有巴勒斯坦人。所以,对来自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穆斯林来说,到耶路撒冷敬神是经过以色列边境检查站和许可证制度的一次朝圣。而更令人感到无礼的是,为了祈祷和行使这种权力,人们不得不到民政管理地方部门的以色列军官那里要求得到允许在耶路撒冷敬神的许可。这完全没有道理。当拜神要服从以色列军事当局是否接受和准许时,结果是即使要行使宗教权力也要引起对抗,有时还要被罚款、拘留或者还会遭枪击。自关闭以来,已经有20到21名巴勒斯坦人在路障处遭枪击。”(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471. 来自纳布卢斯的一位证人向委员会讲述在Saidna Youssef清真寺的定居者的行为:

“纳布卢斯有一个Saidan Yousef清真寺。在离它很近、也就是2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为定居者开办的宗教学校和一个保护他们的军事营房。在这个地区附近,离清真寺很近的地方还有四所小学和中学。正如我所说,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尽管定居者假称这是一个宗教学校,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读《圣经》,但是,他们却经常、几乎每天都对当地居民发动攻击。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上学校的路上,定居者走到清真寺,他们打碎清真寺的窗户,把脚放在清真寺里的《可兰经》上,然后走出清真寺。走出100米左右时,他们碰到一头母牛,这头母牛属一个平民所有,他靠这头母牛为生。但这些人却把这头母牛杀死。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这头母属于一位叫作Ibrahim的人。”(Abpl Fattah Mohammad Fayyad先生,第15号证人,A/AC.145/RT.671/Add.1)。

472. 关于对宗教自由权力方面限制的证词见A/AC.145/RT.667/Add.1号文件

(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A/AC.145/RT.668号文件(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70号文件(Awad Issa Awad Masour先生)、A/AC.145/RT.671/Add.1号文件(Ab Fattah Mohammad Faytad先生)。

书面材料

473. 4月13日,在犹太节日逾越节期间关闭西岸和加沙地带使领土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无法到圣城来参加复活节的宗教仪式。(《耶路撒冷时报》,4月21日)

474. 1995年5月18日,一名以色列士兵Haniel Korin对东耶路撒冷的客西马尼教堂进行攻击。在事件过程中,Korin朝风琴放火,把煤油倒在一个正在作弥散的牧师身上。这位牧师没有受伤。5月19日,在一次有关事件中,一些身份不明的攻击者把在Bethany女修道院中的耶稣塑像偷走。(《先锋报》,5月25日;《耶路撒冷时报》,5月26日)

475. 5月23日和24日,一群由Shul Guttman率领的犹太极端分子、另一群由Gershon Salomon率领的另一伙人企图进入Al Aqsa清真寺。(《耶路撒冷时报》,5月26日)

476. 1995年5月26日据报道,以色列民政事务部门同意把在易卜拉希米清真寺拜神的穆斯林人数从450增加为2 000人。在另一次事件中,由地下成员Yehuda Etzion率领的一群人宣布计划在Al Aqsa清真寺七.与警察进行大规模对峙。(《耶路撒冷时报》,5月26日)

477. 5月28日,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员企图进入Al Aqsa清真寺,以便为纪念所谓的耶路撒冷市统一作祷告。(《耶路撒冷时报》,6月2日)

478. 6月5日,伊斯兰教产负责人Adnan Husseini宣布,教产要求接管在西耶路撒冷的十个自1948年以来就被遗弃的清真寺。他补充说,这些清真寺应重新开放,允许穆斯林前来作祈祷。尽管以色列宣称,耶路撒冷市政府与宗教事务部合作对所有圣地加以保护,但很多清真寺已被改成为餐馆、博物馆、剧院、艺术博物馆和酒吧。

(《耶路撒冷时报》,6月9日)

479. 6月11日,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向希布伦一个清真寺的主事发布命令,要求把他们的清真寺关闭6个月。据《耶路撒冷邮报》,6月9日还向纳布卢斯附近的一个清真寺的主事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关闭命令(据《耶路撒冷邮报》关闭3个月;据《国土报》关闭6个月)。安全方面人士说,这些命令是在清真寺发现易燃物品之后发布的。(《国土报》,6月12日;《耶路撒冷邮报》,6月13日)

480. 6月23日,据报道,指挥部中心指挥部发布了一个关闭希布伦Manra清真寺的命令,关闭4个月,10月22日结束。据报道,这个命令是在该清真寺中发现属于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易燃物品之后发布的。(《国土报》,6月23日)

481. 7月10日,伊斯兰高级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耶路撒冷Bab Al Rahma墓地遭到破坏的问题。这项提议是以色列Al Aqsa清真寺附近为进行建筑用推土机平地之后提出的。(《耶路撒冷时报》,7月14日)

482. 1995年7月26日,据报道,警察部长Moshe Shahal说,易卜拉希米清真寺的安全警卫安排没有变动,他重申,政府正在考虑为伯利恒附近的Rachel墓地铺一条新路,以便继续由以色列控制。Shahal补充说,以色列军队将继续控制纳布卢斯附近的Yusef墓地的内部安全,而通往该墓地的公路则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联合控制。(《耶路撒冷时报》,7月28日)

483. 1995年8月6日,据报道,以色列通知巴勒斯坦当局,允许来自加沙地带的大约400名学生离开加沙,以便在西岸的大学参加暑期班。1995年8月9日,在暑期班开学一个月之后,学生们接到离境许可,但是,由于8月10日实行的关闭领土命令,他们无法离开加沙地带。估计他们可能另外还要损失一些天的学习,因为他们的出境许可有效期只有三天,许多学生说,他们已经放弃在西岸很多大学参加暑期班课程,因为暑期班将于8月21日结束。据估计,每年大约有1 300名加沙人被西岸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录取。由于攻击事件和关闭政策,伊扎克·拉宾总理在1995年初规定了允许到西岸学习的加沙学生的最大数额限制。虽然数额已逐渐增加为750人,但能得

到许可证的学生比这个数字少,因为很多申请总是因“安全原因”被拒绝。据报道,1995年,由于以色列当局在颁发许可证和上述配额制度方面的拖延,很多学生至少耽误了一个学期。此外,Bir Zeit大学人权系发表的报告说,6月12日,在年度考试开始的前几天,以色列宣布达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颁布的所有居住证明无效。结果,学生们面临在西岸非法拘留和冒监禁的危险、或损失掉整个学期、在某些情况下损失整个学年的选择。(《国土报》,8月6日和11日)

(d) 言论自由

口头证词

484. 特别委员会收到下列关于言论自由的资料:

“他们说“随意写作”。但不论任何人写什么,不论人们怎么抱怨,以色列依然坚持其政策。是的,对报纸、杂志甚至是广播和电视没有骚扰。你可以任意写作和发表文章。这方面是有自由的。”(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7号证人,A/AC.145/RT.668)。

485. 关于对享受言论自由权力方面限制的证词见A/AC.145/RT.668号文件(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

书面材料

486. 5月8日,以色列国防军把纳布卢斯通讯社关闭了6个月。这项关闭命令是由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指挥部签署的。命令说,为了确保“和平、公共秩序和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这项措施是必要的。命令还说,作出关闭通讯社的命令是因为该通讯社里有大量与伊斯兰抵抗运动有关的易燃物品。通讯社主任记者Abed Kusseini坚决否认这些指控,他说,通讯社为保留文献记录,把每个巴勒斯坦组织的宣言都保存下来。(《国土报》,5月10)

487. 5月26日,指挥部中央指挥部Ilan Biran少将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举行由

法塔赫组织的抗议政府关于耶路撒冷政策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原定于5月27日在耶路撒冷东北入口处举行。(《国土报》，5月28日)

488. 8月9日,据报道,以色列民权协会向国防部主审查长呼吁,要求他立即停止审查以色列阿拉伯人、自治地区和西岸居民、人权活动分子和极左翼分子邮件的作法。协会在提出呼吁之后,还在《国土报》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透露了邮局和电报部门有步骤的检查巴勒斯坦人和极左翼分子的信件,并根据这些内容,向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长定期提交报告,对这些团体的情绪和观点进行评估。(《国土报》,8月9日)

3. 有关移民的活动影响平民的资信

口述证据

489. 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一名律师Imad Al-Sharqawi先生这样向特别委员会描述巴勒斯坦人同移民者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种含着敌意和侵略性的关系。有人侵犯别人,有人受到侵犯,有人占领土地,有人对这块土地有拥有权。因此,这个关系中不可能存在友谊。这是一种心理,不能够以数字、哲学或逻辑来解释。”(Imad Ali Al-Sharqawi先生-第16号证人,A/AC.145/RT.672)

490. 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请希布伦的一名证人来描述巴勒斯坦居民同移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1994年2月25日易卜拉希米清真寺发生了大屠杀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是充满敌意。他们与我们隔绝,因为有一个铁网把他们同其余地区隔开来,没有人能够进入他们居住的地区,他们也不出来。

“自从该次事件之后,两族人分开来了。两族人都有特定的时间使用该清真寺。在该清真寺,他们有他们的入口,我们有我们另外一个入口。”(第1号无名证人,A/AC.145/RT.667)

491. 来自希布伦的同一证人进一步描述了移民者的骚扰:

“大约两个半月前,穆斯林搞了一个开斋节的宴会来进行节日祷告,在这个宴会结束时,他们受到了以色列移民者的攻击。移民者向他们挑衅,就想打架。不过他们没有用武器,只是向正在准备进行节日祷告的穆斯林进行挑衅。情况并没有达到交手的地步。但这是以色列人的一项挑衅,这是习以为常的。这本身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持续的状态。”(第1号无名证人,A/AC.145/RT.667)

492. 希布伦的一个老人讲述他的兄弟是怎样被移民者杀害的,以及他的店受了什么损毁:

“我的兄弟死的时候75岁。他离开了我们,留下了房子,因为一个以色列移民者用一块铁打破了他的头,脑浆都流出来了。他就这样死了。这是第一个事件。

“我有一个小店,楼上住着一些以色列移民者。他们起先在店的天花板上钻洞,然后把水到进店里,把货物都泡坏了。我是卖布的,他们把所有存货都弄坏了。他们又进入店里,把挂着的布都撕破了。

“以色列人还做这样的事来羞辱人:他们让以色列妇女来羞辱人,象我这样的人。在我经过的时候,一个人会向我吐口水,然后女的就羞辱我。我是名老人,受人尊重的,这对我是很深的耻辱。

“联合国应当来希布伦看看这里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希望联合国来看看。”(Mortada Moussalam Abu-Aiche先生,第13号证人,A/AC.145/RT.671)

493. 巴勒斯坦人权资讯中心的研究员向特别委员会讲述移民者对希布伦巴勒斯坦人的攻击:

“我们同一个店主谈,他曾受到移民者的攻击,而且不仅是他而已,他的妻子、母亲和侄女都受到攻击。我们也同他的一名邻居谈——这名邻居也象他一样曾被移民者打过。这个人正好经过,并且能够描述事情的经过,并给我们看了他受的伤。他的脑后受伤,两颗牙齿也因此掉了。他从口袋里把这两颗牙齿拿给我们看。另外有两个人给我们看了他们被移民者的狗咬了之后留下的疤痕——就

在左腿髌膝盖骨后面。其中一人是在三日前被狗咬的,另外一个人是几个星期之前被咬的。向我们讲述事情经过的其中一个人说,移民者让狗咬完了再把它拉回去,这显示出这只狗是属于住在附近的移民者的。”(Awad Issa Mansour 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494. 即使巴勒斯坦儿童也不能免于受攻击:

“我刚才提到有一家女子学校。我们在回去的时候经过那里,刚好有一些女学生正在离开学校。其中一个7岁学生把她的情况告诉我们--只是基本情况。她被一个移民者孩子推倒,下唇破损,需要住院和缝几针。她的母亲试图干预,在与移民者发生争吵的时候,后腿也受了一些伤。另外一个大约8岁的男孩在眼睛的左边有一个伤痕。伤已经好了,这是一个移民者用石头丢向他造成的。”(Awad Issa Mansour 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495. 另一方面,Mansour 先生这样向特别委员会描述以色列士兵的行为:

“有一个时候,一名士兵向该移民者行军礼,表明了以色列士兵是在那里保护移民者,使他们不受巴勒斯坦人的伤害。尽管发生了希布伦大屠杀以及其种种后果,看来这仍然是他们的政策。

“牙齿被打掉的那个人向负责的以色列军官投诉,对方告诉他“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应当离开,因为这是犹太人的地区”。(Awad Issa Mansour 先生--第9号证人,A/AC.145/RT.670)

496. 希布伦的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讲述该城市在来了移民者之后的情况:

“由于以色列移民者的活动--比以色列军队的活动更多,这个地区的人们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宵禁越来越长。移民者的活动越来越糟糕,因为现在他们开始在店里打人、在店里打当地的人,和在人们的家里动武。在这些事件中,以色列士兵保护了移民者。”(第1号无名证人,A/AC.145/RT.667)

497. 希布伦的另一名证人这样讲述移民者的行为:

“移民者经常挑衅。

“移民者以各种方式向在路上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挑衅。

“一名80岁的老妇在街上走,那些小孩就攻击她,把她打一顿。军队在旁边看,不加干涉。

“又,有狗的人会放狗咬在路上的人。移民者向在路上的青年挑衅。由于这些挑衅,商店关闭,被弃置不理,而住区有很多垃圾。(第2号无名证人,A/AC.145/RT.667)

498. 纳布卢斯一名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即使是少年儿童上学也不能免于移民者的攻击:

“七、八岁的学生在上学时被移民者打。他们把一名学生的裤子拉下来。而在老师来保护这名学生的时候,他们也攻击这名老师。”(Abel Fattah Mohammad Fayyad先生--第15号证人,A/AC.145/RT.671/Add.1)

499. 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作证,讲了他的一个朋友开车试图超过一名移民者在开的车时的遭遇:

“我可以告诉你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的事情。有一次他开车在路上走,要超越一辆以色列移民者乘坐的车。他们以明显地不当的理由来要求他慢下来或停下来。他没有停下来,就被对方开枪射击,打中了他的背部。这个年轻人现在就从腰部以下瘫痪,不能走路。”(第12号无名证人,A/AC.145/RT.671)

500. 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作证,他这样描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移民者和以色列军队之间的关系:

“在加沙地带,由于安全情况十分紧张,移民者同巴勒斯坦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移民者有几条路可用,可以绕过或避开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除非那是一条双方共用的道路。

“在依雷兹发生爆炸之后,就发生了各种挑衅或遥距冲突。例如,一些移民

者试图截断一些道路,并攻击或骚扰一些巴勒斯坦人。”(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第3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501. 另一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描述加沙地带和希布伦的移民者的行为:

“我可以告诉你靠近德尔巴拉的另一个移民点的另一个问题。假如发生什么问题,移民者就把加沙同Khan Yunis之间的道路截断。这引起了很多的摩擦和冲突。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就算是发生在加沙地带以外的事情,移民者都以此作理由向巴勒斯坦人挑衅。”(Hussein Al-Haddad先生--第5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502. 向特别委员会作证的另一名证人提供了有关移民者的进一步详情:

“移民者可以自由地到处走,在加沙地带到处都可以见到特种部队。

“以色列武装部队进行干预,以保护移民者,让他们能够使用道路。”(第6号无名证人,A/AC.145/RT.667)

503. 向特别委员会作证的一名证人这样描述加沙地带的移民者和以色列军队的行为:

“我们每一天都见到这些移民者。例如在拉法工作的人从在加沙的家里到拉法去工作,他每天都会遇到他们。而假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共同巡逻队不在场的话,这些移民者可能向他挑衅或攻击他。移民者可能设立一些路障。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从埃及经过拉法到加沙地带,在经过一个路障时被拦住了,在没有巡逻队的情况下,他被殴打了。他在向警察投诉之后,被带到Al-Shifa医院。这件事发生在靠近古什卡蒂夫移民点的那条路上。

“如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巡逻队不在附近而发生了移民者为了某种理由打了巴勒斯坦人的事情,则军队会在殴打事情发生之后以十分冷淡的态度去处理。他们只会把这个案件写下来,记下来有人被打了。看来移民者同军队之间有某种不明言的协调。什么时候什么人来。例如通往埃及的道路被水泥块堵

住了:两块相隔一段距离的水泥块放在路上,虽然路是挺宽的,他们只让汽车一辆一辆地通过,每一辆车都要等前面的车到达第二块水泥块才能够通过。”

(Khaled Abu-Rached先生--第4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504. 有关移民者的活动对平民所造成的影响的记述,请参看以下文件:A/AC.145/RT.667(两名无名证人)、A/AC.145/RT.667/Add.1(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A/AC.145/RT.667/Add.1(Khaled Abu-Rached先生)、A/AC.145/RT.667/Add.1(Hussein Al-Haddad先生)、A/AC.145/RT.670(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A/AC.145/RT.671(无名证人和Mortada Moussalam Abu-Aiche先生)、A/AC.145/RT.671/Add.1(Abel Fattah Mohammad Fayyad先生)、A/AC.145/RT.672(Imad Al-Sharqawi先生)。

书面资料

505. 4月3日,Kissan村的居民向伯利恒的警察投诉,他们在Deir Tahsin地区种的1 460棵果树被连根拔起或砍倒。村民说在4月1日晚上看到几个有武装的人用电锯把他们的果树一棵一棵地砍倒。村民说他们相信这是附近的Ma'ale Amos移民点的居民所为的。他们并说,尚余的150多棵果树是在他们投诉之后的第二天即4月4日被砍掉的。当时该村有一些牧人正在Deir Tahsin地区,他们说,砍树的人向着他们这一边开了几枪,试图吓走他们。(4月6日《国土报》)

506. 4月3日,Deir Istiya校友会发表声明谴责移民者每天攻击居民。村民说,移民者看到他们要到田里去就开枪。(4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

507. 4月13日,亚尔巴镇移民点的移民者在希布伦的Khelat Al Daba地区用耙清理了大约2 000杜努姆土地(500亩),并把这块地围起来。他们向希布伦的以色列军事司令投诉,但不获接见,他们于是请土地和水管理局在以色列法院上为他们的案子辩护。在另一个事件中,Oranit移民点的移民者据说在以色列国防军的帮助下袭击了Kalkylia附近的Beit Amin村属于Seif El Din Mahmoud Amr的25杜努姆土地

(6.25亩)。整块地被围起来了。地主受到恐吓说,如果他试图进入这块地就要打死他。有关Amr的地这个案件仍在等候军事障碍委员会审理。(4月13日《先锋报》)

508. 4月19日,一名6岁学生Yasmin Al Bayed被一名犹太移民者殴打。这名女学生当时正在前往在希布伦的Cordoba小学上学,一群移民者拦住了她,强迫她回家。据学生的祖母说,其中一名移民者殴打她,把她掷在地上,而其他移民者的孩子则向她丢石头。(《耶路撒冷时报》,4月28日)

509. 4月20日,据报最近希布伦市在实施宵禁时以色列移民者在易卜拉欣清真寺和中央蔬菜市场附近的亚伯拉汗移民区启用一幢新的建筑物。(4月20日《先锋报》)

510. 4月27日,据报Ariel移民点的移民者继续攻击属于Salfit市的土地,目的是要环绕该移民点建一条“安全通道”。土地的拥有人请土地及水务研究和法律事务局把这个案子向以色列法院提出,因为以色列警察拒绝记录他们的投诉。另一方面,据报以色列移民者攻击了希布伦的Kartaba女子小学,在校内进行了破坏。(4月27日《先锋报》)

511. 1995年4月29日,大约有200名“立即实现和平运动”的积极份子探视了希布伦的Tel Rumeida住宅区,听阿拉伯居民讲他们受所移民者骚扰的情况。这些居民说,他们同移民者邻居的关系不好,移民者丢石头,晚上开枪,破坏他们的财产。“立刻实现和平运动”发言人说,运动的成员在探视了该区之后,亲眼见到一名女移民者把装满垃圾的两个袋子丢向接待他们的巴勒斯坦人。(4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512. 4月30日,一群移民者和右翼份子试图进入杰宁和要在那里过夜。这是他们的警告,以色列国防军从那一个巴勒斯坦人口中心撤退,移民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就会进来。(5月1日《耶路撒冷邮报》)

513. 5月1日,加沙地带 Neveh Dekalim一名犹太移民者在Khaa Younis附近试图杀害二名巴勒斯坦人,为10个月前他的儿子被一名“恐怖主义份子”刺死而报复。这个人被警察逮捕了。(《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2日)

514. 5月6日,据报Alon Moreh移民点的移民者在Deir Al Hatab村的5杜努姆(1.25亩)土地上施工,要建一个游泳池。该村总的土地面积是75杜努姆(18亩)。(5月9日《先锋报》)

515. 5月18日,移民者在希布伦聚众闹事,惊吓当地居民,打破房子和汽车的玻璃,毁坏太阳能热水器,闯入商店偷取木材用来生节日的篝火。据报易卜拉欣清真寺周围也生了篝火庆祝犹太8月节。巴勒斯坦居民投诉说,移民者从一个铁匠的车间偷取了设备,从一个木匠那里偷取了18个木门,并从一个谷仓偷取了几袋大麦。巴勒斯坦人说这些大麦和木门都被用来生篝火。警方的发言人证实有6部汽车的窗门被打破,轮胎被割破。他并证实一家售卖画框的商店和一家木材商店被偷取了木材,另有几个果菜摊档被破坏了。没有听闻移民者因为这次闹事和破坏而被逮捕。(5月9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26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提到)

516. 5月18日,几百名犹太人在纳布卢斯市中心游行-他们称之为“萨马里亚游行”,目的是要声援住在该区域的犹太移民者。犹太人携带的旗帜写着“约瑟不会再被出卖”;“以色列国防军不要撤出城市”;“不要把纳布卢斯变成另一个加沙”。九个人被逮捕,但在问话之后获释。(5月19日《耶路撒冷邮报》)

517. 5月23日,一群武装移民者强闯希布伦的Ahli医院,自称是“立刻实现和平运动”派来的医生。(5月26日《耶路撒冷邮报》)

518. 5月25日,来自Kiryat Arba移民点的犹太移民者在希布伦袭击几家商店,造成相当大的损害。此外,据说有6名巴勒斯坦人被三辆汽车中的移民者攻击而受伤,他们的五辆车完全毁坏。(5月25日《先锋报》)

519. 5月28日,一个右翼的以色列移民者组织Shalom Le Dorot(“世代和平”)试图在Ramot移民点附近的Beit Hanina建立一个移民点,以抗议以色列最近决定停止在耶路撒冷没收土地。(6月2日《耶路撒冷时报》)

520. 6月3日,耶路撒冷旧城阿拉伯人拥有的8辆车被Kach的成员破坏(6月5日《耶路撒冷邮报》)

521. 6月7日,来自Wad Amira的巴勒斯坦农人在Artas地区他们的田里种橄榄树苗,因为邻近的Efrat移民点的移民者把他们的作物都拔了,说该片土地已被没收。(6月8日《先锋报》)

522. 6月16日,移民者在希布伦大闹,为一名犹太移民当天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刺猓而报复。这场暴动为时1个钟头,移民者破坏和推翻了该镇市场上的农产品摊档,打破了巴勒斯坦人商店的窗户。一些移民者并且试图攻击巴勒斯坦人,但被边界警察部队阻止。(6月1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523. 6月17日,犹太移民者在以色列士兵的陪同下闯入希布伦Nab Al Halaby的房子打人。Halaby的6岁儿子Zakaria被拉出屋外,士兵和移民者都打他,要惩罚他丢石头。(6月22日《先锋报》)

524. 6月25日,据报在那个周末Kach运动几个积极份子和新建立的Ma Aleh Yisrael移民点的居民曾试图进入萨马里亚的Bidya村,但被以色列国防军制止。不过,当天稍后时间该村的几个房子还是被人丢了石头,估计是同样的那几个Kach运动积极份子所为的。未闻有人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6月25日《国土报》)

525. 6月27日,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把为了Beit Horon移民点附近的土地发生冲突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开。事件据说是发生在清晨,大约40名移民者把48杜卢姆土地(12亩)围起来,说这是该移民点部计划的一部分。不久之后,邻近Beit Ur Al Fouka大约20名巴勒斯坦人到达该处说这块地是他们的。士兵把这两群人分开,并向移民者发出了民政局命令,要他们停止施工。在另一个事件中,以色列国防军停止了Kochav Hashachar移民点附近二条路的施工,以确定这是否合法。来自Vered Yericho移民点的几个移民者向在耶路撒冷-杰里科公路上行使的巴勒斯坦车辆丢石头。此外,大约20名移民者在该路上焚烧轮胎,要截断交通,但被警察驱散,其中二人被捕问话。(6月2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526. 7月1日,来自Shavey Shomron移民点的几十名移民者试图以石头拦阻Kalkiliy-Nablus道路,抗议要把以色列国防军部队调离犹大和萨马里亚(西岸)的巴

勒斯坦城市。警察逮捕了20名移民者,后来当日释放了。(7月2日《国土报》)

527. 7月1日,即要缔定关于重新部署的协议的第一天,来自Homesh移民点的移民者关闭了主要的 Jenin-纳布卢斯公路,抗议以色列军队即将离开该地区。移民者向路过的巴勒斯坦人丢石头(7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

528. 7月2日,Efrat移民点的大约30名居民进入Dheisheh难民营对面的以色列国防军哨站-以色列士兵几天前从那里撤出。移民者说他们进入该哨站,是因为自从以色列国防军离开该地之后,该区的投石事件大增。事后《耶路撒冷时报》报导说,移民者说前几天在希布伦-伯利恒路上行驶的以色列汽车曾被人丢石头。(7月3日《国土报》《耶路撒冷出报》;7月7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曾提到这件事)

529. 7月6日,大约100名移民者组成车队从Ginot Shomron移民点慢速向Kivr Sav。他们的行动使Kalkiliy-纳布卢斯公路的交通大大受阻,车龙有几公里长。据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抗议政府计划把以色列国防军撤出该地区。7月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出报》)

530. 7月8日,两名巴勒斯坦人受到轻伤,因为他们的汽车在 Eli 定居点附近的 Nablus-Ramallah 公路上被石块击中,汽车的挡风玻璃被砸碎。(《耶路撒冷邮报》,7月9日)

531. 7月13日,8名犹太狂热者试图进入阿克萨清真寺,但被教产卫士所阻拦。该事件发生时,伊斯兰教产和以色列议会的一批阿拉伯议员正在举行会议,讨论耶路撒冷市政府对于教产所进行的违反行为。(《耶路撒冷时报》,7月14日)

532. 7月15日,5名巴勒斯坦男孩在希伯伦受到轻伤,其中一名头部受伤,因为定居者的孩子用弹弓向他们发射石块。一名犹太男孩被拘留盘问。希伯伦市长 Mustafa Natshe 说,定居者在该城市中大吵大闹,对这次拘留表示抗议,并向房屋投掷石块,而且砸碎了一辆属于阿拉伯人的汽车的挡风板。据当地记者的报导,5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定居者在冲突中受伤。(《国土报》,7月16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17日)

533. 7月17日,几十名定居者向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特别顾问 Ahmed Tibi 的车辆投掷石块、鸡蛋和西红柿。Tibi 先生的车辆两度遭定居者袭击:第一次是在 Tekoa 定居点之内,当时 Tibi 先生是要与 Menahem Fruman 拉比举行会谈,另一次是随后发生在 Efrat 定居点附近。在 Tekao 定居点中,几十名定居者挥舞着写有“杀人犯”的标语,并谩骂 Tibi 先生。在对这些事件发表评论时,Tibi 先生将他的进攻者的行为比喻成野兽的行为。(《国土报》,7月18日)

534. 7月21日,数百名定居者用燃烧的车轮和大石块封锁了西岸各处的主要公路,并在一次抗议所谓政府忽视他们安全的活动中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以色列军方的电台报告说,定居者朝阿拉伯居民在 Beit El 地区的住房投掷石块和尖利物,另外,来自 Beit El 的一名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发射子弹。不过,没有人受伤。在 Kedumim 定居点附近,警察逮捕了13名犹太定居者,因为他们封锁了定居点附近的一条公路。然而,在大部分其他地方,警察允许定居者封锁公路达两小时之久,之后,他们在组织者的命令下解散。(《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7月23日)

535. 7月21日,据报,来自 Hadashah 的犹太定居者连续第三天继续攻击在 Ramallah 附近的 Beit Ijza 村庄,他们试图从该村庄没收更多的土地,以便扩大其定居点。定居者士兵用弹药驱散面对他们的巴勒斯坦居民。在另一件动态中,希伯伦附近的 Tel Rumeida 和Jabal Rahmeh 的居民抱怨犹太定居者朝行人和住房投掷铁球。(《耶路撒冷时报》,7月21日)

536. 7月23日,希伯伦定居点的领袖 Noam Arnon 宣布,希伯伦犹太人将成立保卫组织,以便在以色列国防军从该城撤出后保卫他们自己。(《耶路撒冷邮报》,7月24日)

537. 7月24日,Burin 村庄的高中(Nablus 附近)被人烧毁。村里的目击者说,纵火犯于凌晨两点来到学校,将易燃液体倒到轮胎上,并在学校前面将它们点燃。根据目击者的说法,纵火犯乘三辆挂有以色列牌照的汽车逃走,并朝着Yitzhar 定居点行驶。村民们表示,这次纵火事件是来自 Yitzhar 定居者所进行的一系列骚扰事件的

继续。他们表示,10天前,该村庄的诊所也被人放火烧毁。(《国土报》,7月24日)

538. 1995年7月26日,若干名犹太定居者在 Faisal Hussein 位于东耶路撒冷的住宅外边开枪,当时这名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正在屋内。三名犹太学校的学生在这次攻击事件之后立即被拘留,但随后被保释。Hussein 先生指出,这些定居者下了车之后,便开始投掷石块,砸碎了几辆车的车窗。《耶路撒冷时报》报道说,这些车辆属于在耶路撒冷红新月会医院中工作的医生。随后,他们发射了二十几发子弹。Kach 运动声称他们对这次射击事件负责,该运动指出,该事件是因为其6名成员在 Hussein 住家附近遭人投掷石块而作出的反应。据报在6月13日的一次反阿拉伯的示威游行中,定居者朝 Hussein 的住家开了枪。7月31日,Faisal Hussein 的住家附近又发生枪击事件。(《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7月27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1日;另外《耶路撒冷时报》,7月28日也提到该事件)

539. 7月29日,约有1 000名定居者在耶路撒冷 Orient House 附近的 Wadi Joz 示威游行,并砸坏了居民的车辆和财产。次日,当Faisal Hussein 到达之后,定居者试图立即涌进 Orient House 的大门。7月31日,定居者又在 Hussein 的住宅附近开枪。(《耶路撒冷时报》,8月4日)

540. 7月30日,大约2 000名犹太定居者用推土机平整伯利恒附近 Baten Muassi 的土地。在另一项动态中,定居者在希伯伦附近 Dinawiyeh 的一次示威活动中,使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和两名男子严重受伤。(《耶路撒冷时报》,8月4日)

541. 7月31日,以色列军队和边防警察从伯利恒附近的 Um Hmedeen 山上撤出,犹太定居者10天前在那里住下,以便在属于Al Khedr 村庄的土地上建立新的营地。在另一项动态中,一群右翼犹太人试图进入耶路撒冷的圣地。警卫人员阻止他们这么做。(《耶路撒冷时报》,8月4日)

542. 8月1日和2日,来自 Shilo 定居点的定居者,沿着 Nablus-Ramallah 公路的山上建立据点,并朝过往的阿拉伯车辆投掷石块。来自 Shilo 和 Rahel 定居点的其他定居者,在属于 Ramallah 附近属于 Singel 村庄的1 600英亩土地周围设置

铁丝网,然后宣布他们已没收这些土地。定居者也封锁了 Khan Younis 附近的600多杜努姆土地。来自 Efrat 定居点的定居者返回了伯利恒附近 Al Khedr 村庄边上的 Um Hmedeen 山上,后来,他们被以色列军队驱赶出来。其他定居者将拖车拉到希伯伦地区 Hajay 定居点附近的一个地点。(《先锋报》,8月3日;《耶路撒冷时报》,8月4日)

543. 8月3日,来自 Afni Hayfats 定居点的定居者宣布,没收属于图勒凯尔姆附近 Kafr Labd 村庄1 600杜努姆的土地,并在其周围设置铁丝网。在另一项动态中, Hadassa 定居点的定居者威胁要杀害一个名叫 Khaled Al Khatib 的希伯伦居民及其家属,因为此人曾对定居者 Baruch Barzali 提出诉讼。(《先锋报》,8月3日)

544. 8月9日, Halul 居民响应清真寺公开发言系统所传递的一项呼吁,将一批定居者从该镇附近的土地上赶走。(《耶路撒冷时报》,8月11日)

545. 8月11日,据报导,定居者拒绝执行以色列法庭7月2日发出的命令,该项命令要求他们停止在加沙地带南部 Khan Younis 周围铺设环形公路。来自 Khan Younis 地区的巴勒斯坦人还报告说, Kafr Yam 定居点的定居者不断对他们进行骚扰(《耶路撒冷时报》,8月11日)

546. 8月12日,来自 Efrat 定居点的定居者开始在伯利恒附近的 Al Khedr 村庄中平整 Um Hmedeen 山上的土地。后来他们又在该地点安装了流动住房(《耶路撒冷时报》,8月17日)

547. 8月13日,来自 Beit El 定居者朝来自 Dura al Kara 村庄的巴勒斯坦示威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见名单),这些示威者拆毁并放火烧了定居者在 Har Atris 设立的一个临时营地,该营地是作为定居者为破坏巴勒斯坦自治而进行的一场运动的组成部分。此外,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报导说,该村的70岁村长在试图逃避定居者的射击时,摔倒在地,并折断了几根肋骨。根据巴勒斯坦示威者和几名目击该事件的记者所述,尽管定居者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他们却朝逃离的巴勒斯坦人直接开枪。目击者也说,军队和警察只是在枪击开始之后很久才到达现场。

Binyamin 区域委员会主席 Pinhias Wallesterin 在发表一项关于该事件的说明中警告,定居者将不会容忍在其社区和临时营地附近的巴勒斯坦抗议者,并宣布,那些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接近他们社区的阿拉伯人将不会生还。据报,警察逮捕了与该枪杀有关的4名定居者。(《国土报》,8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14日和15日)

548. 8月16日,警察的拘留了3名来自 Beit El 的定居者进行审问,这些定居者在东耶路撒冷的 Beit Hanina 阿拉伯居民区朝天开枪。居民们抱怨,在凌晨两点,一名身份不明的持枪者乘坐带有以色列牌照的车辆,毫无理由地在所述的居民区朝空中开枪,因此,警察逮捕了这三人。这些定居者声称,他们开枪的原因是,担心阿拉伯人可能会朝他们投掷石块,因此,在各自交了保释金之后被释放。(《国土报》,8月17日)

549. 8月17日,来自Kiryat Arba定居点的定居者用污水淹没了Mohammed Khedr Da'na的土地,他们已多次试图将他从家园中赶出。(《先锋报》,8月17日)

D. 被拘留者的待遇

(a) 关于释放被拘留者的措施

口头证据

550. 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所长Ahmad Sayyad先生将涉及被拘留者的状况总结如下:

“自签署《开罗协定》以来,被监禁者和被拘留者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并遇到各种障碍和困难,因为以色列占领当局采取顽固的态度,而且他们没有说明任何原因或表示任何希望,因此,该问题无法达成一项合乎逻辑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另外,监狱行政管理机构对于被监禁者的精神状态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

他们不断宣布要立即释放被监禁者,却没有加以执行。当他们的确要释放被监禁者时,这些人都属于那些被拘留期限已经到期的被拘留者。”(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74)

551.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支持人权协会的创始人兼主席Ruchama Marton医生,根据《奥斯陆协定》的规定向特别委员会谈到了被监禁者的状况问题:

“在《奥斯陆协定》签署之后,被监禁者的控诉并不多,但最近,随着逮捕和拘留的浪潮重新开始,另外,我猜想也许还是因为许多被监禁者对于很快会被释放的希望已经破灭,控诉的数量又出现增加,我们又再度每月收到40至60项控诉。”(Ruchama Marton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75)

552. Sayya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自1994年5月《开罗协定》签署以来有关巴勒斯坦人被逮捕的详细情况:

“在签署《开罗协定》之后的6个月里,有1 550巴勒斯坦公民被监禁,他们属于各个不同的年龄组,最小的为14岁。在签署该《协定》之后的头3个月里,除了将一些被监禁者的监禁方式改成违反行政规定的监禁之外,又监禁了750人,并在随后的3个月里监禁了800人。在头6个月里,有65个案件被改变为违反行政规定的拘留案件,其中30人来自西岸,另外35人来自加沙地带。大部分这些拘留案件的定案都是以这些人属于反对派为借口,尤其是伊斯兰抵抗运动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另外一些人属于返回Marj Al-Zuhur营地的流亡者,以及一些属于被以色列当局通缉的人士或涉嫌曾协助过被通缉者的人士。”

“自拜特利德事件以来,至今已有2000名巴勒斯坦人被监禁。其中许多人在审问之后被释放,其他人则被列为违反行政规定的拘留案件。另一批人则被送去审判。”(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74)

553, 涉及被拘留者待遇的证词详见A/AC.145/RT.674号文件(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和A/AC.145/RT.675号文件(Ruchama Marton夫人)。

书面材料

554. 5月8日是古尔邦节,以色列开始逐渐释放约250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37名来自加沙,213名来自西岸),他们都是在领土的军事法庭上被审判,并监禁在以色列国防军和公安队的监禁设施中。这些被监禁者属于法塔赫和人民党,他们的刑期都将届满,而且都是根据非常严格的标准加以挑选。预料这些人员将在该周的晚些时候全部释放完毕,他们只包括那些没有谋杀罪的被监禁者(无论是谋杀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或包括没有伤害以色列人的被监禁者。另一项标准是,他们不属于任何反对和平进程的组织。在他们被释放之前,这些被监禁者必须签署一项声明,保证不参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或其他违反和平进程的行动。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的这项姿态并不感兴趣,他们指出,这项姿态远远没有能够满足他们关于释放所有在签署《奥斯陆协定》之前被监禁的其余6000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的要求。据报,约有5530名巴勒斯坦人仍留在以色列的拘留设施中。(《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5月8日和9日;另外,《耶路撒冷时报》也提到这些情况,5月10日)

555. 5月9日,据报,预料将在7月底释放2000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据说约有6000名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和被拘留者仍在以色列的拘留设施中。其中一些人是在特拉维夫公共汽车爆炸案之后以色列保安部队所进行的大批逮捕行动中被拘留。(《国土报》,5月9日)

556. 6月29日,为释放涉及安全的巴勒斯坦被监禁者而设立的部长级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讨论大规模释放被拘留者的问题。这次会议的举行,是因为6月18日开始被监禁者进行绝食。负责警察事务的部长Moshe Shahal指出,在5600名被监禁者中,有1500名是在《奥斯陆协定》之后被捕,他们将不会得到释放。他并指出,另外有900名被控犯有“刑事罪”的巴勒斯坦人也将不会得到释放。(《耶路撒冷邮报》,6月30日)

557. 7月8日,以色列电视台宣布,以色列政府已同意在10天内释放约600名被监禁者。这项广播还说,这些被监禁者属于今后几个月里将被释放的1500人中的一部

分。(《耶路撒冷时报》，7月14日)

558. 7月11日,据报导,有两名女性被监禁者Fatima Jaradat和Reem Felaneh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但不属于被监禁者获释的范围。这两个人在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后,申请提前获释。(《耶路撒冷时报》7月14日)

559. 7月14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关于释放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会谈在耶路撒冷结束,并原则上达成一项协议,分两个阶段释放众多的巴勒斯坦被监禁者,并将随后继续讨论释放问题。虽然没有公布任何数字,但在头两个阶段将获释的被监禁者人数估计包括大部分在签署《奥斯陆协定》之前被捕的1500名至2000名的被监禁者。其中,约有100人将是老年和患病的被监禁者、18岁以下的被监禁者和女性被监禁者。以色列坚持认为,这些被监禁者绝不会是那些犯有严重罪行者。另一项标准是,他们必须接受和平进程。估计释放工作将在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签署第二阶段临时协定之后开始,并将在巴勒斯坦委员会的选举之前的几个月里继续进行。(《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7月16日)

560. 8月11日,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在塔巴指出,除了在签署《临时协定》之后和在巴勒斯坦选举之前进行这两个阶段释放被监禁者的工作之外,还将有第三阶段释放被监禁者的工作。不过,尚未确定这第三阶段的日期。(《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8月13日)

561. 8月11日,据报,根据在Jneid监狱中被拘留的被监禁者所述,监狱当局将约有75项涉及无期徒刑的被监禁者的档案转移到以色列内阁的内部集团供审查,以便考虑释放问题。被监禁者引述监狱当局的话说,这些人的档案被分为3类:那些被控杀害犹太人或使他们受伤的被监禁者;那些被控进行武装暴力行为和杀害告密者的被监禁者;以及那些被控在暴动期间进行政治活动的被监禁者。在Jneid监狱中被监禁的120名被监禁者属于第一类。以色列当局已拒绝就释放被以色列形容为他们的手上沾满犹太人鲜血的700名被监禁者问题进行谈判。(《耶路撒冷时报》，8月11日)

(b) 关于被拘留者的其他资料

口头证据

562. B'tselem的实地研究员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在以色列监狱和拘留中心,特别是在审讯期间受到的待遇:

“现在,我将告诉你们关于调查的一些资料。被捕和入狱的人数减少是真的。不过,调查仍在继续,所用的方法甚至比以前还危险。四月间,一名囚犯在一个调查营内死亡。过去我们所熟悉的酷刑方式仍在继续,并未停止。不久前,以色列当局还使用一种新方法,导致囚犯Abdel-Samad Harizat于1995年4月24日死亡。

“这个方法如下:拴住囚犯的喉咙,猛力摇撼,使头颈前后快速摇动约五分钟。囚犯的头颈变成无法动弹。接着停止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始同样的程序。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头颈摇晃不止。

“我问过三名最近出狱的不同犯人,他们告诉了我关于以色列现在用在囚犯身上的这种新方法的资料。他们说,遭到这种方式的待遇后,终于晕了过去。

“(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563. 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名叫 Abdel-Samad Harizat 的囚犯死亡情况的详细资料:

“名叫 Abdel-Samad Harizat 的囚犯一生中从未生过病。他于1995年4月23日入狱,从希布伦被转移至耶路撒冷 Moscobiya 监狱,这所监狱被认为是一个调查最严格的监狱。他入狱后几小时,狱方发布一份声明说他昏迷不醒被转送医院。如我所说,这只是他入狱几小时后的事。他于1995年4月24日死亡,也就是入狱后一日。以色列保安部队联系他的家人,告诉他们可以探访他们的儿子。他们未说他已死。他们还要家人携带他以前惯常吃的药。当地的父亲说他的儿子一种从未生过病,也未吃过药,以色列情报官员告诉他到药房取一些

药,带至Moscobiya监狱探访他的儿子。这样,他的父亲到了Moscobiya监狱。在该处,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病了,已被转送至医院。这名父亲去了医院,发现他的儿子已死。一名苏格兰医生进行了尸体解剖,他说此人死于被施加的酷刑,并无其他原因,所使用酷刑方法便是我刚才描述的摇撼。”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564.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支持人权协会创始人兼主席向特别委员会描述“轻微身份压迫”的定义:

“关于这一可耻的‘轻微身体压迫’的定义,每个人都知道,也许这名可尊敬的老法官,找不到这一名词,否则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普通常识,这个‘轻微身体压迫’是酷刑的另一说法,是酷刑和系统化酷刑的委婉语。不是偶然的案例。(Ruchama Marton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75)

565. Marton医生向特别委员会解释导致名叫Harizat囚犯死亡的酷刑方法:

“由于可怜的Harizat死亡,人们现在知道另一种可能在病人身上不留血迹,但可能严重到使其死亡的方法。是以极粗暴、猛烈的方式摇撼此人。你必须知道,拴住一人的肩膀或衬衫,猛力摇撼,头就自由前后摇动。经由这些猛力动作,脑被推向紧闭的颅骨囊,导致头盖骨内轻微或严重出血,可能会致死,如不死,可能造成脑部损伤,也就是医学上所谓的‘脑震荡后综合症’。”(Ruchama Marton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75)

566. B'tselem的实地研究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兰多委员会所发布准则的背景资料,以及目前如何予以适用的资料:

“1987年,在许多以色列人遇害的著名300号公共汽车事件后,设立了兰多委员会,以法院一名法官的名字为名。这个委员会审查和讨论给予保安部队和情报部队极大调查权限的问题。在10月19日,21名以色列人遭害的Dizengoff行动后,负责情报处的部长级委员会召开会议,颁发一份让情报处自由行事三个月的许可。这个委员会由总理拉宾先生、司法部长Liba'i先生、警务部长Shahal

先生和环境部长Sarid先生组成。委员会决定定时炸弹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某人决定某一人是所谓的‘定时炸弹’,这人便可被传唤,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询问,以便从此人取得必要的资料。换句话说,执行Dizengoff 自杀性行动的人,如在前一日被捕,可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施酷刑,以便从他挤出情报。问题是:谁能说此人或其他人是危险的,是一颗‘定时炸弹’?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可被认为是走动的定时炸弹。无人能管制以色列情报处。即使部长级委员会对此也没有任何真正的权限。

“他们说 Harizart 是一颗定时炸弹。任何人都可被拘捕和杀害,然后说这人是一颗定时炸弹!

“三个月后,1995年1月22日发生了Beit Lid行动。二十名以色列士兵和一名以色列公民遇害。在这个案例中,部长级委员会再度给予情报处另外三个月的自由行动许可。在这三个月底时,4月9日发生了Kfar Darom行动。七名以色列士兵和列一名美国游客在这次行动中遇害。因此,如你们所见到的,问题继续发生,以色列情报处则有极广的权限。

“至于你们的问题的第二部分,对以色列情报处的活动无法管制,即使兰多委员会和部长级委员会也未就情报机构作出任何决定。情报机构相当自由地工作,如我说过的,他们按照‘走动的定时炸弹’原则工作。

“每次在营地或监狱发生杀戮,就大干一次,进行调查。接着,整个事平静下来,每样事又回复正常。”(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第8号证人,A/AC.145/RT.669)

567. 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主任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证实来自其他人权组织人士告诉特别委员会的关于以色列调查员质询犯人的新方法:

“1994年4月19日在特拉维夫Dizengoff街和1995年1月22日在Beit Lid 发生两次炸弹事件后,以色列政府给予调查员在质询和调查期间使用的任何方法的自由。这样导致他们超越了1987年兰多委员会制订的纲领,也就是许可使用

‘轻微身体和心理压迫’，从而在以色列法中使酷刑合法化将‘轻微’二字的注解交由调查员本人决定，没有限制和标准。”(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74)

568. 安曼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一名律师Imad Ali-Sharqawi告诉特别委员会一名遇害巴勒斯坦囚犯的父亲发的言：

“我的儿子被追捕了64天，整段时间内我没看到他。他死后，我想对他说再见和亲吻他，但是他的脸孔已整个支离破碎，我甚至不能亲吻他。”

569. 此外，Al-Sharqawi先生也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质询的以下资料：

“我们从以色列情报官员呈交高等法院的证词可以看到这点。他说，一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集团成员被连续质询32小时，获许休息16小时，又再质询42小时，接着休息65小时，再接着调查和质询42小时，又休息65小时，然后再调查和质询33小时。”(Imad Ali Al-Sharqawi先生，第16号证，A/AC.145/RT.672)

570. Sayyad先生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拘禁情况及其对囚犯健康的有害影响：

“关于囚犯的健康情况，如非恶化，条件也保持不变。往往未达起码的标准。对有心理问题的、患肝和肾病及风湿病的囚犯，没有治疗设备，另外监狱管理当局还故意忽视对患其他病症囚犯的治疗，还拖延将重病的人转移至医院。这些全都导致监狱保健情况恶化。这种情形使囚犯的生命处于极危险情况，如 Masoud Jalal的案件，他因监狱管理当局的故意医疗疏忽而死。”(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74)

571. 曼德拉研究所主任特别详细描述因医疗疏忽致死的Mazud Dalal先生的案例：

“Mazud Dalal于1994年10月6日入狱。他患着背痛病，并因前几次下狱导致左腿不便，1994年11月6日他诉说下腰部和肝部剧痛，接着呕吐起来。诊断和治疗都遭延误。他未及时被转送至医院，于1995年4月8日死在医院。

“目前，共有400名囚犯患病。如果不给予他们必要的医疗照顾，他们的健

康情况可能恶化。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第20号证人,A/AC.145/RT.674)

572. 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支持人权协会创始人兼主席Ruchama Marton博士说明关于患精神病巴勒斯坦囚犯的情况如下:

“如果被拘留者患精神病(一般化地说是精神失常),未让他们有被一名我所谓‘真诚的’心理医生检查的可能。

“在监狱,他们的情况变成甚至更糟,因为看守人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人。实际上,他们对这些人不能做任何事。因此,为使他们的生活容易些,看守人将他们关在单独的牢房,不是惩罚,只不过是一种解决这种尴尬情况的办法。他们不仅精神失常,其中一些人还在单独的牢房被关了许久,使他们的情况甚至更糟。单独监禁即使对正常人而言也是非常难受的。(Ruchama Marton夫人,第21号证人,A/AC.145/RT.675)

573. 有关被拘留者待遇的证词载于以下文件:A/AC.145/RT.669(Fouad Issa Abu Hamid 先生)、A/AC.145/RT.672(Imad Ali-Sharqawi先生)、A/AC.145/RT.674(Ahmad Mohammad Sayyad先生)和A/AC.145/RT.675(Ruchama Marton夫人)。

书面资料

574. 4月2日,据报3月21日也就是在Tel Sheva 发现一辆装载爆炸物货车后一日,被捕的20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积极分子仍被以色列拘留。(4月2日《国土报》)

575. 4月8日,一名来自Kalkiliya 名叫Ma'azouz Dalal 的28岁巴勒斯坦(为行政理由)被拘留者死于Asap Harofeh 医院(见名单)(被从Jneid 监狱转移后)。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和Al Hag 人权组织连同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支持人权协会发布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他们指控监狱当局医疗疏忽,导致该名囚犯死亡。不过,监狱处发言人Moshe Malal 否认该囚犯未获充分治疗或过迟才被送医院的指控。(4月10日《国土报》;4月13日《先锋报》;4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576. 4月17日,A1-Hag 和曼德拉研究所共同发布一项声明,说1995年1月Beit Lid 发生爆炸后,以色列授权将最久6个月的行政拘留延长至最久一年,还可展延。这些人权组织还报告说,大约6 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仍在以色列监狱、军事拘留中心和警局拘留所。其中42名是妇女;200名是年龄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237名是按行政拘留令被拘,其中37名是按一个以上连续的拘留令被拘的。大约400名被拘留者患有需要治疗的病,但未获得任何医疗照顾。(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577. 4月19日,仍被拘在以色列监狱的法塔赫囚犯经由Jneid 监狱囚犯中央委员会的一项声明,宣称如果管理当局不承认他们被释的权利,他们便不再遵守狱方的规定。(4月21日《耶路撒冷时报》)

578. 4月18日一名来自伯利恒的为行政理由被拘留者向最高法院请愿,要求它禁止公安队在质询他时虐待他或造成他任何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这位名叫Jamal Shahtur 的被拘留者经由他的律师声称他在行政拘留期间被带走调查,未通知他的家人。两星期后,他被提至拉马拉军事法庭,罪名是8个月前投掷一枚手榴弹,并企图购买武器。尽管他提出要求,再次未通知他的家人或律师。这名被拘留者声称,他被带走拘留后不久,就受到审问,并被一名叫做“Martin 队长”的审问者重击胸部,这名审问者也故意践踏铐住他脚踝上脚镣的铁链,以使铁链陷入他的肌肤。他还说,有8天剥夺他的睡眠,其间只有一次让他睡一、二小时,除了在审问室内,一直让他在一个小椅子上,手脚被绑,头上顶着一个袋囊。他控诉说,在质询的头两天,没给他任何东西吃,只要他说肚子饿,就告诉他除非他承认控告他的罪行,否则就不会得到任何食物。此外,他还说,审问者威胁要杀他、口头辱骂他、咒骂他的母亲,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他相信,如果不听命就有生命危险。在请愿书中,这名律师声称,未审问Shahtur 关于将来的攻击或他所知“恐怖主义者”躲藏地点的任何资料,只审问他关于指控过去犯下的罪行。律师声称,这点证实对他的指控并非如审问者所界定的“定时炸弹”,从而可以证明施加“极大压力”是正确的。”(4月19日《国土报》)

579. 4月25日,一名来自希布伦28岁身体残废的巴勒斯坦人于4月21至22日晚上

在家中被公安队逮捕,罪名是参与希布伦地区内I22 al-Din al-Qassam 针对以色列的攻击,他在耶路撒冷Hadassah 医院头部伤重死亡(见名单)。据《耶路撒冷时报》报道,按照一名证人所说,Harizat 在被捕时遭到痛殴。这位名叫Abdel Samed Harizat 的巴勒斯坦人于4月23日在一种临诊死亡的状态下被急送入医院,之前他在坐落于Russian Compound(Al Moskobiya) 的耶路撒冷警局拘留中心被公安队和警局调查员审问。之前他被短期拘留在希布伦监狱。一名医院医生报告说,这种殴打继续了一些时候。据报这名医生也判定Harizat 遭到严重脑部损伤,可能是因左胸被击后氧气不能到达脑中而发生。民政公署下令解剖。公安队否认该被拘留者被其审问者施过酷刑。以色列反对酷刑公共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声明,其中着重指出自从公安队问题特别部长级委员会在4月间将许可对审问被拘留者使用超过兰多委员会所订限制以外身体压迫延长三个月以来,已有4名囚犯在审问期间或因审问结果而死(一人自杀)。(4月26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4月27日《国土报》;4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耶路撒冷邮报》;4月28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580. 4月30日和5月1日,据报对4月25日死于脑部损伤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Abdel Samed Harizat 尸体进行解剖,揭露他被虐待致死。解剖是两名以色列病理学家在应Harizat 家属请求参与的一名苏格兰病理学家Derrick Pounder 博士在场的情形下进行的,总结显示Harizat 是因大力摇撼后脑震荡结果,死于“非自然情况”。(4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5日《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581. 5月12日,据报西岸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指挥部的法律顾问任命一名官员调查关于控诉Farh 难民营附近一个以色列国防军拘留设施内被拘留者遭殴打和羞辱的案件。这名法律顾问也请负责拘留设施的官员就一份据称违反被拘留者权利的清单加以说明。这份由Tamar Peleg 律师代表国际儿童权利协会编制的名单包括两名未成年被拘留者的控诉。其中一人年龄14岁,声称一名被称作“Alon队长”的审问者

在审问期间弄断他的手,而另一名年龄16岁的说,在他威胁将控诉一名警察时,这名警察令他脱去衣服,让他面壁而站。Peleg 律师也要求这名法律顾问指令质询关于据称在三星期前为镇压一次囚犯的抗议时使用催泪弹一事。(5月12日《国土报》)

582. 5月17日,据称设在拉马拉的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主任Ahmad Sayyad 说,以色列监狱的拘禁情况比以前要糟。(5月17日《耶路撒冷邮报》)

583. 5月17日,据报希布伦监狱的一名为政治安全理由被拘留者向高等法院上诉,要求禁止公安队继续对他施酷刑。还要求法院令公安队解释,鉴于已提出控告被拘留者的诉状,为何还有必要审问他?该被拘留者在上诉书中声称,他在一种痛苦、羞辱的姿势下被拘至少4天,让他在一个小椅子上,双手被锁链绑在身后,头上顶着一个袋囊。他进一步指控,自从三个月前审问以来,他一直被剥夺睡眠,并不让他换衣服。这名被拘留者的律师在上诉书中指出,他先前已提出三份类似的让诉书,指控在希布伦监狱该被拘留才遭到虐待(其中两分的日期是前一年),仍在等待高等法院的裁决。(5月17日《国土报》)

584. 5月29日,按照一个国际声援组织的声明,在Fa'ra 军事拘留中心的囚犯将在1995年6月1日以前拒绝在以色列军事法院出庭,以抗议目前给予的判决,他们认为不公正而且还比过去的判决重。(6月2日《耶路撒冷时报》)

585. 6月5日,典狱长Arye Bibi 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查究同日早上在Beersheba 监狱被发现死亡的Sultan Hashen Mahmoud 的死因。(6月6日《耶路撒冷邮报》)

586. 6月12日,以色列民权协会提交司法部长David Libai 一份医学意见,坚称尽人皆知大力摇撼可导致脑部损伤,甚至死亡。这份由芝加哥大学法医学院Kirschner 博士编写的医学意见驳斥了Abu Kabir 法医学院编写的一份病理学家的报告,其中说摇撼致死极少发生,唯有医学专家才可能注意到。据说Abu Kabir 学院的报告是州检查官决定不对大力摇撼巴勒斯坦被拘留者Abdel-Samad Harizat 使其于1995年4月死亡的公安队审问者提出刑事诉讼的一个主要理由。(6月13日《耶路

撒冷邮报》)

587. 6月18日,巴勒斯坦政治犯开始一次无限制的绝食抗议,目的是立即、无条件释放仍被拘禁的5 400名巴勒斯坦政治犯。(6月22日《先锋报》;6月23日《耶路撒冷时报》)

588. 6月22日,监测巴勒斯坦囚犯绝食抗议的各巴勒斯坦人权组织指控说,以色列监狱当局取消了绝食抗议的囚犯每日一小时出外行走的权利。此外,这些组织还警告说,5名进行绝食抗议的女囚犯健康情况日益恶化。它们还说,Ktar Yona 监狱当局不让Hinawi 律师探访Ahmad Yassin。Ashkelon 监狱当局也不让Mera'i 律师前往探访委托其诉讼的囚犯。(6月23日《国土报》)

589. 6月28日,Dahariya 监狱警用催泪阻停囚犯与狱警之间的冲突。(6月30日《耶路撒冷邮报》)

590. 6月29日,据报无限制绝食抗议仍在继续,抗议的数十名囚犯因健康状况恶化被送至拉马拉监狱医院。估计60%的囚犯,包括重病囚犯也加入这次抗议。据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报告,数名囚犯一再被阻止与其辩护律师连系。(6月30日《耶路撒冷时报》)

591. 7月2日,纳布卢斯Jneid 监狱700名同狱犯人在14天前为争取释放开始过一次绝食抗议,他们在这次绝食抗议中休息了一天,其后巴勒斯坦囚犯又开始全面绝食抗议。据曼德拉研究所说,监狱处辖下各监狱拘留的3 200名囚犯几乎全体加入了绝食抗议,Ketzio 以色列国防军拘留设施内被拘留的700名囚犯也加入了。囚犯的要求包括制订一份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的时间表,以及立刻释放所有女囚犯。(7月3日《耶路撒冷邮报》)

592. 7月3日,设在拉马拉的曼德拉政治犯研究所主任Ahmad Sayyad 说,经常访问以色列监狱的律师们指出,参加绝食抗议因疲累虚脱的被拘留者人数最近大量增加。(7月4日《国土报》)

593. 7月7日,Tel Mond、Ashkelon 和Reersheba 监狱的巴勒斯坦囚犯举行20天

无限制的绝食抗议后已暂停。其他拘留营的囚犯已于两天前结束抗议。(7月14日《耶路撒冷时报》)

594. 7月19日, 高等法院发布一项限时不抗辩即作确定的命令, 给予Ashkelon 监狱狱长和公安部三天时限, 解释为何剥夺巴勒斯坦被拘留者Samir Hamtu 每日至少连续6小时的睡眠权利; 为何把他拘留在一个1.5米宽2米长, 没有窗子、马桶或洗涤槽的平房内; 为何它们不遵守监狱规则让他每日外出行走。法院未如被拘留者的律师所要求的发布一项临时命令, 禁止公安队把该被拘留者关在一个名不符实的牢房, 或连续审问他6小时以上使他无法睡眠。(7月20日《国土报》)

595. 7月23日, 关于公安队的部长级委员会决定把给予审问者对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积极分子使用“特别审问方法”的许可延长10天。(7月24日《国土报》)

596. 8月4日, 据报高等法院拒绝了公安队拘留者所提改进其在希布伦监狱拘禁情况的诉状。请愿者的律师声称, 被拘留者每天24小时被关在狭小、一直照明和没有窗户的孤立牢房内, 而且不准每日外出行走、换衣服或每周淋浴一次以上。此外, 还在牢房内放一个便壶。这名律师进一步声称, 监狱内的拘禁条件违反了被拘留者的基本人权以及1955年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在聆讯期间, 监狱指挥官告知法院, 律师所指的数种“不正常处”业已纠正。这些包括安排供应更多衣服、较多的淋浴可能、以及在看守人当时无其他任务时护送被拘留者前往厕所的决定。(8月4日《国土报》)

597. 8月7日, 以色列反对酷刑公共委员会代表一名35岁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递交高等法院一份请愿书, 要求下令公安队调查者不得在身体或精神上凌辱他。(8月8日《耶路撒冷邮报》)

598. 8月8日, 以色列民权协会告知高等法院, 它反对州提出的推迟聆讯其关于反对在公安队审问期间“摇撼身体”的要求。该协会声称其请愿在宪法上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因为它涉及被公安队拘留者因在审问期间被摇撼结果有死亡之虞或无可扭

转伤害的情况。该协会说,法院的审议对数千人的生命和健康有深远的影响。(8月9日《国土报》)

E. 吞并和定居

口头证据

599. 土地和水利问题研究和法律服务公司工作人员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先生向特别委员会详细介绍了以色列当局目前所采用的各种征用土地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伪造没收令日期。在没收土地案中为巴勒斯坦人辩护的巴勒斯坦律师,包括本公司律师,总是惊讶地发现,没收令注有十年前的日期。(其中有些例外,例如Prophet Nabi Samuel地区没收案,对该地区所发布的军事令宣布土地属于国家。)这项措施的目的是让国际舆论和当地公众舆论相信,没收可溯源到利库德政府时期。

“所使用的第二种办法是安全考虑,例如,定居点已被包围或被认为应由公路网包围。这些所谓的环形公路或安全公路需要在定居点周围及其之间建造新的道路,以便为这些定居点服务并将它们连接起来,以期避开巴勒斯坦地区。这样,巴勒斯坦人,尤其如居住在拥挤地区,就很难在这些郊外或地区相互联系。这些公路的建设目前是一种最危险的没收土地形式。

“另一种没收办法是将土地辟为采石场。以色列宣布准备没收大片巴勒斯坦土地用作采石场,例如图勒凯尔姆附近的 Kufur Labad 地区及其附近的村庄、Kalkiliya、Kufur Malek和拉马拉。通常将这些采石场安在住宅区和农业区当中,Kufur Labad便是一例,或接近水源,Kufur Meria又是一例。我们从Ain Sinya采得井水,Ain Sinya向拉马拉和阿拉伯耶路撒冷提供水源。在这个饮用水源泉的地区建立采石场会极大地损害环境,并还会影响水质,因为该地区一直尘土飞扬,爆破声隆隆。

“没收土地的第四种办法是以保护自然保护区作为借口。以色列当局经常

宣布没收某一地区使其成为自然保护区。其中有些土地属于国家,但也有些土地属于人民。

“还有一种没收计划人称沙哈尔计划,系由警察部长沙哈尔先生提出。这是一种单方面计划。它不断地将绿线边界向被占领土推进。巴勒斯坦专家估计,这块土地面积占西岸总面积的11%至20%。

“没收土地的第六种办法是利用结构性规划。以色列当局经常提出建筑结构和城市化计划,以便在巴勒斯坦村内大兴土木,这些决定援引英国统治时期提出的两个规划。其中之一叫作S5,指的是西岸北部地区,另一个叫作GR5,指的是西岸南部地区。”(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先生,第17位证人,A/AC.145/RT.673)

600. 应特别委员会成员的要求,Hashish先生就赔偿和颁布军事没收令的问题作了以下解释:

“关于赔偿问题,巴勒斯坦人原则上拒绝因没收土地或砍伐树木而要求赔偿。他们根本不要求赔偿。他们需要的是把这个问题作为原则问题处理,因为这是全国性的问题。

“如果没收是一项军事令的结果,法院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法院自己认为,执行没收是出于安全原因,因此绝不会干预同被占领土的国家安全有关的案件。”(Sami Abdel R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先生,第17位证人,A/AC.145/RT.673)

601. 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研究员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向特别委员会非常详细地论述了以色列吞并和定居政策背后的原因:

“关于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建造定居点的问题,以色列政府1993年重新拟订了建造定居点计划,并称其为以色列人发展一揽子计划,无论定居点是设在耶路撒冷市内还是在西岸。这里的想法是,建造住房的大部分实际工作不会由政府承担,而是由私人建筑公司,即以以色列公司承担,以色列住房部将分配基础设

施,例如公路、电、水和这些新地点的供应等基础服务。西岸较穷地区被指定为特区,A区和B区,耶路撒冷地区为特殊情况,该计划还规定,愿意在那里居住的定居者有权依照他们会获得福利的具体种类获取特殊服务。这又是以色列政府的另一种专长,即把建设定居点的大部分工作分开来做,其中大部分项目的设计时间为三至五年,这与和平进程时期正相吻合。

“这种扩张的目的是孤立巴勒斯坦建筑业在这些地区的横向扩展。

“无论有否和平进程,建筑工作一直在继续着,因为从以色列的角度而言,在时机不成熟前,耶路撒冷的地位是不可谈判的,而预计明年会开始关于地位问题的最后谈判。因此,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没收和吞并领土是以色列最大限度地行使控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最大限度地完成建设和增加以色列定居者人口计划的一部分,即便有民选市政府的提议,并且比照貌似客观的标准,但以色列各区的数量及其人口将超过巴勒斯坦区的数量及其人口总数。无论人们怎么看待谈判结果,迎合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前景观点的市政府所执行的各项决定会获得通过,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三年与1967年以来整个占领时期相比,耶路撒冷会出现空前的建设定居点的现象。这项工作得到了政府的核准和鼓励,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采纳以色列,尤其是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前景,以及谁可出入该市以及谁应在该市居住的看法。”(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九位证人,A/AC.145/RT.670)

602. Mansour先生介绍了这项政策尤其对耶路撒冷周围村庄会产生的影响:

“大耶路撒冷概念对以色列人而言是货真价实的,大耶路撒冷占据西岸的大片土地,包括定居点地区,但不包括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这些村庄的巴勒斯坦人看到自己受定居点包围,他们在思考他们会具有何种地位,一旦他们成为大耶路撒冷内的西岸人,但却得不到平等待遇,因为耶路撒冷居民受害于不同的市府政策和以色列政策的制肘。去问一下耶路撒冷周围村庄的村民——耶路撒冷周围有九个村庄——我们将同所有地区分开隔离,成为一种宿营地。由于今世

后代的住房越来越少,再加上人口如此集中的问题,你就无法走动,现实只是你内心经历的现实,而不是你每天实际遇到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确实在考虑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九位证人,A/AC.145/RT.670)

603. B'tselem人权组织外地研究员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向特别委员会介绍了自《奥斯陆协定》以来尤其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征用土地的情况以及一些居民的生活条件:

“最后我想谈一谈耶路撒冷。以色列尤其在《奥斯陆协定》之后开始执行一项在耶路撒冷市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以色列在城市周围建筑环形公路,并使耶路撒冷市内阿拉伯人的生活变得相当困难。这些所作所为的目的是在谈判讨论耶路撒冷永久未来的时候改变力量平衡。

“最近宣布没收530杜努姆(132公顷)土地,其中不算以前已被没收的阿拉伯公民拥有的土地。只有很少一些耶路撒冷土地属于犹太人。Har Homa定居点的住房建设工作即将开始,为此目的没收了1 850杜努姆土地(462公顷),这片土地属于耶路撒冷市郊区的Tsur Baher村庄。Tsur Baher村住着1.4万人。他们面临着住房问题。但却不允许他们造新房,只允许他们在现有房屋上再加一层,并不允许他们超出市政府提出的结构规划范围,而生活在该村同一片土地上的犹太居民却可造八或九层的房屋。他们来到村庄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住房问题,而是没收村内所剩的土地,以便建造房屋安置犹太公民!但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公民如需造房或加层却必须搬到城外去!

“当然,这是以色列耶路撒冷市政策的目标。

“所以,耶路撒冷已有约2万名阿拉伯居民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城内没有他们的生存之地。

“自开始占领耶路撒冷市以来,已为犹太公民造了64 800个住房单元,而巴勒斯坦人自己为阿拉伯公民所建的住房单元只有8 800个。住房部没有协助他

们建造这些房屋。

“统计数字表明,犹太家庭的住房率为每房间1.1人,而阿拉伯人的住房率为每房间2.2人,这就是,阿拉伯人住房问题是犹太人住房问题的两倍。

“以色列今天的目的是通过公路网和定居点并以隔离的方式控制耶路撒冷东部的发展。

“犹太公民现有分配住房面积为17.8平方米,而巴勒斯坦公民享用的住房面积为8.7平方米。

“所以,过分拥挤的问题也增加了两倍。为了解决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住房问题,我们需要立刻建造2万个住房单元。有16万阿拉伯居民住在耶路撒冷,占该市人口的1/3。自1967年以来,东耶路撒冷1/3以上的土地已被没收,面积达23 500杜努姆(5 875公顷)。

“1967年以前,耶路撒冷东部没有一个犹太人。今天,该市东部居住着16万犹太人。该市东部地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大片土地已用于为犹太人盖房子,造的房屋如此之多,以致于每个阿拉伯人郊区现都与两个犹太人大区为邻。在耶路撒冷旧区和Al-Aqsa清真寺附近,有一个犹太人住区规模很大。所以在造房方面对阿拉伯人实行限制,不让他们甚至在市内扩大。以耶路撒冷市政府为代表的以色列当局铭记“1:3”政策:阿拉伯人一,犹太人三。该市的所有规划和造房项目都在维持着这个比例。一旦超出1:3的比例,他们就不给阿拉伯公民任何特权。无论是谁,只要有住房问题就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并不明确或赤裸裸地这么说,但他们所执行政策的意图就是如此。

“耶路撒冷大批犹太居民来自不同国家。其中属90年代从俄罗斯联邦移居的人数最多。还有的来自埃塞俄比亚。事实上,为了鼓动以色列公民去耶路撒冷东区居住,政府当局确实给予他们各种特权,而且是很好的特权。政府在鼓励他们这么做。

“我们上面说过,Tsur Baher村附近有一个定居点,联合国总部也在那里。这个定居点俯瞰耶路撒冷市,耶路撒冷市那个区的生活标准即便与以色列整个

国家相比也还是最高的。那个区的服务非常出色。人们认为住在那里的民众拥有特权,因为样样都有。对这个区花了很多钱,即便这笔钱是巴勒斯坦付税人的钱,耶路撒冷全体阿拉伯公民向耶路撒冷市纳税,但实际上却得不到所需的各种服务。Tsur Baher村已有200年的历史,而与该村为邻的犹太人区只是在1975年才建设起来,但这个居民区所享有的服务和特权却比Tsur Baher还多。”

(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第八位证人,A/AC.145/RT.669)

604. 一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介绍了加沙地带定居点演变的情况:

“关于加沙地带定居点的问题,有人企图扩大一些定居点,并控制邻近这些定居点的许多公路,Netzarim定居点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加沙地带境内没有出现新的定居点,也没有拆除任何现有的定居点。然而我们注意到,居住在这些定居点的定居者人数有所下降,尤其在夜间。换言之,住在定居点内的定居者人数有所减少。他们现在害怕在定居点过夜。”(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第三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605. 一位证人描述了加沙地带定居点的情况:

“没有新建定居点,但是有人企图扩大现有的一些定居点,并建筑许多连结公路。有人还企图控制加沙的一些主要公路。(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第三号证人,A/AC.145/RT.667/Add.1)

606. 权利和法律问题加沙中心外地工作协调员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了以下关于吞并和定居的资料:

“共有26个定居点和旅游区。有1 000至1 500位定居者住在这些定居点里。他们控制着加沙地带35%的土地。即,100万巴勒斯坦人住在240平方公里上,定居者则住在120平方公里上。定居者继续在骚扰巴勒斯坦人。

“这没有算入用水的问题。定居者比我们更多的饮用水。定居者,尤其在Neveh Dekalim地区,继续在骚扰Khan Younis Al-Amal郊区的居民。Rafiah-Yam定居点的定居者造了一条公路,并挖掘了排污系统,毁坏了属于

Rafah地区巴勒斯坦人的一口水井。

“没有建立新的定居点,但却扩大了现有的定居点。举例为证,我刚才提到Rafiah-Yamo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条新路,并在建造排污系统时将该系统引向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士兵在名叫Kussufim的公路上不让居民在晚上9点以后走动。”(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七位证人,A/AC.145/RT.668)

607. 特别委员会已收到以下关于加沙地带定居点的资料:

“达成协定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尤其是定居者的行为以及定居点本身。关于以色列军队,我们除在所谓的‘黄区’以外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35%的土地。

“定居点是紧张局势的焦点。我举个例子。Khaled Al-Katib在执行针对定居者的自杀性任务时丧生。为了报复,他们关闭了公路。因此,定居点显然是紧张的原因。

“Rafiah-Yam是加沙地带南部的一个小型定居点。那里的定居者将污水排往巴勒斯坦地区。这意味着疾病会增加,从而危害这一地区的居民,这还意味着会污染一口水井,即第39号水井。定居者还在Khan Younis的Mawssi地区向巴勒斯坦人挑衅,不让农民到地里去。”(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第七位证人,A/AC.145/RT.668)

608. 巴勒斯坦人权资料中心研究员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向特别委员会介绍了关闭以及定居点没有受此影响的情况:

“两年前,即在1993年3月13日实行关闭时,以色列人的一种安全借口是这样便可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分开来,从而保护以色列人不受巴勒斯坦人的骚扰,并保卫边境的概念。但这却意味着,以色列定居点可保持完整不变,关闭对它们毫无影响。关闭只影响了巴勒斯坦人,即便他们住在定居点新飞地境内。”(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第九位证人,A/AC.145/RT.670)

609. 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推行吞并和定居政策的详情可参阅A/AC.145/RT.

667/Add.1号文件(Omar Hassan Shehada博士)、A/AC.145/RT.668号文件(Ibrahim Khamis Shehada先生)、A/AC.145/RT.669号文件(Fouad Issa Abu Hamid先生)、A/AC.145/RT.670号文件(Awad Issa Awad Mansour先生)和A/AC.145/RT.673号文件(Sami Abdel Rahman Mohsen Hashish先生)。

书面资料

610. 4月7日,据总部设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协会称,正在将耶路撒冷以南Givat Ha-Matos的供埃塞俄比亚移民居住的一批大篷车改建为新定居点。该协会指出,以色列当局计划在Beit Safafa以东的土地上建造3600个住房单元(《耶路撒冷时报》,4月7日)

611. 4月9日,住房部长Binyamin Ben-Eliezer向部级定居点委员会提交了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定居点建造5000多个新的住房单元的计划。巴解组织主席西西尔·阿拉法特谴责该计划“公然违背了和平协定”。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内阁官员宣布,建造住房单元将“扼杀”和平进程。(《耶路撒冷邮报》,4月9日)。

612. 4月13日,Araba村和Ija村的村民举行会议,以设法阻止以色列政府决定没收两个村庄的130杜努姆土地(32公顷),以供建造垃圾倾倒场所用。Al Jib村也举行了类似的会议。以色列推土机已在那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开始作业,以便在Jabat Zaev定居点周围建设一条旁路。受建设这条公路影响的地主已成立了捍卫他们土地的委员会。(《先锋报》,4月13日)

613. 4月19日,希布伦巴勒斯坦知名人士透露,定居者为了纪念在3月20日袭击公共汽车事件中丧生的两位定居者,已经开始在城内造新定居点的工作。(《耶路撒冷时报》,4月21日)

614. 4月21日,据报道,为扩大耶路撒冷附近的Ramot定居点,已将84公顷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没收。(《耶路撒冷时报》,4月21日)

615. 4月27日,据报道,政府颁布了征用东耶路撒冷主要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约

530杜努姆(132公顷)土地的通知。征用的目的是为犹太人建造住房单元并建造一个警察署,据说这是自1980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没收东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1980年,为了建设犹太人Pisgat Zeev区征用了约1000杜努姆(250公顷)土地。这次没收牵涉到主要为Beit Hanina阿拉伯居民所拥有的335杜努姆(83公顷)土地和Beit Safafa附近几乎也全由阿拉伯人所拥有的200杜努姆(50公顷)土地。Uri Lupoliansky副市长说,征用东耶路撒冷的土地是更大规模征用计划的第一阶段。据Lupoliansky以前的声明和其他市府来源称,这个征用计划包括没收另外4 400杜努姆(1100公顷)土地。(《国土报》,4月27日;《耶路撒冷邮报》,4月28日)

616. 4月27日,据报道,关于Jabat Zaev定居点的结构性计划包括四个巴勒斯坦村庄,即Aksa、Beit Ajaza、Beit Daku和Beit Anan。该计划牵涉到54平方公里土地,其中还包括属于Beit Hanina、Beit Nabala、Al Jib、Beit Surik 和 Bedw村的大部分土地。(《先锋报》,4月27日)

617. 4月28日,据报告,朱迪亚和萨马里亚高级计划 and 建设委员会提出了在萨马里亚Emmanul正统犹太教定居点的394杜努姆(98公顷)土地上建造1159个住房单元和26个公用大楼计划,以供批准。另外,现在就和平运动的政务秘书据说已致电伊扎克·拉宾总理,其中声明位于拉马拉地区的Naaleh定居点居民打算开始加速建设200个住房单元,预计建设工作将在夏季完工。(《国土报》,4月28日)

618. 4月28日,以色列当局决定没收Beit Hanina和Beit Safafa的530杜努姆(132公顷)阿拉伯人土地,以便建设新定居点单元。Beit Safafa的5公顷土地将用于建造Har Ha Homa新定居点,该定居点由7 000-9 000个住房单元组成。耶路撒冷市政府于1995年4月30日批准了该结构计划。据以色列消息来源称,这项决定是为扩大Jilo和Jabat Hamatus定居点而在耶路撒冷没收另外4400杜努姆土地(1100公顷)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先锋报》,5月4日;《耶路撒冷时报》,5月5日)

619. 4月30日,一个受政府控制的加速建设委员会一致批准了在Har Homa建设一个犹太定居点第一期工程。该计划包括建造约2500个住房单元。以后阶段另再建造

6500个单元。(《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

620. 4月30日,吸收事务部长Yair Tzaban说,在约旦占领的耶路撒冷的7万杜努姆(17 500公顷)土地上,以色列已征用主要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2.3万杜努姆(5 750公顷)土地,并在那片土地上为犹太人造了约3.5万套公寓,但没有为阿拉伯人造过一套公寓(《耶路撒冷邮报》,5月1日)

621. 4月30日,Al-Bireh市政委员会和14名地主联名上诉高级法院,要求法院废除以色列国防军西岸指挥部为“军事目的”颁布的建设一条长7.5公里公路的征用令。请愿人声称,这条公路将建在Al-Bireh、Akkab、Burka和Mahmas地方所拥有的土地之上,显然是为了便利定居者的交通。他们还指责说,已在建设中的公路尤其会对Al-Bireh居民产生不良影响,因为这条公路将穿过市政府正在建设的排污排水设施用地。据报道,在基础设施工作开始时,工人们毁坏了通往净化处理厂的一条排水管,流出的污水造成洪水,对卫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国土报》,5月1日)

622. 5月2日,朱迪亚、萨马里亚和加沙市政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证实,前几个月已经售出被占领土上的几十幢房屋,并已有人居住。该发言人拒绝确切说明已出售了多少套公寓,但却说,除了离Al-Bireh只有几米的Psagot定居点和Mitzpe Yericho以外,还出售了位于希布伦山Omarim和Livne定居点,Givat Zeev以北Beit Horon和萨马里亚(西岸北部)Aleï Zehav和Peduel 定居点的公寓。与此同时,Binyamin市政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证实,计划今后数月在Modi'in附近绿线以东几公里的Naaleh定居点建造约200个住房单元(《耶路撒冷邮报》,5月3日)

623. 5月2日,耶路撒冷市长Ehud Olmert 说,他想增加耶路犹太人在撒冷的比例,他称耶路撒冷为“犹太城”。Olmert 透露说,他正在积极地努力吸引犹太人来耶路撒冷居住。但他说,耶路撒冷也计划为阿拉伯人建造住房,但又补充说,他并不想发展耶路撒冷让数以万计的阿拉伯人来居住。人们对政府决定征用耶路撒冷主要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以发展犹太人住房的决定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Olmert先生的声明是针对这种批评而发的。(《耶路撒冷邮报》,5月3日)

624. 5月2日,以色列当局开始在4月9日在杰宁地区Arraba和Ijja村没收的32.5公顷农田上平整土地。数周前曾在该地区其他村庄没收了数百公顷的土地。这些地区的居民已向军事法院提出抗议,但至今尚未收到任何裁决。与此同时,据报道,附近Shakid定居点的定居者已开始挖掘新公路,并把一些土地并入了他们的定居点。另外,以色列当局不让纳布卢斯附近Beit Furik居民到他们的地里去,以色列当局曾宣布这片土地为军事区而将其关闭一个月。(《耶路撒冷时报》,5月19日)

625. 5月4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封闭了拉马拉地区Al Naghir村的3 000杜努姆(750公顷)土地。封闭的根据是S/2/95号军事令。另外,Sur Baher村居民反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地区Ras Abu Ghonein建设新定居点的计划。村民们指出,在这一地区建设定居点会阻碍他们村庄的发展。(《先锋报》,5月4日)

626. 5月9日,巴勒斯坦官员声称,用于建造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的40杜努姆土地归阿拉伯人所有。这些官员驳斥了耶路撒冷市政府官员最近的说法,即位于Allenby营的土地归以色列土地管理局所有。Waqf主任Adnan Husseini说,这位土地归穆斯林土地信托公司所有,他有文件证实他的主张。(《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5月10日)

627. 5月9日,耶路撒冷副市长Shmuel Meir在巡视东耶路撒冷时宣布,据说很快将在数十杜努姆土地上建起一个拥有400个住房单元和一座旅馆的新犹太人区,所购得的这片土地位于Jabal Mukhbar村附近,其中有些是蚕食该村而得的土地。Jabal Mikhbar村位于Arnon Hanatziv犹太区附近。Meir先生还宣布,不久将公布在耶路撒冷东部建造其他犹太区的计划。(《国土报》5月10日)

628. 5月9日,约200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Beit Safafa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最近颁布的征用令,这项命令牵涉到归 Beit Safafa和附近Shuafat村15个家庭所有的约200杜努姆土地(50公顷)。据报道,征用的目的是为了建造耶路撒冷警察总署和数百个住房单元。5月20日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国土报》,5月10日;《耶路撒冷邮报》,5月21日)

629. 5月9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命令,关闭均在希伯伦境内的Kharas、Nuba、Beit Ula Surif和Turkumiya村的一万多杜努姆良田(2500公顷),据一位负责此事的以色列官员称,关闭令的有效期为3个月。(《先锋报》,5月9日;《耶路撒冷时报》,5月19日)

630. 5月10日,据报道,耶路撒冷市政府、住房和建设部和以色列土地管理局正在考虑没收Pisgat Zeev和法兰西山定居点之间主要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800杜努姆土地(200公顷),以便为犹太人另造数以千计的住房单元。据说,住房部和耶路撒冷市政府在受到耶路撒冷市长Ehud Olmert和副市长Shmuel Meir的压力后大幅度增加了在没收问题上的接触。(《国土报》,5月10日)

631. 5月12日,在天主教教会出面干预后,宗教事务部长Shimon Shetrit宣布以色列不打算为建造一条公路而没收伯利恒附近归慈幼会僧徒主持的Karmisan修道院所有的数公顷土地。他说,为此目的将征用其他土地。与此同时有报告说,民政局计划没收该修道院的一些土地,以便建造一条公路连接耶路撒冷Malcha区和位于修道附近的Har Gilo定居点。(《国土报》,5月12日和14日;5月19日的《耶路撒冷时报》也有报道)

632. 5月15日,据报道,作为其调防计划的一部分,以色列国防军将在西岸没收40多杜努姆(10公顷)土地,以便建造三条旁路。这些公路将穿过拉马拉、纳布卢斯和杰宁地区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土地。据说,这些公路是为了便利士兵们和以色列公民的交通。其中有些公路将穿过农田和居民区。(《国土报》,5月15日)

633. 5月16日,大约200人代表加沙地带大多数政治派系和市区中心在Netzarim交叉口举行示威,抗议在耶路撒冷设立居民点和没收土地。(《国土报》,5月17日)

634. 5月19日,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开始没收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几千杜努姆(250亩)的土地,以便在该区建筑公路。这是西岸重新部署计划的一部分。据以色列国防军高级部门的消息,这些公路主要通往居民点。以下是待建的公路:

- 杰宁(6公里)

- 所罗门-纳赫列埃公路(7.5公里)
- 阿布德旁路(9公里)
- 拉斯哈尔胡尔-纳阿拉公路(6.5公里)
- 基诺-耶路撒冷公路(2.5公里)
- Hulhoul旁路(13公里)
- Allon Moreh-Mehura公路(12公里)
- 拉姆安拉旁路(4.5公里)
- Psagot-Kokhav Ya' acov-Adam公路(7.7公里)
- Beit Hagai-Har Manohach公路(5.7公里)
- 图勒凯尔姆旁路(14.6公里)
- 东拉姆安拉旁路(11公里)
- Elazar-Har Gilo公路(10.5公里)(《国土报》,5月19日)

635. 5月23日,政府搁置在耶路撒冷没收土地的计划。耶路撒冷地区规划委员会通过耶路撒冷东南部的Har Homa项目,将在大约1850杜努姆(462亩)土地上盖建大约6 500个住宅单位。据说,这些土地是四年前没收的,业主大部分为犹太人。(《耶路撒冷邮报》,5月24日)

636. 5月24日,土地和供水机构研究和法律事务处指出,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规划和建筑委员会已通过结构图,准备在耶路撒冷1 850杜努姆(462亩)土地上建造6 500个住宅单位。住宅单位的地点是在Jebel Abu Ghoneim的苏尔巴希尔,其目的是建造一个称为Har Homa的以色列住宅区。以色列内政部发言称,已暂停执行没收土地的决定,但不包括Har Homa在内。(《先锋报》,5月25日;《耶路撒冷时报》,5月26日)

637. 5月25日,据报耶路撒冷市长Ehud Olmert在电视广播中要求没收在耶路撒冷东部和南部大约几千杜努姆(250亩)的阿拉伯土地。(《先锋报》,5月25日)

638. 5月26日,几百个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东耶路撒冷Umm Tuba村集合,举行

示威,反对政府决定在Jabal Abu Runa'im的土地上建造新的犹太人住宅区。巴勒斯坦当局的耶路撒冷事务顾问Faisal Husseini在该村的足球场上宣布,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意味着“扼杀”和平过程。(《国土报》,5月28日)

639. 6月2日,据报巴勒斯坦官员正在搜集文件,以支持对西耶路撒冷大部分土地所提出的所有权要求。巴解组织官员Faisal Husseini估计西耶路撒冷有70%的土地属于阿拉伯人。但是驻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地理中心官员指出,该项估计偏低。Tufakjeh先生解释说,Husseini先生只把1948年停战后属于西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土地列入其估计中;并说,如果包括该市以西所并入的土地,阿拉伯人在该市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将逾80%。(《耶路撒冷邮报》,6月2日)

640. 6月5日,Latroun村委员会在拜图尼亚组织一个“讨回土地游行”,意图提醒人们注意1967年6月伊姆瓦斯、Yalo和Beit Nuba的10 000个村民被以色列军队逐出家园的事情。Latroun村座落在耶路撒冷西北约25公里。示威者行进了200公尺后,游行队伍被以色列军队阻拦。(《耶路撒冷时报》,6月9日)

641. 6月8日,据报,土地和供水机构研究和法律事务处就在东耶路撒冷周围建造东段环行公路的计划向耶路撒冷市区域规划和建筑委员会提出异议。预计建造该条公路将意味着没收各个巴勒斯坦村落大约1 070杜努姆(2 671亩)的土地。(《先锋报》,6月8日)

642. 6月13日,大约250个犹太人走到撒马利亚Barkan居民点(西岸北部)外面的山坡上,声称他们是新居民点的创建人,该居民点将称为Maaleh Yisrael“以色列上升之地”。当时有几十个定居者占领了这些所谓属于以色列人的房屋。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理事会发言人Aharon Domb宣布,该次行动和定于随后几个星期举行的类似行动是为了“对所有犹太人财产以及历史遗址和古址提出所有权要求,阻止政府将其交给恐怖主义者”。定居者到达现场后不久,几十个警察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冲入该区,但保持低姿态,只向停放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开了160张违章停车罚款通知单。(《耶路撒冷邮报》,6月14日)

643. 6月18日,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以色列定居点理事会强行冲入Hashmona'im定居点附近的一条“保安”公路El Middia村的居民来到现场,躺在地上,试图阻止推土机继续操作。据说该项工程是在理事会“以色列第一”运动的范围内进行的。保安部队于早晨抵达现场,命令工程停止。但是,定居者在下午恢复工作,并没受到阻拦,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反而把几十个试图阻止工程进行的巴勒斯坦人推开。(《国土报》,6月19日)

644. 6月19日,定居点活跃分子为一条秘密建成的公路举行落成仪式。该条公路将朱迪亚沙漠几个定居点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定居街段。据说四个月前建造的一条7公里长的土路将Anatot定居点与Kfar Adumim、Nofei Prat和Alon定居点连接起来。宾亚米纳区域理事会主席Pinbas Wallestein指出,该区域正在建造最少十条这样的公路该条公路,只是其中之一。Wallestein先生解释说,他们想建造定居街段,以便像Gush Katif一样继续留在巴勒斯坦自治区以外。民政局没有就此事作出评论,只叫人到撒马利亚和朱迪亚区警察局询问。(《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0日)

645. 6月20日,定居点活跃分子连续第二天为一条秘密建成的公路举行落成典礼。该条公路长2公里,将Karnei Shomron定居点与Emmanuel定居点附近一条公路连接起来。此外,大约150个定居者开始将公路附近大约70杜努姆(17亩)的国有土地用栅栏围起来。为应付一连串秘密建造公路的活动,民政局使用一架直升机进行侦察。直升机在推土机附近降落,当时这些推土机在将撒马利亚Talmm“A”Talmon“B”定居点连接起来的公路上施工。工地的工人拒绝停工,因为检查人员没有阻止施工的命令。但是,民政局发言人说,停止在公路施工的命令已于该星期初就发给宾亚米纳区域理事会。(《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6月21日)

646. 6月27日,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理事会继续推行其“以色列第一”的运动,铺设新的公路,将定居点附近的国有土地围起来,以及拆掉将定居点和西岸毗连土地隔开的栅栏。据称工程在Beit Horon、Beit El、Tego'a、

Mitzpeh Yerisho、Kohav、Maaleh Hever和Otniel等定居点进行。定居者与Beit Horon的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在冲突过程中,一名巴勒斯坦老人及该区其他巴勒斯坦人试图阻止推土机施工,后来该名老人晕倒。以色列国防军出面干预,隔开两方。民政局随后下令停止施工,但定居者置之不理。后来,工程停了一小时,但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理事会宣布翌日将恢复施工。理事会施工组组长指出,该项工程是为了“在地面制造事实,希望划根火柴,着火燃烧起来”。他又说,理事会希望,他的行动会产生滚雪球的作用,发动人群,直到政府被换掉”。(《国土报》,6月28日)

647. 6月27日,一台拖拉机在Beit El定居点修建一条公路,该条公路于两年前被民政局拆毁。修建的公路将成为定居点与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公路连接的第二条公路。(《耶路撒冷邮报》,6月28日)

648. 6月28日,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理事会继续开展其“以色列第一”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大约有40个定居者开始将Arnei Kefetz定居点西北大约一百杜努姆(25亩)土地围起来。定居者与Paron村的巴勒斯坦人挥拳相斗。这些巴勒斯坦人说土地属于他们。当日稍后时间,该处发生暴力冲突。在Shaked定居点,定居者将杰宁北郊附近大约一百杜努姆(25亩)土地围起来。在纳布卢斯附近的Brakha定居点,定居者开始将70杜努姆(17亩)的土地围起来,并说这些土地位于定居点合法蓝图范围内。工程继续在Mitzpeh Yericha和Kohav Hashahar定居点进行,其他大规模建路工程也在Har Hebron南部定居点一千杜努姆(250亩)的“国有土地”上开始进行。其中包括Karmel、Maon、Yatir和Omarim定居点。(《国土报》,6月29日)

649. 7月6日,来自Kedumim的定居者将两幢流动房子从定居点搬到附近没人住的山区。警察决定暂时不把流动房子移走。另一方面,他们阻止定居者把用汽车拖行的三间活动房屋搬到该处。(《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7日)

650. 7月9日,保安部队同Kabatiya村的居民在杰宁区以色列国防军联络处施工

地点发生冲突。业主称,在杰宁东南4公里处的23杜努姆(5亩)农地的打地基工程已经开始,但没有给予他们充分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请愿。据报,以色列国防军部队试图驱散示威者时发生冲突。示威者抛掷石头,进行还击,使一个边界警察受了轻伤。后来更多保安部队被派到该区,用推土机将示威者搭起的三个帐篷移走,并恢复施工。一名示威者被逮捕。(《国土报》,7月7日和10日)

651. 7月9日,杰宁业主在Dahiyat Al Shudada举行示威,抗议没收他们的土地作为重新部署之用。业主说,以色列军队已决定没收他们的土地,为巴勒斯坦--以色列联合联络委员会建造办公室。(《耶路撒冷时报》,7月14日)

652. 7月10日,据报若干定居点的居民最近曾经发起一项运动,设法吸引更多新的居民搬到领土上来。参加该项运动的定居点是在Al-Bireh和拉姆安拉附近的Psagot在Bidia和Karawat Bani村以东的Revava;在Revava以北的Emmanuel。在6月份,已经有4家人搬到Revava,使住在该村的犹太人增加至39户;另有15户将按计划搬到Psagot,该处已有150户。此外,Emmanuel定居点的居民计划发起宣传运动,目的是在定居点出售50幢新的公寓。(《耶路撒冷邮报》,7月10日)

653. 7月13日,伊扎克·拉宾总理核准将20个活动房屋移到Efrat定居点附近的Givat Hozayit。7月17日,定居者将6个活动房屋搬到Efrat定居点的光秃秃的山坡上。Efrat地方理事会主席Yiuon Ahiman宣布,在今后几天,将把其余的房屋搬到该处,并说,在几个星期内,将在该处建造大约300幢公寓。Ahiman先生解释说,理事会想尽快把活动房屋搬走,因为“有人已在那里买了房子,但房子尚未盖好,需要地方居住”。(《国土报》,1995年7月14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18日)

654. 7月16日,Kiryat Aroba定居者占领了在定居点旁边Ashmoret Yitzhak的18个空置的公寓。据称,该项行动的目的是于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重新部署之前对该地区提出所有权要求。(《国土报》,7月17日;《耶路撒冷邮报》7月18日)

655. 7月20日,主要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75个Efrat定居者在与Artas巴勒斯坦村毗连的山坡上搭起帐篷,拟对土地提出所有权要求,以阻止按照《奥斯陆协定》第二

阶段的规定把土地交还给巴勒斯坦人。7月23日,定居者扩大扎营面积,在所谓的“Givat Hadgan”山再搭13个帐篷、一间犹太人教堂、一个餐厅以及两个流动厕所、一个水箱和一台发电机。7月26日,大约1千个来自Efrat及Gush Etzion其他定居点的定居者违抗疏散命令,开驶拖拉机上山,拟在该处开始建造固定住宅区。7月30日,在Efrat定居点附近的Al Khedr村的3个居民对定居者占领小山向最高法院提出诉状。7月30日,几百个警察、边防警察和士兵将几百个定居者从Givat Hadagan驱走,并拆掉定居者在那里搭起的帐篷和建筑物。大约213个定居者被逮捕,但同日日落后即获释。在另一项有关的事件中,几百个定居者在该日稍后时间川流不息地来到,拟对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山提出所有权要求,并将小山变成“第二个”。与此同时,几十个定居者来到附近的其他两个小山。(《耶路撒冷邮报》,7月21日;《国土报》,7月24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7月26、27和31日和8月1日)

656. 7月21日,据报在属于Al Khedr村民的称为Harikat Al Bussah的土地上已架起了18个犹太人活动房屋。以色列政府核准在山上建造268间房屋,以在Al Khedr村土地上扩大Efrat定居点。拉宾总理办公室发言人指出,将装设30个活动房屋,作为Efrat新街段的中心。(《耶路撒冷时报》,7月21日)

657. 7月25日,在军队严密保护下,推土机为建造杰宁旁路开始进行打地基工程。因筑路土地被没收的巴勒斯坦人指出,在平路工程阶段,许多吨可采摘的农产品被毁坏。(《国土报》,7月26日)

658. 7月25日,扎伊克·拉宾总理告知来自各宗教派系的议员代表团,以色列将保留对雷切尔坟墓的全部控制。拉宾先生又说,将建造一条从Gilo居民点通往该处的新路,该条新路将完全由以色列人控制。(《耶路撒冷邮报》,7月26日)

659. 8月1日,警察、边防警察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设法疏散几百个来自Givat Hadagan和Har Atriss(西岸)的定居者时,大约105个来自Efrat定居点和100个来自Beit El定居点的定居者被逮捕。(《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2日)

660. 8月2日,大约800个定居者在Kedumim定居点以北两公里处的一个小山上扎

营。他们在山上搭起帐篷并安装一个发电机和水箱,准备与疏散他们的军队对抗。同时大约有400个定居者返回Beit El定居点附近的Har Atris,并占居该处。许多警察和军队驱走几千个返回“Givat Hadagan”的定居者。这些定居者曾经在前一天从同一座小山上被驱走。大约120个定居者被逮捕。(《国土报》,8月3日)

661. 8月3日,据报在Tulkarm、杰宁和纳布卢斯地区建造几条旁路的工程已经开始。这些公路将西岸北部分成三部分。又据报,在属于Kabatiya市20杜努姆的土地上进行的平路工程已经开始,其目的是设立一个以色列军营。(《先锋报》,8月3日)

662. 8月4日已撤销了没收一间房子四周的土地的决定,1名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Nachshon Wachsmann曾经在这间房子中被杀害。Wachsmann曾于1994年10月被哈马兹活跃分子绑架。以色列军队为营救他对房子进行袭击,Wachsmann和绑架者被杀。(《耶路撒冷时报》,8月4日)

663. 8月6日,许多反政府示威者爬上在耶路撒冷郊区的Nebi Samwil附近的小山,对有争议的国有土地提出所有权要求,几百个来自Beit El的定居者称,他们有权利占领位于其定居点西北处的一座小山。(《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7日)

664. 8月6日,据报以色列国防军已宣布没收西岸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另外几百杜努姆的土地,以用来建造旁路。被没收的土地包括杰宁以南的240杜努姆和拉姆安拉附近与Al-Bireh和Betunia巴勒斯坦人村落毗连的几百杜努姆。(《国土报》,8月6日)

665. 8月8日,几千个反政府活跃分子阻塞公路,并对领土内约15个地点,包括Givat Zeev、Kiryat Barkan、Maaleh Levona、Ofra、Karnei Shomron、Shilon、Kadim和Dolev定居点附近的小山提出所有权要求。(《耶路撒冷邮报》,8月9日)

666. 8月8日,希布伦附近Beit Omar巴勒斯坦人标村落的居民用推土机移平定居者所设的几百公尺长的栅栏,所围土地大部分为农田,巴勒斯坦人声称是属于他们的。但另一方面,杰宁附近的Arrana村的居民连续第四天举行示威,反对将他们

的土地没收,用来建造杰宁旁路。(《国土报》,8月9日)

667. 8月9日,以色列国防军将15个营地中的两个清除。这些营地是定居者发起Zo Artzeno“这是我们的国家”运动时在领土设立的。第一个被清除的营地座落在Karmi Tzur定居点附近的耶路撒冷--希布伦高速公路上。几十个巴勒斯坦人(据《国土报》报道有几百个)在该处集合,他们声称该处是阿拉伯人的土地,并与定居者发生冲突。军队增援部队奉召进入该区,将双方隔开,并驱走定居者。在Ofra定居点附近的另一个营地也发生类似的对抗事件,军队必须将在该处发生冲突的几百个巴勒斯坦人和大约100个定居者分开。定居者同意撤离该处,但发誓要占领附近的另一个小山。据报,在其他几个营地,例如位于耶路撒冷以北Nebi Samvil以南的一个小山上的营地,以色列国防军没有采取行动。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0日)

668. 8月10日,大约400人在刚逾一周的时间内第四次占据Efrat定居点附近的“Givat Hadagan”。另一方面,定居点已接到驱逐令,必须从他们两天前搬进去的一间被丢弃的阿拉伯人房子搬走。但定居者置之不理。其中一个擅自占据空屋的人在房子附近的地基工程开始时被逮捕。在一项类似的事件中,定居者试图搬进在希布伦一间被丢弃的房子,但被边防警察强行驱逐。其他定居者从Nebi Samwil和Yitzhar定居点附近的两个营地被驱逐。但是,大部分营地,包括在Neve Tzuf、Maaleh Habone和Shiloh定居点附近地基工程正在进行中的营地仍然存在。在Ganim和Shevut Rachel Dolev定居点附近的营地和撒马利亚(西岸北部)其他一些定居点的营地,情况也是一样。(《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8月11日)

669. 8月13日,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将定居者从他们在西岸所占据的若干山顶驱走被拆除或已疏散的营地包括Givat Hadagan、Karnei Shomron、Shiloh、Ofra、Neve Daniel、Ganim和Beitar。但是,仍有10个非法设立的营地仍然存在,其中包括定居者已开始建造四间新房屋的Mitzpeh Shmuel定居点、军队将巴勒斯坦人和定居者隔开的Neve Tzuf定居点和一间被丢弃房屋继续被定居者占据的Kiryat Araba定

居点。在Dolev、Talmon Alon-Moreh、Mahmesh、Elkanah、Maaleh Levonah和Shevut Rachel定居点还有营地。(《国土报》，8月14日)

670. 8月15日，绿线以内的居民设立一个新的营地，名为Magen Dan，并开始在西岸Elkanah定居点附近的山顶上建造一间房屋。朱迪亚、撒马利亚和加沙犹太人定居点理事会的发言人称，15个武装男人正在该处守卫。8月16日，定居者在山上建造另一座建筑物，并将几个星期前巴勒斯坦人所种的橄榄树连根拔掉。(《国土报》，8月16日和17日；《耶路撒冷邮报》，8月17日)

671. 8月16日，据报在整个西岸有其他土地被没收，用以建造环型公路。Rafah村125亩土地将被没收，用来建造3公里长的公路，Beitunia市500亩土地也被没收，用来铺筑一条8公里长的环型公路。(《先锋报》，8月17日；《耶路撒冷时报》，8月18日)

F. 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资料

口头证词

672. 5月22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司长TaHER Al-Husami先生在大马士革向特别委员会讲述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局势时说：

“自从占领开始以来，以色列占领当局颁布了各种法令，以便兼并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土地。所有非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都被视为占领当局的财产，叙利亚公民拥有的所有土地和地产由于1967年6月的侵略之后占领当局不让他们返回自己的村庄而被以色列占领当局根据所谓的物主不在场财产法的规定予以没收。以色列占领当局还以安全要求和公众利益为借口没收了大片的叙利亚人拥有的土地。这样，以色列占领当局已没收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整个土地面积的80%，包括位于整个停火线一带的土地。他们建造了36个以上定居点，此外还有许多军事和准军事的定居点，其数目尚未查明。

“以色列占领当局夺取了对拉姆湖的控制，该湖是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

区的最大的水源地区,以至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的各村庄都严重地缺乏饮用水和灌溉水,因为该湖的水已被引向以色列的定居点,以满足定居者们及他们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中的各种农业和工业项目的需求。

“以色列占领当局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的用水实行限制。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水的消费受到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完全控制,他们按照配额制度管理水的消费,而根据这一制度向叙利亚公民供应的年度人均用水量不到120立方米,而定居者却获得年度人均用水量600立方米。而且,他们向叙利亚公民收取的费用是每立方米的水1.6美元,而对定居者每立方米的水只收0.6美元。

“众所周知的人权机构描述以色列各拘留中心的拘留状况是低于人道标准。这些拘留中心由单独囚禁的小间组成,在那里当局以蓄意、协调和越来越令人沮丧的方式对被关押的阿拉伯人实行长时间的物质限制和精神压迫,并且在这段时期不让他们的律师和家属探访。审讯者和卫兵虐待犯人的案例不是零星发生的事件,恰恰相反,这些事件构成一种惯例方式,并且这种惯例如果没有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同意是不可能继续的,特别是因为这些当局采用的审讯程序不清楚和不符合《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规定的标准。因此,以色列占领当局应当立即结束审讯者和卫兵对被关押的阿拉伯人进行的攻击骚扰和酷刑,并且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使这些作法的所有受害者得到康复和赔偿,并释放这些拘留中心中仍然关押的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根本不存在,这清楚地反映于没有公正的审判和叙利亚公民得不到基本的法律保障。这也明显地反映在极大的不平等方面,即对阿拉伯叙利亚公民从重判刑,这种判刑与对他们的指控极不相称,而定居者甚至在犯有杀害叙利亚公民的罪行时仍然获得宽容。因此,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定居者肆无忌惮,以致他们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的叙利亚公民的生命和安全毫不在意。受到以色列占领当局有步骤的武装的定居者们经常对叙利亚公民进行挑衅行动。因此,以色列占领当局应当进行一次全

面公正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将肇事者绳之以法,赔偿受害者并确保定居者的这种侵权行为今后不再发生。

“关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的叙利亚公民获得卫生和社会服务的可能性,可以说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这方面推行的政策是不拟订任何关于发展卫生服务、特别是初级保健领域里的这种服务的计划或方案。以色列占领当局还强行收取高昂的医疗费,而在占领之前医疗是免费提供的。就以色列占领当局所造成的昂贵的生活费用来说,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地区叙利亚公民的收入也被视为非常低。因此,大量叙利亚公民生活贫困,因此对医疗保健不太感兴趣,因为医疗保险的费用高而他们的收入低下,因此医疗保健在他们的家庭开支优先表上排列很低。这种贫困状况还导致营养不良和未经看医生而非正确地使用药品以节省医疗检查或实验室化验的费用。

“这并不是以色列占领当局对叙利亚公民健康状况不关心的唯一例子;他们甚至一贯地阻挠叙利亚公民为改善其健康状况而采取的任何主动行动。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这方面的根本动机是要迫使叙利亚公民在以色列境内的医疗设施寻求治疗,但这些设施的服务带有种族主义特点,这不仅反映于在被接纳治疗前的等候时间,而且反映于治疗的费用,这种费用极其昂贵,以致许多叙利亚公民无法承受,而这与在这些医疗设施接受治疗的其他病人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以色列占领当局还不准患病的叙利亚公民到叙利亚接受医院治疗。

673. 1995年5月23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库纳特拉省省长Walid Al-Bouse先生在库奈特拉向委员会讲话时提到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局势,在这方面他说:

“以色列的不人道作法包括使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被占领地区的阿拉伯公民遭到不同的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处境;此外他们还推行定居政策和蚕食阿拉伯领土,摧毁城市中心和历史遗迹,利用和没收领土、自然资源和水来源。

“囚犯们受罪于最糟糕的卫生状况和各种慢性病,缺乏任何医疗,尽管他们的亲属试图给予他们治疗甚至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例如,囚犯A'ssem Mahmoud Ass'ad Al-Wali在调查期间手断了,占领当局不准他转往医院接受治疗,并拒绝了他的家属要带他看医生和靠自己努力给他治疗的要求。已获得的消息表明,他的手现在已经完全瘫痪。

“由于健康状况恶化,囚犯们不只一次地举行绝食行动,抗议他们受到的虐待;上一次绝食是在1995年初,那次行动促使以色列当局不时地重新安排他们在以色列各监狱的分布,此外还实行日常的单独监禁惩罚,用水灌进牢房,和使用瓦斯炸弹,以及不准探视等等。

“占领当局在各个村庄之内设立军事区,例如其中三个设在Majdal Shams村附近的Beit Al-Tal,这些地区周围布满地雷,以致炸伤许多居民;最近一次受伤的人是在1995年2月一名叫Salmi Mazid Abou-Saleh的儿童。

“占领当局最近没收了位于 Mas 'ada 村的 Al-Ya 'afouri 农田水井, Al-Msheirfeh 泉水以及 Al-Sahleh 水井的水,并不准这些公民使用这些水源,而把他们的水抽到在 Ein Kiniah 村附近新设立的定居点(Namroud);而且如以前报告所述,占领当局没收了 Massa 'adah 湖的水及其他水源。

“而且,对农产品征收沉重的税,这种税有时达到农产品价值的50%,有时所有农产品被没收;此外对公民建立水槽以便收集冬天的雨水也征收沉重的税。

“以前的报告都提到在以色列占领之下戈兰高地各村的阿拉伯公民遭受种种的痛苦,例如卫生状况和必要的保健医疗的恶化,医生数目极为缺乏,以及卫生设施不提供帮助等等,此外占领当局不准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各村的子女中已在叙利亚各大学完成和结束其学业的医生和药剂师在戈兰高地内他们自己的村里工作,理由是不承认他们的文凭,以致他们花了大笔的钱却得不到结果,并迫使他们向普通劳工一样从事其它专业或职业的工作,而不能从事医科或药剂专业的工作。

674. 在庫納特拉向特別委員會作證的一名證人就被占領的阿拉伯敘利亞戈蘭地區的稅收和水資源問題講述如下：

“關於稅收，占領當局繼續征收許多稅，稅率可以達到50%。這是企圖造成阿拉伯居民貧困以致他最終出售自己的土地。儘管以色列有一項法律規定邊界地區免于稅收，但這種情況仍然發生。房屋仍然遭到襲擊，地毯、電視機、甚至汽車——假如有車的話——都被沒收。所有這些都是非常任意地進行的。

“戈蘭高地的所有水資源都被視為是以色列財產。Mas ‘ada, Marj Elia Foury 和 Nar Assad 等地的水井都被沒收”。（第23號匿名證人，A/AC.145/RT.677）

675. 該名證人就戈蘭的囚犯的關押條件描述如下：

“關於被關押者，大多數人都患了各種疾病，各種慢性疾病，例如 Abu Salah 就剛剛死于心臟病。囚犯們還患有風濕病、種種眼睛疾病，所有這些都是監獄中的條件極差造成的。我給你舉一個例子。Fuad Al-Shaad 先生在監獄已被關七年。現在他患有風濕病，他的眼睛也有問題。”（第23號匿名證人，A/AC.145/RT.677）

676. 該名證人就教育機會表示了以下看法：

“在教育領域，在被占領的戈蘭地區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沒有機會成為律師，醫科或藥劑科也是如此。”（第23號匿名證人，A/AC.145/RT.677）

677. 該名證人向特別委員會講述了限制表達自由的情況：

“占領當局不准戈蘭的居民表達其民族感情和他們對自由的想往。當局不准他們在慶祝或婚禮期間唱國歌。”（第23號匿名證人，A/AC.145/RT.677）

678. 另一名證人在特別委員會作證時，講述了關於關押條件的以下情況：

“監獄的條件極為糟糕，牢房中灌滿了水。燈光非常強烈并干擾着囚犯。家屬探視囚犯時經常受到污辱。囚犯們還被從戈蘭的監獄遞解到 Negev 營地。這造成大量的困難，因為家屬很難去那里并探視那里的孩子。”（第24號匿

名证人,A/AC.145/RT.677)

679. 该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戈兰高地的一名阿拉伯居民被定居者打伤的事件:

“例如,Hassan Ayoub、Samir Ayoub 和 Hussein Marei 在距离 Tiberia 湖不远的 Ayyelet Hashahar 合作农场附近干活。有人朝 Hassan Ayoub 开枪,使他肩膀受伤。是以色列定居者和以色列警察朝他们开枪。定居者们朝戈兰地区的 Rafik Shams 开枪。”(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0. 该证人还告诉特别委员会关于对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居民实行言论自由限制的情况:

“当局袭击了婚礼,制止其进行,并把新郎带走和送进监狱,直到他支付了大笔罚款之后才予以释放。歌手被关押了五天。他必须支付达600美元的罚款,他的乐器被砸碎。”(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1. 该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教育方面的状况:

“关于教育……,叙利亚的教程已被取缔,并被以色列教程所代替。在以色列的教材中,向叙利亚学校介绍的内容强调,戈兰的居民实际上不属于叙利亚,而且实际上不是穆斯林。这是为了割断联接戈兰与叙利亚的统一。在戈兰的学校中教书的教师并不具备合格的素质。很难找到一个真正合格的教师。某些特别学校忽略某些功课。例如,在 Majdal Shams 的中学里,过去四年来一直没有化学的任何教学。合格的教师经常被递解出境。我有一份已被从戈兰递解出境的教师的名单。没有足够的教室。孩子的中小学教育学费很贵,达到每个学生一年100美元。当局不准在以色列大学中用希伯来语读书,除非学生支付昂贵的学费。我有三位被禁止读医学和法律的三名学生的名字。这两门专业是戈兰的居民几乎完全被禁止攻读的。教师们也许不得不教他们并不称职的课程。我知道一位数学教师被强迫教德鲁兹历史。而且,戈兰的居民也反对教这门功课,因为他们说“我们是阿拉伯人,不是德鲁兹人,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我们反对教

这门功课。我们反对企图割断我们同叙利亚的联系的措施”我知道另一个事例,有一位工程师同时也教地理。称职的教师或被禁止在戈兰教学或被送到以色列北部的其它地方。一些电器和机械工程师已被接纳为小学的教师。我这里有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但是被禁止在戈兰教书,而被迫前往希布伦的学校教书。”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2. 该名证人提醒特别委员会注意获准在叙利亚读书的戈兰的大学生所遭受的种种困难:

“如你所知,叙利亚大学准许来自戈兰的学生在这里读书,有41名戈兰的学生已被接受并获准来叙利亚各大学读书。但以色列当局不准这41名学生离开戈兰。所有这些年轻人都向国际组织和人权机构提出控告,直到以色列当局在压力之下准予他们来叙利亚读书。他们本来应该上星期二抵达,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抵达。

“事实情况是,当这些学生回家去与他们在戈兰的家人一起渡一个月的暑假时,他们在进入戈兰时受到极差的待遇,他们离开戈兰时,以色列当局允许他们带一些自己的个人物品,但是却不准他们在回戈兰时带回任何东西”(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3. 特别委员会收到关于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的以下情况:

“为了破坏戈兰的农业活动,直升飞机以很低的高度从苹果园和水库上空飞过。这造成苹果未熟就从树上掉落,以及水槽经常由于飞机低空飞过造成空气撤离而爆炸。

“他们甚至利用事故向人们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戈兰一位公民的房屋着火就是一例。他已要求消防队来救火。消防队来得很晚,房子已完全烧毁倒塌,然而尽管消防队员没有做任何事,却要求为他们抵达那里支付约100美元。

“建筑许可证非常昂贵。当局往往强迫正在建造房屋的人多次支付许可证费,借口是市政当局已经改变,或者某些法律已经改变,因此建屋者必须再次付

费。

“他们抢夺水源,如 Mas ‘ada 湖的水源。他们控制水源,又以高价把水卖给泉水和湖所在地的主人。当局不准居民建造蓄水池以收集雨水。当居民抗议并说“这是真主送给我们的雨水”时,以色列当局全然不顾。有一次,一名叙利亚公民建造的水池被一些以色列人射出的子弹打得到处是洞。”(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4. 该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医疗保健方面的状况:

“最后,在医疗保健领域,人们被迫参加某种保险计划,并且必须支付该计划的大量保险费。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医疗服务甚至不到他们所实际交付资金价值的十分之一。戈兰地区没有救护车,所以居民们联合起来买了一辆。1994年, Majdal Shams 的一位公民患有慢性胃病,必须进医院动手术。他被要求支付一笔三万美元,以获得若干阶段的手术治疗。他们拒不完成对他的治疗,直到他支付了整个费用。”(第24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5. 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另一名证人就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的阿拉伯居民所面临的普遍状况讲述如下:

“当我们通常组织民族事件的庆祝活动以便叙利亚和戈兰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庆祝他们先辈的斗争时,往往会出事。因为以色列不接受这一点。人们遭到逮捕,被处以高昂的罚款。以色列在其它方面的残暴控制也仍然继续,特别是通过对房屋和财产征收使戈兰居民无法支付的税。如果人们无法支付税收,以色列当局就没收甚至家俱。我想问,为什么可以让以色列对戈兰的叙利亚公民征税,并迫使他们肃立以悼念纳粹暴行的受害者,可同时却不准他们庆祝他们民族的历史事件?我们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在戈兰的家属严重地受害于这种普遍的状况。家庭成员被禁止前往叙利亚探访他们在大陆的其他亲属。在戈兰,人们被禁止建造和设立卫生中心。但是,如果他们得了病,他们也被禁止离开戈兰去叙利亚接受治疗。他们不得不前往以色列医院,而那

里的费用特别贵。我的兄弟就是一个例子，他必须接受开心脏手术。这要花他很多钱，他不得不出售他的部分财产。如果以色列让他到叙利亚接受治疗，他本来不需支付一个皮埃斯特。我记得，最近一组戈兰的叙利亚学生获得以色列一个法庭的裁决，允许他们在叙利亚读书，然而直到今天，以色列当局没有让他们来叙利亚读书。如果本月底学校关闭，他们这么晚来读书又会有什么益处呢，而法院的裁决是在学年的开始时下达的？”（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6. 该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他对局势的看法：

“这些就是我们在被占领的戈兰地区生活的各个家庭所处的条件，我们生活在压迫政策之下，被剥夺了自由。公民被剥夺了自己的意愿，如果他死了，我们甚至不能去看他和向他做最后告别。我相信，如果国际社会知道我们戈兰的各个家庭的遭遇，他不会接受这些。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分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第25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7. 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另一名证人讲述甚至孩子们因独立升起叙利亚国旗而遭逮捕并被判处徒刑的事例：

“我听说了一件事：我的一位表兄有一个儿子，约18或19岁。他去年10月出狱，他是在约三年前因为在我们即叙利亚的独立日升起叙利亚国旗而被控罪。他被关进监狱三年，仅仅是因为升了国旗。他去年10月才出狱。”（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8. 该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关于教育的状况：

“现在情况在不断退化。我知道这种情况，因为许多来这里读书的学生发现很难赶上叙利亚的大学水平。有时候以色列强迫学生读一些无关的功课，例如被称作德鲁兹文化的课程。德鲁兹是伊斯兰的一个教派。我认为教学生这种文化真是荒唐。你应该教他们数学，教他们历史，正确的历史（即与他们所教的关于以色列土地和戈兰高地的历史相比歪曲要少一点的历史）。我曾试图在以

色列读书。但是所发生的是,即每年所发生的是,他们耽误你的优等成绩,以致使你无法得到你想要学习的东西。我当时想读电脑工程,但是他们拒绝我。他们要我读机械工程,但是我不喜欢。于是我就放弃和来到这里。”(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89. 该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描述了普遍的状况:

“大多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现在仍在发生,尽管所涉及的人不同。有人因为没有付税而被关进监狱。有人因挖了一口井以便取水灌溉他的土地而被关进监狱。有人因升起一面旗帜或唱了一首歌而被关进监狱。有人因缺乏医疗保健而死亡。这些同样的事情在不断地发生,只是涉及的人变了。”(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90. 该名证人向特别委员会讲述了行动自由的情况:

“事情在不断上下波动。在过去两年里,我认为他们比以前更加严厉。两年以前,他们允许人们到外面来接受医疗保健,到大马士革接受治疗,但现在两年来他们没有准许任何人这样。他们曾经允许少数人来探望他们的儿女。现在他们不让了。唯一获准出来的人是学生,但也不是所有学生。如果在他们看来你做错了事情,假如你升了旗帜,他们不可能会让你出来在这里读书。他们所允许的另一件事是让宗教团体的人出来访问宗教地方。所以就这方面来说,现在更加严厉。除此之外,我觉得其它都是一样。”(第26号匿名证人,A/AC.145/RT.677)

691.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和会议司司长 Taher Al-Husami 先生以及库奈特拉省省长 Walid Al-Bouse 先生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局势的讲话全文,载于A/AC.145/R.539/Add.11和Add.12号文件。关于上述题目的其它讲话载于A/AC.145/RT.677号文件(匿名证人)。

书面资料

692. 4月9日,戈兰高地居民委员会呼吁政府停止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关于可能撤出戈兰的会谈。委员会领导人在宣布他们计划于5月1日开始为期6个月花费150万新锡克尔的运动时发出了上述呼吁。该运动的目的是发动公众支持保持以色列在该区域的统治。委员会主席Eli Malka说,70%的公众支持反对以色列撤出的斗争。(4月10日《耶路撒冷邮报》)

693. 4月17日,戈兰高地德鲁兹教派纪念叙利亚独立日,他们举行了游行、集会和一次总罢工。派出了大批警察部队部署在该区域各处,预防暴发骚乱,但是在Buka'ata、mas'ada和Majdal Shams举行的游行是和平的,秩序井然。来自德鲁兹教派村庄的示威者举行了游行,他们举着叙利亚国旗和阿萨德的画像,要求戈兰回归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数万人聚集在面向Majdal Shams的边界叙利亚一方,用广播向位于以色列一方的弟兄们播送演说和叙利亚民族音乐。但是警察封锁了通往Majdal Shams郊外被称之为“呼叫山”的地点。戈兰高地德鲁兹教派可以从该地点高声向他们在叙利亚一方的亲属传递信息。(4月18日《国土报》、《耶路撒冷时报》)

694. 4月28日,据报道,政府正在起草一项秘密计划,设想在以色列撤出戈兰的情况下,将在过去数年中同以色列合作的大约100户德鲁兹教派家庭从戈兰撤往加利利。(4月28日《国土报》)

695. 5月1日,一场旨在争取公众支持在戈兰高地保持以色列统治的全国宣传运动在耶路撒冷开始。这个题为“对戈兰的权利”、花费150万新锡克尔的运动据说是同类型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其内容包括一个展览中心,里边有一幅数米高的戈兰的照片和一个130座位的礼堂。这个运动也将在以色列8个其它城镇进行。在与此相关的事态发展方面,以色列电视台第二台报道,总参谋长Amnon Shahak中将秘密会见戈兰领导人并告诉他们,他没有接到在该地区作出新的安全安排的任何命令。(5月1日《耶路撒冷邮报》)

696. 5月29日,伊扎克·拉宾总理说,在就此事进行公民投票之前决不会从戈兰高地撤出。此外拉宾先生重申,除非事先就四项基本问题达成协议,否则不会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签署任何和平协定。这四项基本问题是：“和平边界”的位置；撤退时间表；在涉及撤离一个居民点的有限撤退之后审查关系正常化问题；安全安排。（5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97. 5月29日，高级法院发出了一项临时裁决令，在举行进一步听证之前暂时禁止戈兰理事会及其组成居民点资助反对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的宣传运动。法院还发出了一项说明理由令，给戈兰地区理事会和Katzrin镇15天时间，让它们解释为何不应永远禁止它们资助这种宣传运动。法院发出这两项命令是响应立即和平运动的一项请愿，该请愿的内容是，一个地方或区域理事会资助戈兰移民点委员会这样的政治组织是非法的。（5月30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698. 6月28日，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参谋长Amon Shahak 中将以及叙利亚的对应人物Hikmat Shihabi原则上商定，在戈兰高地必须使部队脱离接触并减少部队，必须建立一个早期预警系统，以便防止突然袭击。（6月29日《耶路撒冷邮报》）

699. 7月11日，一名高级陆军军官说，在戈兰设立以色列早期预警站是以色列的基本安全需要。不过他指出，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达成的一项协议还必须包括以色列空中监测和卫星情报内容。（7月12日《耶路撒冷邮报》）

700. 7月11日，有5 000多人的Katzrin移民点庆祝成立18周年。除其它活动外还举行了一个仪式，标志着该移民点北部的一个新社区进入了最后开发阶段，根据计划，在今后几个月中移民将搬入该新社区的260套住房。在附近一个社区另外还有500套住房已经住了人，同时有50户家庭已经迁往目前正在建设中的另外一个社区。Katzrin地方理事会会长Sami Bar Lev透露，在过去一年中，在该移民点政府投资了数十万新锡克尔的各种项目已经完成。Bar Lev先生还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将有760多户新家庭迁入该移民点。（6月12日《国土报》）

701. 7月15日，一名高级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愿意在华盛顿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大使级谈判。不过该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不同意大使们详细讨论戈兰的安全安排。（7月16日《国土报》）

702. 7月26日,政府以非常微小的差距击败了议会的一项提案,该提案本来会规定,从戈兰高地撤出必须以议会中的某一特定多数或全国公民投票为先决条件。在气氛激烈的会议上该法案以59票对59票的同等票数被击败,伊扎克·拉宾总理感到宽慰。表决之后拉宾先生说,该法案是“愚蠢的”,并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企图束缚政府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谈判。该项戈兰问题法案是由拉宾先生自己的工党议员提出的。(7月27日《国土报》、耶路撒冷邮报》)

703. 7月30日,伊扎克·拉宾总理告诉内阁,他对在明年以色列大选之前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达成一项和平协定的前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7月31日《耶路撒冷邮报》)

五、结 论

704. 现根据特别委员会上两次定期报告和本报告中的资料得出以下结论。这些结论是按照大会第49/36A号决议规定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而提出的。因为第二十六次报告是1994年8月26日通过的,所以这些结论涉及的是1994年8月27日至1995年8月18日这段时间。上两次定期报告分别涉及1994年8月27日至12月31日(A/50/170)和1995年1月1日至3月31日(A/50/282)这两段时间。本报告涉及1995年4月1日至8月18日这段时间。

705. 这些报告可能没有充分反映审查所涉期间该区域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事件的数量,没有充分反映特别委员会收到并审查的大量人权状况资料,其原因以后将要提到。不过特别委员会努力在联合国文件长度规定所设的限制内尽可能忠实地在报告中例入有代表性的资料,以便尽可能清楚地说明审查所涉期间被占领土上的状况。

706. 特别委员会自1968年成立以来一直争取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但是特别委员会一直无法获得这种合作并无法进入被占领土。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再次给秘书长写信,请求秘书长干预,以便说服以色列当局提供合作。此外,特别委员

会还写信给以色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寻求以色列政府的合作。令人遗憾的是,以色列当局继续不同特别委员会合作。

707. 特别委员会在给以色列常驻代表的信中表示希望访问被占领土,特别是交给巴勒斯坦当局管理的领土,以便收集关于涉及特别委员使命的所有问题的最直接的资料。特别委员会遗憾的是,在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的26年中,它从未获得访问被占领土的机会。特别委员会再次呼吁以色列政府允许特别委员会进入这些领土,以便委员会直接从双方了解发生的事态真相,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促进被占领土的全体居民享受全部人权。

708. 不过特别委员会再次得益于以下各方提供的合作: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各位巴勒斯坦代表和联合国各外地办事处,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各新闻中心。

709. 因为特别委员会被阻止访问被占领土,所以它除了在日内瓦定期举行会议之外,还在开罗、安曼和大马士革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特别委员会从1995年5月13日至23日访问了这些城市。特别委员会听取了26名人士的证词,这些人具有第一手知识,对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具有切身的近期经验。此外,特别委员会还通过以色列报刊和被占领土上出版的阿拉伯报刊中的报道每天了解被占领土的形势。特别委员会还审查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的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的关于被占领土的宝贵的来文和报告。

710. 此外,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人权委员会调查以色列在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侵害人权情况特别报告员Rene Felber先生的报告(1994年12月13日E/CN.4/1995/19号文件)。

711. 特别委员会本篇报告所述时期始于1995年5月4日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以及后来成立巴勒斯坦全国领导机构。这一历史性事件使人们对改善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状况产生极高的期望。在此之前,1993年9月13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临时自治安排的原则声明》。人们期望这些协定将开

创一个新时代,在该区域建立和平、正义、理解和对人权的尊重。但是特别委员会在提交大会、涉及《原则声明》签署以后这段时间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被占领土的普遍人权状况仍然非常严峻。许多目击者向特别委员会报告说,在许多方面人权状况实际上恶化了。

712. 特别委员会根据收到的资料和证据得出结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在某些方面甚至进一步恶化。在特别委员会面前作证的绝大多数证人的证词也反映了这一点。造成人权状况改善不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审查所涉期间,以色列境内发生了严重的安全事件,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上频繁关闭边界并因此限制行动自由。这些事件是由反对和平协议和反对以色列继续占领的团体制造的,这些事件造成许多以色列人死亡。关闭边界的做法导致被占领土特别是加沙地带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严重恶化。造成人权状况改善不够的其它一些重要原因包括:没收阿拉伯土地以便扩建移民点和建造傍路的做法势头持续不减,移民继续采取暴力行为,以色列的拘留设施中仍关押着大批巴勒斯坦人并且拘留的条件日益恶化,以色列审问者对被怀疑犯有安全罪的人士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近似于酷刑的方法,以及在安全考虑的借口下犯下的侵害人权行为。下文将逐步叙述这些侵害人权行为。

713. 关闭被占领土是在绿线范围内杀害以色列人之后采取的。应当回顾指出,在被占领土上首次采取关闭措施是在1993年3月,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以不同的严厉程度执行关闭措施。虽然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是由个人或少数人犯下的,但是却对被占领土上的200多万巴勒斯坦人实行了集体惩罚。除了因宗教和其它以色列节日而采取的关闭措施之外,在审查所涉期间据说以安全理由而采取的关闭措施始于1994年10月。

714. 一名证人对特别委员会说,在过去两年中,关闭措施肯定没有导致针对以色列人的武装攻击的减少。在特别委员会面前作证的一些证人认为,1994年10月以来在被占领土上一再采取的关闭措施削弱了巴勒斯坦人民对和平进程的支持,这些措

施继续对和平进程造成威胁。另一方面,这些关闭措施似乎恶化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总的关系。关闭措施也使以色列国内出现关于从地理上将以色列同被占领土完全分开的考虑,特别委员会认为,这种考虑在以后最终解决边界问题时很可能产生严重影响。

715. 关闭被占领土对这些领土居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造成了最严重的毁灭性影响。国际劳工局局长在1995年第82届国际劳工会议的报告中指出:

“多层面的大规模就业问题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沉重负担。该问题的一个特殊点是,绝大多数达到工作年龄的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内无法找到稳定和具有体面收入的工作机会。许多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其他人则工作很长,但是却无法脱离贫困线。被占领土上的小规模经济从根本上说仍处于落后状态。”

716. 在1993年3月被占领土关闭之前,有115 600名被占领土的工人被允许在以色列工作,该数字占当时巴勒斯坦就业总人数的36%。上述报告进一步指出:

“自1993年3月在特拉维夫以北发生的致命攻击以来,关闭领土已成为一种长期现象,关闭领土的程度因当时的情况和某些条件而有所变化。……1995年直到5月初,发出的工作许可总数从来没有超出27 000个,其中一半工作许可发给加沙人,另一半发给西岸工人;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没有工人或只有非常少数几个工人被允许入境。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是过去两年中发生的若干起恐怖主义事件的直接后果。每次发生恐怖主义事件之后公众的抗议导致惩罚性和预防性关闭全部边界,并导致以色列采取招募替代工人的政策,迄今为止已从包括罗马尼亚和泰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招募了多达7万名替代工人。……如此多的人失去工作或收入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确实是灾难性的,尤其是在加沙。……因此被占领土的就业问题是复杂而严峻的,并且越来越恶化,因为巴勒斯坦劳动力的供应在增加,而对此种劳动力的需求却在下降。”

717. 据报道,自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加沙的生活水平下降了25%。

71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在以色列全国组织了好几次打击无工作许可证工人的运动。那些被当局发现的工人遭到罚款并被从以色列驱逐回被占领土。据报告有一些工人遭到拘留。此外,对雇用非法巴勒斯坦劳工的以色列雇主的罚款也大幅度提高。以色列的一份日报《国土报》描述了加沙这种令人绝望的形势。该报1995年3月3日报道:

“关押在Ketziot拘留营的加沙被拘留者最近企图将剃须膏、香烟和食糖这样的基本商品偷偷送给来探望他们的家属。……据人们所知,自从建立该拘留营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企图,甚至在前几次关闭期间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719. 关闭边界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边界关闭后对行动自由施加了严厉的限制。被占领土各部分彼此之间并且同以色列之间实行了严密的封锁,除了失业之外,允许进入以色列和被占领土其他部分的所有许可证都失效,对人员和货物的运输实行了新规定。后来发出的许可证常常带有限制。在最近关闭被占领土之后,发给男子的许可证所依据的条件是,这些人必须是30岁以上,已婚,以前就是许可证持有者,没有警察记录。

720. 关闭边界后实行的同行动自由有关的条例对农业和农产品出口具有特别不利的影响。加沙商会主席估计因继续关闭边界每天造成的损失达800万美元。对加沙地带出口农产品的限制估计使农民们每天损失200万美元。据报道,卡车在边界至少等候10小时,此后还要经过两小时的安全检查。巴勒斯坦领导机构农业部副部长说,每天不得不扔掉70吨农产品。截至4月底,据估计纺织工业这个加沙地带第二大经济部门自1月22日被占领土关闭以来遭受的损失大约为2 000美元。

721.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给被占领土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被占领土的车辆不准进入以色列,所以必须采取“背对背”的运输方式,就是说被占领土的车辆装载的货物必须在边界装上挂以色列牌照的车辆。拥有在白天进入以色列的许可证、来自被占领土的出租车驾驶员必须将他们的汽车留在边界的以色列一方过

夜,他们自己必须走回被占领土。除了个人必须拥有许可证之外,车辆也单独需要许可证。一名证人提供了以下事例。因为许可证的有效期通常是上午5点到下午7点,所以来自被占领土的人士必须在下班时间之前离开工作,否则就有可能被逮捕。他说这种情况对医务工作者来说特别困难。

722. 因关闭边界而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对被占领土居民的健康有非常严重的影响。许多正在接受放射治疗或化疗的病人不得不中断治疗。患心脏病或需要利用先进医疗设备动手术的人也受到影响。一名证人对特别委员会说,由于以色列当局在27年占领期间的疏忽,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医院设备陈旧,其中包括X光机设备和实验室设备。该证人说,化验样品常常必须送到以色列的实验室分析。虽然为巴勒斯坦人服务的装备最好的医院设在东耶路撒冷,但是特别委员会获悉,病人申请许可证的请求获批准的不到一半。特别委员会了解到,有一名妇女因无法获得许可证而死于肾衰竭。

723. 除了对进入以色列施加限制以外,据报道抵达加沙地带的货物也出现了耽搁的情况。一名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驻扎在进入加沙地带的Erez过境点的士兵扣留了来自西岸的几卡车的药品,直到这些药品的有效期快到期时才放行。据说这些士兵以同样方式对待卫生组织运往加沙的疫苗。特别委员会了解到关于救护车的规定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数月前,15辆救护车被允许进入加沙运送病人去东耶路撒冷各医院。但是在边界关闭后只有10辆救护车被允许运送病人进入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而现在只有8辆救护车被允许这样做。驻扎在Erez边界的以色列士兵命令病人离开救护车走100或150米,这时候救护车在边界的另外一边行驶,然后才允许病人们再次进入救护车。这是侵犯人权的行为,这对病人的生命来说是危险的。”

724. 对行动自由的限制还对在西岸和耶路撒冷教育机构就读的加沙地带学生带来不利影响。因关闭边界而无法离开加沙的1 300名加沙学生中约半数学生获得了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习的许可证。其他学生则损失了一个学年。在特别委员会面前作

证的一名证人提请注意发放许可证的选择性作法,这种作法经常导致学生上课但没有教师的现象。

725.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最近采取的一项令人不安的措施,这项措施影响到被占领土学生的教育。《国土报》这一份日报1995年7月12日报道,民政局已决定不允许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新学生在东耶路撒冷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据报道只有已经就读这些地方的教育机构并希望完成学业的学生能够例外。《耶路撒冷时报》1995年7月14日报道,绝不会向来自加沙的学生发放允许在耶路撒冷学习的许可证。估计这项措施会影响圣城大学70%的学生。

726. 关闭被占领土还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礼拜自由带来重大影响。据估计,在回历9月期间能够到阿克萨清真寺作祷告的信徒减少了10万人。由于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关闭边界,来自被占领土的大约5 000名至7 000名基督徒无法在复活节这一天进入耶路撒冷,而这两个节日是同时庆祝的。

727. 虽然以色列和巴解组织之间的《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议》附件一第九条设想了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之间的安全通道安排,但是迄今为止这些交通走廊尚未开放。1995年1月22日在Beit Lid发生炸弹攻击事件之后,据报道以色列内阁宣布加沙地带和杰里科之间安全通道的开放将冻结。

728. 自1968年开始,以色列当局在被占领土建立犹太移民点的政策一直是阿以冲突的中心问题。据估计目前大约有14万犹太移民居住在西岸、加沙地带和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

729. 应该记得,1992年拉宾总理的政府开始掌权时宣布将不建立新的定居点。然而,现有定居点却在不断扩大。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许多证人指出,自从签署《奥斯陆协定》和《开罗协定》以来,加快了扩大现有定居点的步伐。完成多数这类项目的目的是3至5年,即在关于被占领土最终地位的谈判之前。根据设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研究协会土地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自从签署《奥斯陆协定》以来,每个月平均有1 500公顷土地被没收。

730. 以色列政府虽然宣誓不建立新的定居点,但只是不为扩大定居点提供官方财政支助,而并不阻止私营部门为这些活动提供经费。自从签署《原则宣言》以来,据报告以色列当局已核可了在西岸大大扩建11个定居点的计划,并核可没收约3 000公顷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以期为定居点修筑道路。另据报道,1995年计划在西岸建筑7 728个新住房。这项政策已导致不断改变被占领土的土地结构。特别委员会获悉,在1993年10月至1995年2月期间扩大了35个定居点。

731. 以色列当局有若干方法征用土地或将其置于以色列控制之下:假造没收命令的日期,援引安全原因,例如需要建立公路网将各个定居点连接在一起并绕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市镇,利用土地作采石场,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及利用结构计划。4月15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没收Ramallah、Nablus 和 Jenin地区的40dunums(10公顷)的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用以修筑绕行道路。4月,以色列政府宣布打算征用东耶路撒冷的约530dunums(133公顷)巴勒斯坦土地,用以建筑以色列住房。国际社会对此表示十分愤慨,因此以色列政府只得推迟到5月份再作决定。

732. 在耶路撒冷,征用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和扩大定居点的情况特别严重。在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总干事指出,以色列政府已决定尽一切努力积极优先建筑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1994年8月18日通过的意见中指出:⁹

“委员会认为被占领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不仅根据国际法是非法的,而且也是该区域全体人民不分民族血统按照《公约》享有和平和人权的障碍。”

733. “大耶路撒冷”的建设一旦完成,就将一直延伸到杰里科,使周围的巴勒斯坦村庄变成孤立的岛屿。根据国际法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领土,以色列将其吞并是非法的。尽管如此,以色列当局蓄意推行政策以减少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数,使该市形成新的人口、地理和政治格局。这些政策侵犯了平等和平等待遇的基本权利,完全是带歧视性的。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指出,政府对阿拉伯人口和犹太人口采用1比3的比例:阿拉伯人为1份,阿拉伯人为3份。证人指出:

“该市的所有规划和建筑项目都在保持这一比例。他们不允许阿拉伯公民在超过这个1比3的比例以外有任何特权,如果面临住房困难,就得离开该市”。自从签署《原则宣言》以来,以色列当局加紧推行这项政策。1967年,有66 000名巴勒斯坦人和数百犹太人住在东耶路撒冷。现在,犹太人占多数。为达到这一目标所采用的政策包括征用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用以建筑以色列住房,扩大城市的土地范围,但排除巴勒斯坦人口,拆毁没有许可证建筑的房屋,宣布一些地区用作公共公园“绿区”。据估计,自1967年以来,已有约5万名巴勒斯坦人不再住在耶路撒冷城市范围内。

734. 在向国际劳工大会第八十二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总干事指出:

“违反国际法改变这些领土的土地和人口特征以及为继续建立定居点而没收土地和水资源严重阻碍实现全面、正义和持久的和平。”

735.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对阿克萨清真寺可能具有持久有害影响的一个发展情况。2月12日《耶路撒冷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文物当局已开始考古挖掘,以期找到所罗门寺庙遗址。据认为该寺庙遗址位于阿克萨清真寺下面。后来有人称,挖掘工作已经造成清真寺附近一所学校的楼梯倒塌。199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发表的一份题为“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建筑和住房”的报告指出:

“参考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整个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保护区。尽管如此,以色列在该市及其周围的建筑工作持续不停。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以色列当局遵守各项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系统关于保持被占领领土有形特征的有关决议规定的义务。”

这些活动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文化遗产构成重大威胁。

73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加强努力控制耶路撒冷,并限制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活动范围。他们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应在目前由巴勒斯坦当局控制的地区进行。以色列日报《国土报》报道说,6月29日,耶路撒冷市已经提出法律诉讼,试图关闭东方大楼、设在东耶路撒冷的巴解组织总部,称未经授权地使用该场

地是为了损害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市对该市的主权。市政当局阻止举行集会,不让巴勒斯坦人士在一些场合进入该市。1994年10月21日以色列市长命令关闭该市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办事处。该办事处自1967年以来一直存在。根据耶路撒冷市长委托编写并于7月1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东耶路撒冷严重缺乏服务和基础设施。该报告指出,要填补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之间在服务方面的差距,就需要约83 350 000美元。一份向高级法院提出的请愿书指出,自1967年以来东耶路撒冷已有三分之一土地被征用。

737. 被占领土最大的定居点是Maaleh Adumim,位于西岸,耶路撒冷以东,其人口估计为2万人。1994年12月以色列新闻界宣布,国防部副部长已要求在该定居点周围建筑更多的住房,以加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以东领土的控制。据估计如果这些计划得到实施,该定居点的人口在今后几年内将增加两倍。1994年12月19日,据报道,住房和建筑部正在Maaleh Adumim建设2 000个住房单元,另外还有其他住房正处于规划阶段。受Maaleh Adumim定居点扩大之害的是大约800名Jahalin Bedouin部族成员。他们住在该定居点附近,正面临着被强行驱逐。1950年Jahalin族已经从Arad地区被驱逐到耶路撒冷和杰里科之间的Judean沙漠。一些Jahalin家庭已经收到要求他们搬迁的通知。向他们提供的重新安置场地被认为是“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

738. 与定居点存在有关的另一问题是居住在定居点的人的行为。在本报告所述时期,定居者变得更加暴力和具有侵略性,骚扰被占领领土的阿拉伯人民,极力试图保持他们担心在执行和平协定临时阶段第二部分期间会丧失的土地。定居者通常是武装的。在特别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说,定居者还始终得到军队的保护。许多证人指出,由于定居点是持续紧张和动乱的根源,如果不拆除定居点,被占领领土就不会有安全。

739. 定居点的存在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在希布伦特别明显,因为这里定居者居住在镇中心。据报道,1994年11月2日,以色列总理曾严厉批评希布伦的定居点。他说,需要三个营的兵力来保护生活于8至10万巴勒斯坦人中间的415名以色列人。人们称

居住在希布伦附件的Kiryat Arba定居点的定居者为狂热分子。该定居点的一些居民是Kach运动和Kahane Hai运动成员。1994年2月25日Kiryat Arba的居民Baruch Goldstein在Ibrahimi清真寺屠杀了29名巴勒斯坦人之后,这两个运动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740. 来自希布伦和附近Kiryat Arba的定居者肆无忌惮地反复射击巴勒斯坦人,破坏其财产。他们经常在街头横冲直撞,用石头砸碎房子和汽车门窗,投掷燃烧品,烧毁轮胎,推倒市场货摊,袭击商店和公民。5月23日,他们甚至伪装成医生进入Ahli医院。定居者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行为,一个主要原因是以色列士兵不采取行动。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受到军队的保护。虽然关于开火的规则已经有了修改,士兵看到有人朝巴勒斯坦人开枪时应该进行干预,但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说,现在巴勒斯坦人挨打的情况比以前多得多。应该记得,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是交军事法庭审判的,而定居者就跟以色列公民一样是在平民法庭起诉的。据报道,对定居者的审判往往在罪行发生两三年之后。还应该记得,定居者不受宵禁的限制。

741. 据报道,1995年10月,定居者可以远远早于穆斯林信徒进入希布伦的Ibrahimi清真寺。此外,不让一名巴勒斯坦领导人进入该清真寺,而来自德国的犹太游客却可以进入。Ibrahimi清真寺安装了尖端的安全装置之后于1994年10月7日重新开放。这之后,属于每一宗教的300名信徒可以在寺庙的不同部分祈祷,虽然各个宗教祈祷的人数很不一样。

742. 在过去数月中,定居者在反阿拉伯示威中和其他场合多次朝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官员Faisal Husseini的家开枪。随着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接近于就和平谈判第二阶段达成协议,定居者多次试图在定居点附近山头建立营地,从而试图声称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定居点。军队曾多次强行使他们撤离。最近发生的与定居者有关的最严重的事件是据报道7月1日在希布伦一名15岁的巴勒斯坦男孩被军队打伤,然后站在旁边的一名定居者又在他的头上开了数枪,把他打死。

743. 在本报告所述时期,虽然据报道在被占领领土总的暴力情况和死亡人数都

有了减少,但以色列国防军采用暴力的性质却更加严重。B'tselem人权组织的一名实地工作者告诉特别委员会说,自从签署《开罗协定》以来,以色列保安部队已经打死了49名巴勒斯坦人。特别委员会还获悉,以色列士兵现在设法通过近距离朝头部反复开枪来确保死亡。此外,据说便衣部队的活动继续有增无减。据报道,便衣部队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地区对所通缉的人采取了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在1994年11月3日:

“官方首次承认边防警察有一支便衣部队……这支部队在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中心行动。据报道,以色列总统在这一场合曾说过,‘这些部队必须继续开展行动,以确保以色列继续保持强大’。”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以色列卫生部长于1月3日透露说,“特种部队负责在恐怖主义组织开始对以色列人采取行动之前找到和消灭这些组织”。

744. 1994年11月2日著名伊斯兰圣战活跃分子Hani Abed因汽车炸弹爆炸身亡的事件是以色列便衣部队所为。另据报道,1995年1月4日在Ramallah附近的Beit Liquia的4人被杀的事件也是以色列便衣部队所为。证人告诉特别委员会说,便衣部队在4月16日在希布伦打死了3名受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上述枪杀事件等于法外处决。除了受以色列部队通缉的人员以外,在这些事件中也有无辜者被杀,当他们在同一辆车辆里时尤其如此。关于被一个人权组织代表称为“确保死亡”的程序, B'tselem人权组织的实地工作者描述了最近发生的三起事件中的一件,即1994年10月5日在希布伦一人被杀的事件。一名新闻摄影师也拍摄了这个事件的照片。虽然据说中弹的人已经严重负伤,据报道,一名士兵还是走进此人,在约2米以外朝他头部开了一枪。

745. 1995年6月29日,一名受通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活跃分子在希布伦受到便衣部队的枪击。据报道,他所躲藏的两所房子都被反坦克导弹摧毁,然后用推土机推平。此外,据报道,房子附近道路两旁的小树林和葡萄园也被连根拔掉。1994年10月,在特拉维夫爆炸公共汽车的自杀爆炸手的房子被拆毁。然而,Baruch Goldstein

的房子却没有遇到同样的命运,而他也是现在是非法的运动的成员。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以色列军队过去用牧场作为军事练习场时因疏忽留下了一些未爆炸的弹药,结果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一些人身亡。

746. 据认为,阻碍和平进程顺利发展的一个相当大的紧张来源是约5 400民巴勒斯坦犯人的问题。他们继续被关押在被占领领土和以色列由监狱当局和军队管理的以色列监狱和拘留中心。伊斯兰抵抗运动成员进行自杀爆炸和以其他方式射击以色列平民和军事人员之后,以色列当局大规模逮捕该运动的成员。据报道,自从1994年10月19日在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自杀爆炸以来已有4 000多名伊斯兰抵抗运动活跃分子被捕。在类似的行动中,伊斯兰圣战成员也被捕。据报道,数百名被捕的人是作为行政拘留。2月5日,行政拘留的最长期限从六个月延长到一年,而且可以继续延长。1994年底,有239人受行政拘留。按官方规定,一个人在法官审判之前受拘留的最长期限已从18天减少到11天。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有的受拘留者受拘留长达30天之久还没有见到律师,有的受拘留长达140天之久还没有同家属会面。

747. 根据在本报告所述时期特别委员会所收到的资料和证人的证词,以色列监狱的拘留条件和犯人的待遇都已恶化。Mandela政治犯问题研究所主任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解释说,甚至连1992年犯人绝食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也丧失了。以色列监狱当局解释拘留条件没有改善的理由是根据和平协定多数犯人将获释。有资格获释的犯人得不到释放,对他们产生了不利的心理影响,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已经成为泡影。

748. 此外,特别委员会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对因安全原因被捕的人进行审讯时经常采用严厉的酷刑,经常造成被审讯者死亡。大赦国际在1995年5月发表的一份题为“人权:希望破灭的一年”的报告中指出,1994年10月19日在特拉维夫自杀爆炸之后,审讯被拘留者时采用的酷刑变得更加严厉。允许公安队审讯人员在三个月中有“额外特许”。应该记得公安队的审讯受秘密准则的指导。这些秘密准则是Landau委员会在1987年制定的,允许使用“轻微的体力压力”。特拉维夫袭击之后,

采用了更加严厉的审讯方法,使审讯人员在诸如“定时炸弹”的案件中能“高效率”地行动。这种审讯方法包括带头罩、殴打、长时间剥夺睡眠、扣住手脚、在痛苦位置长时间站着或坐着,这些都等于是酷刑。以色列-巴勒斯坦医生促进人权协会创始人和主席Ruchama Marton医师描述公安队采用“轻微体力压力”的作法如下:

“关于这个‘轻微体力压力’的可耻定义,大家都知道,也许就是这位发明这个术语的十分令人尊敬的老法官不知道,否则,人人知道,众所周知,“轻微体力压力”是酷刑的别称,是酷刑的委婉说法,是有计划的酷刑的委婉的说法。而不是偶然的情况。

749. 好几项国际条约都无条件禁止酷刑或虐待,任何国家都不能找理由违背这些条约所规定的义务。Marton医生叙述了以色列监狱所使用的各种酷刑方法及其所产生的后果:

“其中一种方法是戴头罩,将一种口袋套在头上,这种口袋多数是很重的,不仅罩在头上也盖在脸上一直到胸口。使患有哮喘和任何其他肺部疾病的人很难呼吸,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可以导致死亡(确实发生过)。戴头罩可一盖几小时。几小时的站立是使用的另一种方法。长期站着是非常困难和很痛苦的。将身体做成各种姿势,手捆在后面,或捆在一根柱子上,无法站立或端正地坐着,或正常地躺下,因为所捆绑的方式不能这样做。还遭到各种鞭打和抽打”。

由于上述审讯方法,来自希布伦28岁的囚犯Abdel-samad Harizat在耶路撒冷Moscobiya的院子中经过一天审讯之后死亡。Marton医生向委员会介绍了Harizat先生死亡的原因如下:

“这些暴力运动将脑子撞到头颅的脑囊造成脑皮层少量或大量出血,这会造成致命伤,即使不死亡,也会造成脑损伤,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后震荡综合症。”

750. 1月23日,将公安队审讯人员的“例外特许”又延长了三个月。1995年4月12日又再一次延长。7月23日,关于公安队的部长级委员会决定将“例外特许”所容

许的审讯方法再延长十天。

751. 囚犯对拘留条件提出的主要申诉是关于所得到的食品数量不够和质量不好、囚室太挤、长时间处于恶劣的气候条件之下、包括在晚上不断地清点人头、肮脏、医疗不足和单独囚禁。人们要求特别委员会注意以色列监狱看守将患有精神疾病的囚犯单独囚禁,使其条件更加恶化。据说明,关在Fara监狱内的600名左右的囚犯的拘留条件特别困难,包括受到鞭打和其他各种污辱。6月28日,Dhariya监狱的看守对囚犯使用了催泪弹。被关在Jneid监狱来自Kalkiliya的28岁的囚犯Mazouz Dalal由于在医疗上被“极端”忽视,包括不适当和拖延治疗以及推迟转往其他医院,而于4月8日死亡。有一次Dalal先生甚至被告之他的疾病是“身心不调”。

752. 根据以色列-巴解组织就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达成的协定条款(其中规定在五周内释放5 000名囚犯)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的问题在被占领土的人口中间造成了相当紧张的局势并破坏了和平进程。尽管目前为止,以色列当局已释放了大约3 500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仍有约5 400名囚犯被拘留在以色列拘留中心。6月18日,巴勒斯坦囚犯进行了一次不计人数的绝食斗争,抗议以色列关于释放囚犯的政策。加沙权利和法律中心在6月20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指责以色列当局利用囚犯问题作为政治上计价还价的手段,以此将释放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囚犯与全面赦免“合伙者”相互联系起来。囚犯于7月7日结束绝食斗争。

75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注意到以色列当局在管理司法方面继续存在不足。但是,特别委员会很有兴趣地注意到,6月7日劳工法院作出了一项创先例的裁决,其中向一名在以色列同一公司工作了20年因关闭而被解雇的巴勒斯坦工人全额支付共计20个月工资的解雇费。委员会还有兴趣地注意到,由于发现司法程序不正当,而让两名巴勒斯坦人重新受审。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一个积极的发展,即过去几个月,军事委员会一直在审查在反抗斗争之前回到其西岸家中而遭安全部队驱逐的巴勒斯坦人提出的申请。据报道,到4月初已核准了约15份申请。特别委员会还注意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对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屋颁发的拆除命令已经减少,而核准家庭团聚申

请的数字则有所上升。

754. 关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遭驱逐的问题,6月25日,根据内政部的命令,伊斯兰圣战运动领导人的妻子Fathia Shukaki在提出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申请被拒之后被驱逐出该城市。7月21日,据报道,以色列当局下令将两名巴勒斯坦裔美国人驱逐出El Bireh。

755. 对巴勒斯坦人判处的刑期之严与对以色列人和移民者的判决相比继续形成鲜明的对照。《国土报》报道说,4月3日,Natania地方法院判处一名来自Tulkarm的巴勒斯坦人三年徒刑外加两年的缓期徒刑,因为他在以色列非法居留。《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因写文章赞扬反抗斗争而被判处两年缓期徒刑和15 000新锡克尔的罚款。同一篇文章还指出,两个月以前,一名犹太人因赞扬易卜拉希米清真寺的大屠杀而被判处四个月缓期徒刑和1 000新锡克尔的罚款。据报道,对在被占领土上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罪行的移民者的审判要在事发后两三年才在民事法庭进行。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对在1992年12月被驱逐到南部黎巴嫩的415名巴勒斯坦人的发言人Abdul Aziz Rantisi先生的审判在7月5日已被推迟了第二十次。

756. 特别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5月1日《国土报》和《耶路撒冷邮报》所刊登的新闻,根据这条新闻,公安队队长决定将两名参与审讯被拘留者 Abdel-Samad Harizat的公安队的两名特工人员的其中一名调任其他职务, Abdel-Samad Harizat因受审讯而死亡。上述两份报纸报道说,6月7日,国家律师宣布,进行审讯导致Abdel-Samad Harizat死亡的公安队调查人员将不会面对刑事指控,而只会交由纪律法庭处理。

75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继续对被占领土上的人口进行骚扰。据证人描述,对待通过被占领土和以色列之间过境点检查站的巴勒斯坦工人就象对待挤奶棚中的奶牛。人员和车辆都遭到彻底的搜查,为此往往需排队等待很长的时间。据报道,4月17日,一口棺材以及参加葬礼的人在过境点受到彻底搜查,尽管所有必要

的文件都齐全。很多巴勒斯坦官员在检查站和过境点受到谩骂和有辱人体的待遇。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任意和毫无道理地搔扰大街上的青年人,多次毫无理由地烧毁他们的身份证。尤其令人不安的现象是尤其是希布伦的移民者不断搔扰和攻击巴勒斯坦平民。病人和医务工作者都未能幸免4月2日和8日对 Makassed 医院和 Hadassah 医院的突然袭击,当时戴面罩的边防警察部队袭击医院,搜查受伤的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人。

758. 特别委员会在5月份访问约旦期间,亲自目睹了从麦加返回被占领土的朝拜者的长长的车队,他们被迫长时间和整夜在非常炎热的气温下等在边境约旦一方,以便过侯赛因国王桥,特别委员会看到他们为此痛苦不堪。

759. 巴勒斯坦人在很多方面继续依赖以色列民政局并受到行政搔扰。获取准许证会拖延很长的时间,不同的官员对申请者的答复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很多申请遭被任意拒绝。

760. 在审查期间,特别委员会继续收到有关在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高地人权状况的资料。特别委员会谨回顾大会第49/132号决议所采取的立场,即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和自1967年以来被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建立移民点是非法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会还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人口对其自然资源和其他经济资源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认为任何这样的侵犯都是非法的。

761. 尽管仍在进行谈判,但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的形势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与戈兰公民确认为叙利亚国民有关的问题继续存在,一些人因此而被捕。以色列当局野蛮地推行其移民点政策,已形成行政搔扰的做法仍继续存在,同时还没收水资源。为此目的,以色列当局控制了拉姆湖,并对用水施加限制。据说,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用水完全受到以色列当局的控制,据报道是通过一个定量制度对水加以管理,据报道,每年供应给叙利亚公民的人均用水量达120立方米,而移民者每年的人均用水量为600立方米。据报道,每立方米的水叙利亚公民需

付1.60美元,而同样的水移民者则付0.60美元。此外,已颁布命令拆除用于灌溉的雨水库。

762. 戈兰高地的移民者发起了一场运动,其目的是要以色列舆论关注戈兰有必要继续处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住房和工业的投资已经增加。

763. 特别委员会回顾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即以色列吞并被占领的阿拉伯叙利亚戈兰是非法的,因此是无效的。特别委员会希望,在中东和平进程框架内有关戈兰问题进行的谈判将在近期内取得进一步进展。

764. 最后,应回顾国际社会热烈期待并希望《关于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声明》的签署会将中东各国人民引向一个和平、安全和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并能够使他们和谐、有尊严和相互尊重地生活在一起。以色列--巴解组织有关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协定的签署使这一希望和乐观主义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协定是今后前景的一个好的预兆。

765. 但是,上述历史事件并未结束以色列的占领,也没有改善尊重人权的状况。结果,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和愿望仍然无法实现,新生活的承诺也成为泡影。相反,反而通过阻止自由享有人权的各种强制性措施、机制和手段,并使其成为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暴力的制度化的形式。

766. 不仅在和平进程框架内的谈判应取得进展,以色列还必须遵守全球普遍接受的人权标准,尤其是以色列已批准的《世界人权宣言》和若干国际文书的条款,例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及联合国机构、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通过的一些与被占领土平民状况有关的决议。

767. 特别委员会在其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铭记并认为必须维护和平努力,但是它看到除非继续努力使被占领土和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能够充分享有人权,否则对和平进程的支持就会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挫折和绝望。有关各方必须共同努力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应努力保持和平进程的势头。只有这样才能够加强目前为止为实现该

区域的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而取得的重要成就,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人人享有人权的真正文化。

768. 特别委员会希望,在制订具体措施时能考虑其调查结果,以便为最近重要的发展精神增添活力。与此同时,委员会谨在此建议执行措施,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土上的其他阿拉伯人的基本人权。特别委员会重申这类措施应包括下列各项:

(a) 以色列全面实施《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有关条款,该项《公约》仍然是适用于被占领土人道主义法方面的主要国际文书,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有关机构一再重申这一《公约》对这些领土的适用性;

(b) 全面遵守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人权委员会通过的与被占领土问题有关的所有决议以及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通过的其他有关决议;

(c) 以色列当局应与近东救济工程处代表充分合作,充分遵守工程处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权,因为它是一个向被占领土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服务的国际机构;

(d) 以色列当局应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分合作,以便保护被拘留人士,尤其是确保委员会代表能够全面接触这些人;

(e) 会员国应全力支持近东救济工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被占领土上开展的各项活动,以使两个组织能够维持和加强向难民人口和被拘留人士提供的援助;

(f) 以色列当局应与联合国驻被占领土特别协调员充分合作;

(g) 会员国应进一步努力使以色列确信必须通过国际社会对人权的监督,加强保护人权。这应包括使大会为保护被占领土人权而设立的主要机构,特别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使它能够进入被占领土;

(h) 以色列应在属于临时自治安排范围内的领域执行人权咨询援助方案方面与联合国人权中心充分合作;

(i) 特别委员会呼吁以色列遵守推动和平进程的精神,认真考虑下列各项具体措施:

(一) 关于更好地保护生命和身体完整的权利,为其安全部队制定明确和充分遵守人权标准的接战规则,严格实施开火规则,以符合必要性和比例性的原则;对暴力的发生实行最大的克制,并全力调查所有的开枪事件;立即停止秘密部队的活动,尤其是由这些部队进行的不按法律程序的枪决中和即时枪决;

(二) 严格控制移民者尤其是使用武器作出的任何伤害事情,审查武装移民者的政策;防止移民者的暴力行为,一旦发生须进行干涉;充分和公正地调查移民者所犯下的暴力行为并对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三) 全面审查移民点政策,该项政策对该区域的和平和安全继续形成障碍,制止移民点的进一步扩大并停止正在推行的土地征用政策;停止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施加压力,让其将房屋出售给犹太社区成员;

(四) 公平执法,确保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口得到公认的人权标准所规定的一切法律保障并确保及时、细致和公正的司法管理,使犯有严重罪行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受到处罚;

(五) 立即停止形成酷刑和虐待的审讯方法;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迅速和彻底调查确信对这些行径责任的人并对他们进行起诉;审查和全面公布关于审讯程序的准则,使其具有透明度并符合以色列已承认的国际人权标准;

(六) 审查所有巴勒斯坦囚犯和其他阿拉伯囚犯,尤其是政治拘留人士或犯有非暴力罪行的人士的状况,并加速他们的释放;不在以色列拘留被占领土的居民并改善拘留条件,以符合1955年8月30日由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1957年7月31日和1977年5月13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议核准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七) 允许所有被流放或驱逐出被占领土的人士返回,并酌情归还其财产;

(八) 停止执行所有集体惩罚措施,这些措施对被占领土人口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并阻碍享有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例如行动、教育、宗教和言论自由,还应实施克制,不要实行宵禁和关闭以及毁坏财产,例如拆除房

屋和根除树木,以及执行关于利用水资源的歧视性措施。

769. 特别委员会认为,执行这些建议将极大地有助于加强和平进程,使被占领土和整个区域的所有人民都生活在和谐、尊严、和平和安全之中。

六、通过报告

770. 根据其议事规则第20条,特别委员会于1995年8月18日核准和签署了本报告。

注

¹ A/8089; A/8389和Corr. 1和2; A/8389/Add. 1和Add. 1/Corr. 1和2; A/8828; A/9148和Add. 1; A/9817; A/10272; A/31/218; A/32/284; A/33/356; A/34/631; A/35/425; A/36/579; A/37/485; A/38/409; A/39/591; A/40/702; A/41/680; A/42/650; A/43/694; A/44/599; A/45/576; A/46/522; A/47/509和A/48/557号文件。

²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1, A/8237号文件;《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0, A/8630号文件;《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2, A/8950号文件;《同上,第二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5, A/9374号文件;《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40, A/9872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2, A/10461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5, A/31/399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7, A/32/407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5, A/33/439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1, A/34/691;和Add. 1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57, A/35/674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4, A/36/632/Add. 1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1, A/37/698号文件;《同上,第三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69, A/38/718号文件;《同上,第三十九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1, A/39/712号文件;《同上,第四十

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5,A/40/890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1,A/41/750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二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5,A/42/811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三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7,A/43/904号文件;《同上,第四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7,A/44/816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5,A/45/823和Corr.1号文件;《同上,第四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3,A/46/639号文件;《同上,第四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74,A/47/612号文件和《同上,第四十八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6,A/48/557号文件。

³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1,A/8089号文件,附件三。

⁴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卷,第973号,英文本第287页。

⁵ 同上,第972号,英文本第135页。

⁶ 同上,第249卷,第3511号,英文本第215页。

⁷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899年和1907年海牙公约和宣言》,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15年。

⁸ 大会第2200A(XXI)号决议。

⁹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8号》(A/49/18)第87段。

OCCUPIED IN JUNE 1967

- | | |
|---------------|-----|
| Golan Heights | 44 |
| West Bank | 246 |
| Gaza Strip | 33 |

The present map reflect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Israeli settlements which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Special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Israeli Practices Aff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Other Arabs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designations employed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on this map do not imply the expression of any opinion whatsoever on the pa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r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ny country, territory, city or area or of its authorities, or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its frontiers or boundaries.

A number of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were reported to have been expanded since the 25th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48/57). For ease of reference, these settlements have been marked in red color. Among the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which were established but not located, Qanati was said to have been expanded. Among the settlements in the Gaza Strip which were established but not located, Gush Katif and Nissanit have reportedly been expanded.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established but not located:	Settlements in the Gaza Strip, established but not located:	Settlements in the Golan Heights, established but not located:

Alei Zahav
Arnon Hanatzi
Belt Haddassah
Bnei Hever
Daboya
Elitmar
El David
Emmanuel
Hadar Bitar
Hagai
Halalish
Har Adar
Har Adar 'B'
Har Home



